

鬼神傳  
跨天虹

古本小說集成

上海古籍出版社



《古本小說集成》編委會編

鬼神  
跨天  
虹傳

斗山學者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

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  
工作委員會規劃重點項目

古本小說集成編輯委員會

顧問

周林 鮑正鵠 顧廷龍

編委

安平秋 李田意 李致忠 柳存仁

侯忠義 馬幼垣 袁世碩 徐朔方

章培恒 楊牧之 魏同賢



鬼神傳



## 前言

閻中英

《鬼神傳》，又名《鬼神傳終須報》、《陰陽顯報鬼神全傳》，四卷十八回。牌記：「水鬼陸城隍全傳」，左有「鬼神之為德原本」字樣；右書「咸豐七年新刻」。並標「學院前富桂堂」，而正文卷端上題《新刻鬼神傳終須報》，下則稱「省城富經堂藏版」。版心鐫《鬼神傳》。

本書無序跋，未署撰人。唯孫楷第《中國通俗小說書目》中提到此書為「清無名氏撰」，「作者廣東人」。不明何據？以筆者推斷，言作者可能是廣東人，原因有三：其一，本書是廣東坊刻本；其二，故事中的地點大都在廣東；其三，書中用語多廣東方言。

全書共包括十二個故事，實係一短篇小說集。分四卷，每卷回數不等，有一回述一故事者，有數回演一故事者。如一至三回叙水鬼丘雲瑞暗助好人成事，行善積德，因有德行，受封廣東惠州府城隍事，即牌記內所刊《水鬼陸城隍全傳》。還有些故事是有其來源的。如第十二、十三回叙裴順興、李慧娘事，是《紅梅記》故事的重述；第十四回叙袁文正顯魂雪冤事，來自《包公案》，十六至十八回叙爭奪家產案，原係《古今小說》第十卷《滕大尹鬼斷家私》的情節，亦見《皇明諸司廉明奇判公案傳》下卷。全書內容描寫義神義鬼助善懲惡，故事情節雖不甚曲折，但伸張正義，寓理其中，讀之快慰人心。

有另一書《陰陽顯報水鬼陸城隍全傳》，四卷二十回，不題撰人，富經堂刊本。該書前十五回

之回目、內容與本書完全雷同，然純是兩書。

《鬼神傳》尚有咸豐九年（一八五九）富經堂刊本，藏倫敦英國博物院圖書館。孫氏書目中著錄廣東坊刊本。阿英藏有丹桂堂刊本。

現據首都圖書館所藏咸豐七年（一八五七）刊本影印，原書板匡高一二〇毫米，寬九〇毫米。

咸豐七年新刻

水鬼陞城隍

全傳

學院  
前富桂堂

鬼神之為德原本



新刻鬼神傳終須報目錄

省富經堂藏板

卷一

第一回

鬼有三德

後世城隍

巡江查察

受封河嶽

第二回

地藏賜符

城隍接劄

判斷陰陽

收除六害

第三回

專造偽銀

上天難恕

移開勾獲

定其罪名

第四回

路蓬白骨

脫衣遮蓋

因功上奏

以顯後裔

第五回

急難相周  
喜捨棺木

謝恩脫苦  
加壽四紀

第六回

途遇屍骸  
賊人謀害

被棺收殮  
水鬼救護

卷二

第七回

惡妇毒心  
柳金鬱陷

陰陽昭報  
初妇含冤

第八回

柳金託夢  
助黃必貴

報夫報母  
一舉成名

第九回

積德累功  
修築江垵

天賜麒麟  
鬼來助嗣



卷三

第十回

六夷騙搗

妇鬼雪冤

恩報開定

結果圖成

僖宗卽位

開科取士

十一回

文武二場

出榜招賢

十二回

招容小姐

紅梅折贈

順興公子

怒打聘礼

十三回

透開金鎖

私放裴生

惠娘奉旨

以雪前冤

十四回

曹二奸賊

誘夫奪色

文正屈陷

包公雪冤

卷四

十五回

土惡陽昌

送肉投碇

清官明察

救活六犯

倪大守謙

古稀餘九

十六回

受納偏房

結子聯成

善繼欺弟

家業不平

十七回

母子商酌

公堂訴情

畫圖啞傷

作鬼分家

十八回

暗謀先定

判斷明証

省德行小龜丘雲瑞



打铁佬秦田



富員外尹恒昇



小書生尹奇父



勾魂野鬼



專造偽銀賈堂成





程害授水渾汪氏



追收債務何光大



合憲二屈翁馬氏



包申專

之  
三  
一  
學  
二

陞授廣東惠州府城隍丘雲瑞像



新刻鬼神傳終須報卷一

道藏富經堂藏板

鬼有三德

後陞城隍

第一回

巡江查察

受封河道

話說廣東廣州府屬永樂年間時有一人姓秦名問年方二十四歲在於三灣海岸傍開一小器鉄煩終日打些小鉄器早年父母俱亡止有孤身其人不顧前後亦無家室只是以飲食爲名雖然無倚其人爲有一德每逢飲食先祀河邊每則用紙錢數頁心香三炷請動三灣海岸諸衆鬼神祀完然後飲食亦有一年餘矣不題且說三灣海一日巡江河道遊察邊隅遇一水鬼姓丘

字雲瑞沉落波潭有二百餘年河道喚審你是何方水  
怪一一訴上來其鬼且吟且咏有詩爲証

詩曰

太陽出躍海拋球 日永長安對水流  
生長不占塵俗事 三灣海島任優游

巡江道依你之言却是何人一一再訴其鬼又咏

詩曰

墜落江河二百年 每逢好事可人怜  
遇危救急逃生路 不致沉軀赴水眠

水鬼沉吟一番巡河道又問你既爲水鬼屢行善念何  
不超生去處其鬼再哦

詩曰

我在三灣二百秋 亦無煩惱亦無愁

巡江指示超生去 只恐爲人不劍頭

又問你旣不去爲人在此長江亦無了日其鬼哦

教我爲人不願

免得翻費展轉

詩曰

雖是海角天涯

勝似蓬萊間花

那時巡江河道說了一遍咱奉天勅巡遊四海察其禍  
端勦滅水怪咱今封你爲三濟河道統轄水怪不得擾  
亂方隅雲瑞叩首謝恩巡江已去不題却說秦閨祝鬼  
亦有年餘只吊得一鬼姓丘字雲瑞其鬼原有二德此  
所謂老鬼有灵一日搖身變化每四更時分秦閨輕身  
打鉄其鬼叫門討火在於爐邊烘火日已如常一朝秦

問問曰老大朝朝附火你住在何處姓甚名誰領教其  
鬼荅曰老拙姓丘表字雲瑞就在本埠捕魚爲生秦閭  
又問幾位公卽其鬼又荅只是孤身閭曰你是孤身我  
又独自不若拜爲父子意下何如鬼曰既不見意老拙  
從命卽看皇曆明日吉期雲曰待老拙今日捕一尾鮮  
魚明早備辦又是一別而去閭見瑞辦魚今日我亦要  
買猪肉等候來時總是道理不期就是明朝瑞挽鯉魚  
一尾又叫閭也又開門昨見契符之言老夫留下一尾  
鮮魚今朝叙話閭卽將魚肉美熟瑞云拜也鋪頭土地  
秦閭荅曰鋪中淺窄未曾安神每逢酒饌都在河邊供



奉自此拜契亦有年長體題不期一日有一婦人丈夫  
何大倫有病在床只是家中貧乏沒處尋思止有一對  
公鴛夢鴛市上賣之一定賣銀一錢四分只是天殺的  
冤家沒良心的狠漢即將銅銀買之其時汪氏賣鴛的  
銅銀歸家不能使用自忖自恩越恩越煩也是出于無  
奈夜半三更走出河邊投水身亡水兒丘雲瑞見此婦  
人投水連忙便救即將木幹一根與之扶住說道俺非  
比別人咱乃三灣河道加封海島大仙因見婦子赴水  
身亡特來救你暗中囑咐云有詩爲証

詩曰

堪推世事細參詳

幸勿尋思出海傍

他日孕中生貴子

鮮元進士探花郎

囑云你可緊扶其本不可放手待至天明自然有人營  
救那時天明水上行舟瞻視見有一妇人溺於水面速  
忙救之急用羌湯蠟瓦灌入喉內不一時甦醒舟中人  
問其故汪氏歷說前事一遍舟中喝罵曰這沒天理的  
事險些悞了人的性命其時舟人將婦送回丈夫家中  
那時病者在床千声相感萬声謝亡不在話下不期一  
日瑞到鉄舖說道契仔今日與汝一別未知何日相逢  
聞曰契爺何往鬼曰我有一言說出你真驚慌只是時  
亡暗中護祐與你聞曰何事瑞云我非別者吾乃本埠

一水與也只因沉落波中有二百餘年前百年之上幸  
有建江河道見我屢有德封我爲三灣河道受轄三  
灣水忙前受河道之職去年又加封海島大仙專以救  
人性命爲要昨又江中救得一妇人乃何大倫之妻也  
閨曰怎處救他瑞曰那時我將木與之扶着囑他不要  
放手待至天明自然有人荅救此事契仔你可知知閨  
曰此亦鄉人共知原是契爺恩德相救天必知之必有  
好處兎曰然今惠州府城隍轉陞天府以致城隍缺陷  
上天見我有此三德待至甲辰旬丙午日卽有夫馬迎  
接我去赴任只是一别未知與你何日再逢閨云上天

見你有此大功今陞惠州城隍乃是雲開見日枯木逢春爲兒的只是難剖難分怎忍相離割義瑞云吾雖與汝拜爲父子勝如親的一般豈有二乎自我土任之日你亦不要打鉄隨任到了惠州府城我自然與汝一個念頭一生安樂果係無虞我便先去赴任你可收拾行李卽速到來不然有悞自此兩下相分闕亦打疊行程身到惠州就在城隍廟安歇亦有數日虔脩早晚跪下稟道前事告了一番城隍夜謂秦閭待我一夢示知紳士另邀廟祝不論諸釋人等但連祈七勝與之侍神你可在傍亦禱亦祈此時與汝七勝你可用心侍神自然

更近一個白水事不用忙且聽下回分解便見明白

## 第二回

地藏賜符

城隍接劄

判斷陰陽

收除六害

却說海島大仙丘雲瑞轉陞惠州府城隍秦閏侍神素聞今改字素大有一日陰司冥府地藏王菩薩議論云比今有惠州府新任城隍自蒞任之日陰陽判斷秉政公私卽差陰司冥使上齋法旨法旨到跪听宣讀卽有海島大仙轉陞惠州府城隍地藏王菩薩賜汝劄付一道日管陽夜管陰陰陽兩界秉正公私正直爲神又賜汝符節一杆出方入徑神欽鬼伏叩首謝恩城隍接了

法旨大有侍神不題却說惠州府城南有一富翁尹恒昇四十無兒其妻莫氏一日夫婦坐下談論云恒昇道自古有話四十無兒方納妾今積下許多金銀產業亦是無用之物終日心煩如之奈何莫氏回言丈夫何必憂慮世人尙有三妻五妾卽然夫君無子妾身亦是虛守空房不若丈夫早納一妾倘生三男二女亦未可知我勸你早日方算事不宜遲自此納得一妾過後六年亦無生養莫氏謂夫曰人生無嗣者尤恐前生之過失丈夫行些好事再納一妾倘得一子見憐亦未可定自納第三房妾氏所生得一子名喚奇友年方二八一

日師生放學正欲回歸早膳不期路遇六人有高的有矮的肥的瘦的老的嫩的手拿鮮果奇問諸位吃的是甚的果子其中一人說兄未逢此菓敬奉一枚與汝嘗已奇接此菓自嘗朴鼻清香吃之美味無窮回到家中心見父母說吃菓之事說了一遍自覺身子綢倦我去瞌睡片時自此睡熟叫也不答應喚也不醒父母呆了不知何故一連請了幾個醫生診奇脉說是中風之病服藥亦不得入口連睡數日不醒只是氣息如常亦不死亦不活捱至第六日復請一醫生察之說不是中風若謂中風者其脉必浮細察其脉只在中表半裏總在肝

肺二經有病書云肝藏魂肺藏魄魄失散是以數日  
不醒你只可做一張牒文在城隍告訴因由城隍主宰  
乃正直之神可能查察陰陽判斷公私昭然顯見與汝  
可分事不可遲尹恒昇所醫生之言有理夜作牒文一  
張牒曰投訴牒人尹恒昇爲子失魂伏乞城隍主宰查  
察陰陽追究事昇原籍浙江杭州府比新關人民今居  
廣東惠州府城南行年六十三歲三房家室單生一子  
名奇友年方二八於六月十二早師生放學路遇六人  
與菓吃之不明是甚么菓吃了自覺身子困倦瞌睡片  
時運眼七日不醒懇哀主宰細察緣由看是何方妖怪



攬乱庶隅早已除害萬民遵仰子民尹恒昇妻莫氏一  
家五日哀七上告自尹恒昇燒了此牒城隍卽命本司  
內役付了符節速召城廂內外四方土地不一時四方  
土地聚集齊入廟宇跪在丹墀稱說都爺呼召我門小  
神有何吩咐城隍吩咐今有城南門外尹恒昇子奇友  
避妖所侵急已找尋休得遲疑城南土地稟上城南有  
六個野鬼三年一現魔滅人間此是三年又替一個自  
宋朝以來有之城隍卽差內役速已勾拿六個野鬼到  
來審勘不一時勾到六個野鬼跪下爺已拿我六鬼何  
事城隍厲聲罵道你还不知死今有恒昇之子尹奇友

被你六鬼侵害是何道理其鬼稟上都俞已我們六鬼  
乃天地運化三年一替又替一個超生自宋朝以來週  
而復始皆係定數何得不是城隍罵道你這糊塗的鬼  
自不知悔問不察自己緣由尔知己之受何得與人受  
之今本司不比前時之司不許害人吩咐衆將將此六  
個野鬼收入黑鬼洞中待至一十八年罪滿之日一齊  
放出超生此話不題且說秦大有侍神數月一日思道  
曾既當日契爺有言與我一個白水今日如何不應其  
言城隍夜夢謂知明日有一醫生買還魂丹你可到池  
背負藥箱自有三百兩之金謝你即是白水不期明日

城隍即喚本司都土地你可辦作醫士將此藥箱合着  
尹奇友的魂魄手拿灵丹一顆到城南外稱說賣還魂  
丹尹恒昇听其言必然請你入門將此一顆灵丹用淨  
水一盞送入中黃開箱放出魂魄不一時甦醒你可認  
匿其形土地領了法旨大有背着藥箱一同竟往城南  
稱說賣還魂丹那時恒昇忽听其言忙步出門覲見醫  
士鞠躬請入所堂坐下茶畢言及情由請師同入臥室  
醫生一看那時土地依法送入中黃開箱放出奇友魂  
魄不一時甦醒主人忙取謝金一霎時不見了醫士却  
剩下一個背藥箱的道童乃是城隍廟祝廟祝接轉謝

金道足的三百兩底主人道怎底你已知之廟祝領了  
謝金昇送出門去矣以致一家人知是城隍救護望空  
叩謝畢那時尹恒昇知是城隍降臨心懷大德即將皇  
曆卜定吉期乃七月初一上巳吉日虔備金猪扁額五  
生五熟五菓五菜諸般等物金炉錫貢一切等寶其扁  
額曰察理陰陽四字彩旗鼓樂香花送貢自此之日城  
隍輿開遠佈傳開且听下回便見明白

### 第三回

專造偽銀 上天難恕  
移關勾獲 定其罪名

却說有一無賴之徒亦不知那省何郡人氏寄居在廣

東廣州府增城縣城外極柳巷居住又名花樓巷時人  
錯語叫做花柳巷其人姓賈字金成其妻也氏此人上  
不存天理下不顧良心專造銅銀爲生販買生口爲活  
亦不在本處使用端向四方八岨去處販買或猪或羊  
或亦禽獸六畜騙害良家男婦遭其害者或誤終身性  
命或使家徯屋亂專一騙害良家子弟天理何存得食  
何安一日坐下也氏謂夫妾在家中安享丈夫奔逐風  
塵妾心何安耳不若丈夫將此銀賣與別人家也事常  
也活用則了何任丈夫奔逐風塵金成道賢妻語言甚  
是說得有理只是一件此銀還須自作自受怎可連累

別人總係自存一個本心丟下不題却說惠州府城隍  
救活尹奇友性命收除六個野鬼人也數美城隍威德  
判斷陰陽審勘昭然名聞遠播忽有兩個惡鬼莫強枉  
死多年知得專州城隍乃正直之神勘問無備作一張  
含冤狀詞哀訴城隍告狀婦馬氏爲被害含冤屈死事  
妾是良民之妇生平並無一毫過失止欠大戶劉光大  
債銀一兩自想家中貧乏無物可值兩金故將一豕賣  
之止望嘗還夫誰料天殺冤家賈益成係增城檀柳  
巷人氏故銀一兩三錢歸害良民夫妇後至爲銀  
辦出大取以致逼妇含冤赴水亡軀伏乞主宰追

究與蟻婦雪冤則蟻生不忘上告第二張狀亦是會  
究一倒事城隍接二婦鬼的狀看了一回卽差兩役移  
開劍增城勾拿賈金成的魂魄墓前勘問金成跪下隍  
臺厲責臭罵賈金成你這斯乃匪類之徒終白專造假  
偽騙害生民惡滿灘教自招其禍還不知死那時兩個  
含冤婦鬼跪在一傍與賈金成對質馮氏馬氏罵道你  
這沒天理賈金成害我二婦含冤被屈而死天理何存  
你得福享安耳金成道哉雖使假銀你至死者亦爲何  
光大勘取所逼與我無干城隍一發勾何光大對審不  
一時光大靈魂亦至跪下稟訴馮氏之夫一寔少我本

銀一兩三年不取利息是以馬氏賣豬的銀我只道他夫妇詐偽故不與我誰料他果是賣的是銅銀連我亦是不覓不知一寔問取是真伏維翁公斷城隍道依你三年之本不計其利無姑一日逼勒本該折天三年之壽發回原藉那時賈金成自知其非啞口無言當堂杖了三十此時全成病在床上也氏坐立床邊見夫叫喊連天痛殺我也痛殺我也也氏喚也不若應心疑丈夫作夢其時金成痛苦稟訴一番我造傷銀自作自受無言抵當甘受無辭那時我妻也氏教我將此偽銀賣與別人免得奔逐風塵此時我亦自顧本心此事只可



自作自受怎可迎累他人城隍罵道須你自顧本心不知害人不淺今馮馬二婦遭你被害其二妇含冤屈死無甘亦是尔之罪也又有何大倫之妻汪氏非比別人乃是解元之母進士媽也探花娘亦爲你之被害致令投水險些悞了大事臭罵一回其時惠州府城隍速召增城七隍不一時已至行礼畢增城隍將冊籍獻上賈金成上祖三伐作惡應該絕嗣赦宥兩次料其改惡從善不想亦是如常惡業更加今絕其嗣矣惠州城隍道此亦理之當然再查其寿若何其寿應七十八歲爲其一生作惡以僞爲真四方騙害良民折夭十年悞死馬

氏一命亦折去十年馮氏之屈又折去十年賺却汪氏  
身至將死也要折去十年城隍察驗明白折其福壽已  
定存案增城城隍造退一別去矣不題却說惠州城隍  
審得馮氏馬氏二妇含冤被屈三年已作冥途幽鬼本  
司怜汝被屈發去張家投胎並生馮產爲男與汝三分  
之貴補汝今生抑鬱之苦其賈金成者本司與汝雪冤  
萬無一錯城隍再喚賈金成勘問一番汝賈家三代行  
惡應絕其嗣以經赦宥兩次還不知過以惡加惡又造  
僞銀騙害良民悞人性命又查增城司部籍壽應七十  
八歲其惡太甚共折去青春四十年尙有三十八年以

今三上有五餘三年今斷你寒無衣飢無食沿街乞丐  
死而無棺屍骸撇在荒坵雅食鵲啄其妻也氏恰夫奔  
逐教咬賣僞一同造跪吩咐內役將賈金成當堂上枷  
也號犯人一名專造僞銀騙害生民係極桎梏賈金成  
三個月滿釋放以儆世人毋作非爲又說也氏坐立床  
邊見夫嘆聲嗟呀好苦好苦其妻問曰丈夫莫非作夢  
成曰然夢惠州城隍罪責一番說了一遍以致病在  
床上今經三個月家中物件典盡賣盡不能值上一文  
錢其時將滿三個月病畧亦好些並無粒粟其妻也氏  
只着沿街乞丐與夫捱命待至病愈之日只是無本家

囊盡去一空欲待與人借貸是人見其可惡知他行跡  
無一恰忤之心欲待靠親自思自忖況我亦是外省人  
民焉有一人賤賄無姑氣殺我也其妻劝解丈夫且莫  
耽煩尤恐思慮傷心不若丟開莫望等待來時上思下  
算不能活度已至夫婦沿街丐食則過其三年之外夫  
妻亦死屍骸暴露橫在荒坵鴉食鵲啄果係一遠一報  
顯見疎而不漏自賈金成死後城隍送案閻羅再定其  
罪收入阿鼻地獄待罪滿之日放出初爲化生蚊蚋之  
類赦一等再爲濕生水中之類再減一等轉過卵生飛  
禽之類再赦一等轉畜生之類有一次方得超生爲人

痴呆蹭蹬之報

第四回

路逢白骨

脫衣遮蓋

因功上奏

以顯後裔

話說廣東廣州府屬姓蔣德其名也表字芝連婚娶唐三姑男長三七女長二九双親喪塋墓六年未嗣其妻淑德貞良夜間描綉與夫伴讀風光似箭日月如梭其時十載亦無男女三姑謂夫曰妾利君家夫妇十載並無所出想别人夫妇亦有三男二女尤恐前生之過失以致今生折乏不自決也細思世人多有朝不能顧暮亦是綿綿夫妇妾見君家田產非少金銀豈缺書云積

善之家必有餘慶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我想善由心作惡由心造不若積福修德以遺子孫乃爲長久之計自此我夫妻二人亦要行些好事不若逢寺觀佈施齋僧逢廟宇恭祝長明倘得上天見怜助夫廣嗣宗祖有賴矣夫君意下如何德荅妻曰妻雖女流之輩尙有見識深廣夫讀聖賢之書尙未竟下此意今得妻言豈不如意哉自此之日齋僧佈施廟宇明烟不覺又是十年亦是如常德一日自思謂妻曰雖則齋僧佈施廟觀烟油亦無寸功此事無適用財功德非用力乎俺想世事一福二運三風水四積陰功五讀書欲根宗功除是勉力

而爲之大讀聖賢之書數十年來亦不能進步枉受寒  
窓不能報答宗功也亦是徒想而已不若丟書無讀尙  
作榮生雲遊四方常行惻愷之心仁義廣施豈不美哉  
自此出問亦非徒名徒其利乎無非爲走四方常行惻  
愷之心見孤寒而怜憫見貧乏而斬週忽一日身至荒  
坵只見白骨交加自謂云云何得常行惻愷日觀白骨  
縱橫沒奈何將自己身上脫下一領白衣與骷骨遮蓋  
用石責住四圍其時忽着悲恰又走不覺天色已晚未  
近人問尙隔七八里路方能得到市肆尋歇安身不期  
路逢一鬼身穿白衣開言謂曰這等夜深君欲何往蔣

德荅曰欲往盛処投歇鬼曰幸逢與汝同路如此與君作伴得其幸也人言此処土名叫做大砂墩乃乱葬之地人言鬼魅甚多幸逢作件事有緣由請問君家高姓預聞德荅弟姓蔣名德表字芝連廣府人也兄自姓字指示晚生其鬼荅曰弟本姓楊字以明亦是同屬人也德曰兄到此處居于客旅多年鬼荅曰弟離家三載只是客賔未清尙未回家昨程途得遇一故人與我一紙家書帶回本籍交與楊三有開折兄亦鄉旋不若轉付兄台帶回德荅謹領其鬼又囑千里家信幸勿遺失其鬼又言上古有道水土有舟君莫度身中無伴勿單行



如是同行同論不覺就是村庄兩家相別其鬼又囑水上有舟君莫听身中無伴勿單行緊記緊記其鬼又云人道有鬼汝可信乎德奮人有萬丈豪光鬼無一撮之地焉敢近乎鬼曰你既不信我明已是鬼汝可信乎我再不信你既是鬼何不作一顯現我盡信之其鬼作一陣風就不見了德到市肆投安心疑可信不竟又是明朝再作行程身至河边將欲下舟偶思其事鬼說云云心中大疑方欲回轉其渡已去船到江心忽起一陣魃風衆人驚駭欲要下帆不能以此是舟淹沒傳說回來蔣德以知其事方知其鬼盡信捕芝連此亦回家與鬼

帶得音信一紙訪覓楊三有交回一紙之書將途中遇鬼之事說了一遍那時楊三有將書折看方知其父被人謀死一家大小父母妻兒嚎啕大哭那時三有双膝跪在地下恳求鄰叔帶往荒坵拾父骸骨回家安葬至三旬延請道師功果召亡其文書上奏道將芝蓮一帶功程方超父魂回鄉王皇查究蔣德情由寔是無字念其夫妇積善妻能喜捨功德夫行惻隱之心婆娑字有世間者稀卽注一子與之以做世人行善積德之報其子日後丹桂標香以接蔣門宗族永爲後裕此所謂鬼得人恩人得鬼護兩下不虧

第五回

急難相周

謝恩脫苦

喜捨棺木

加壽四紀

話說宋朝兵部侍郎姓董名賢行年八十帶俸歸田一日坐在堂上自思五男三女食享千鐘人生不過百歲之期總皆花甲週流老夫幸年八旬滿眼兒孫亦非折天矣譬如家中事物無一不備惟思一念人生在世何不行些好事譬如爲官的亦有忠良好佞在乎庶民者亦有行善作惡俺想忠好善惡四字古往今來有之欲種善根喜芽亦發欲種惡根惡苗亦生總皆種瓜得瓜種荳得荳曰綱恢亡疎而不漏自是以衣帶領家人數

口董保董安等背負金銀隨獲出門雲遊四方程至鄉  
村住一店肆其店名曰安樂歇店有十數餘日一日出  
有二童隨從身至河涯坐在石台之上遠望一妇人背  
着孩子放声大哭走至河边意欲投水賢急忙喚童阻  
住賢問其故娘子因同赴水從寔說與老夫知也自然  
與汝方便那女子双膝跪在跟前哀乞上告老爺幸勿  
阻我去路放我覆江自死無虞賢道妇人語話蹊蹺汝  
疑有危難之中寔對老夫說個明白我自與汝分憂那  
女子叩首盡訴妾身乃康家之妇康郎其性太偏因些  
小事尙有半死半活今日爲一樁大事死之有餘萬望

翁亡疎族妾死安耳賢又道縱有大事我肯保汝無虞  
那女子又訴事到其間不得不說康郎有賣一家慣銀  
五兩止望爲生活計誰想天殺的冤家昨夜被盜竊去  
丈夫亦是他鄉外往尙未知之今日回來一定打死賢  
道伍兩之金多大緣故老夫可以相贈那女子復又叫  
首翁亡只贈一次尤恐下次難逢賢喚吉董祿再送五  
十兩以防後患那女子叩頭謝恩兩下相分那時周氏  
回到家中丈夫亦曲問取豬銀之事周氏是日歷出緣  
由康郎不聽世間那有這等相贈我亦不信你必定做  
出醜事如無此銀何得到汝手平周氏又說那時我双

膝跪在他的跟前哀乞上訴我說道老爺只贈一次尤恐下次難逢那老爺再贈五十兩與夫爲生活計日後再無患矣康郎不信既是相贈郎郎與汝叩謝周氏沒奈同夫到了安樂歇店高榻謝恩其時夜深宋童賢安枕回声道你乃女流之輩更靜夜深不是叩謝之方明日來亦了那女子又告我丈夫亦在此此時康郎高聲大叫老爺開門容我夫妻叩謝此時矣聞得夫妻皆至此時沒奈只得開門却被棟梁塌陷於床此爲賢救周氏一命婦救董爺一難自此苦難相分不一日歸到本府自思其事陰切莫大於活生淹想活生二字豈天監

格必先知之若無活生之功天喪予矣忽一日街坊上  
一人死而無棺酌議求賢亡聞其故發出銀而買之棺  
木并買衣衾安葬脩訖自此之日人皆聞得相爺喜捨  
棺材但凡求之卽與時有當坊土地錄相爺之功德但  
有棺木出門者一一盡錄自此周棺二十年來共計三  
千六百副棺木天地共知鬼神皆聽查得董賢壽元活  
享百歲今日陽寿歿盡諸神聚會議論紛紛董賢陽寿  
應盡卽命各坊土地喚集三千六百個啣恩的鬼本月  
十五日諸方各鬼限日齊集伺候不得有違聽願聞羅  
鬼使以傾啣恩求救事不竟就是三月十五閻君卽差

鬼使而至那時三千六百個諸鬼跪在道傍陳說啣恩之事阻住去路鬼使不得進門那時鬼使卽拘了三千六百個諸鬼皆到閻羅殿前各鬼皆有啣恩手本獻上閻王觀覽登時起本上奏天曹玉皇賜日世間有此大德大義敕賜董門五代皆受皇恩董賢之壽應是百歲查其存歿均感加壽四紀不病而終死而爲神

### 第六回

途遇屍骸 披棺收殮  
賊人謀害 水鬼救護

話說浙江省城芮家三代積德修善老身字蕃龍生七子長子名郎人皆稱大郎二郎次至七郎芮大郎表字



必昌其人品行端方比上相更加一德見會之譽周見  
孤寒喜舍昔日慣走江湖往上海生捱每年只做一  
水生理或買紗羅綢緞或買蘇杭雜貨一日貨物皆以  
備齊細緞三十六箱雜貨七十二箱共一百零八箱隨  
帶家人進益王僕二人卜吉長行不一日船至武臨港  
灣泊海傍只見三個屍骸暴露泊在海邊時大郎場問  
其故鄉人說道有一渡船覆汗淹死連男帶女大小共  
有一百餘人只是這三個屍骸竟不知那方去處人氏  
無人拾葬那時大郎聽說滿腹傷情思道者是近地數  
日已來必不拋毀想是外省人也没奈自解白銀一十

五兩具買衣衾棺木并買山地僱請土工收殮安葬備  
訖大郎又是長行不一日已到萬章行上了貨物住有  
十餘日發賣貨物一日出方見一老婆子帶領一個孫  
男勾身披白沿街跪在道傍乞丐錢銀郎問其故婆子  
何事沿街乞丐那婆子被說因由說了一番老身寡門  
蘇氏單生一子年長五十因病告故只是家貧困乏並  
無隔宿之糧也是出于無奈帶領孫男沿街乞丐求懇  
富豪長者或佈一分八厘三文二字得來買辦棺木則  
我患兒賤母妻子生死啣恩感帶不淺矣苟大郎所罷  
苦切傷心卽解腰圍與之銀子五兩囑道老婆子你亦

不須哀求別的我今贈你銀子五兩可以被棺安葬大郎復問你家中還有甚人婆子回道家中只有一個媳婦一個玄孫孩大郎又道老婆子放心回家被棺殯殮抑或家中貧乏我在萬彰行居住待我賣起貨物再來周濟與你婆孫叩首感謝兩下相分那時冀母回家言知媳婦芮大郎之恩德說了一遍此時將銀子被棺喪葬已畢七旬亦過不題却說芮大郎自離家之日到京將有半載自到行之日置下一張棹隨帶出一位梓潼帝君金炉銀貢棹上等物脩齋終日香燈不歇此神像梓潼帝君乃自幼年讀書時侍奉到今每出行隨帶

護身此所謂人有神心神靈必感每乚出現此三夜神託之一夢謂郎曰汝先周冀家的婆子其冀門之孫原有貴格乃第五名會魁初仕杭州爲民父母後爲戶科都給只是家貧不能讀書由恐却了前程汝有喜捨之心供給書子後來得志必報汝之深恩汝醒來勞乚緊記郎次早起身自思夢中言語旁君謂因教我周濟冀家必有好處放下不題又談冀母婆媳謫議與苒大官人求濟之事一日冀母已到萬彰行相見苒大官人跪下叩謝相請苒大官人到我冀門待我小姪人一家大小生死啣恩伏維叩謝那時苒大郎所得婆子言語只

得同到舅家那時舅母致囑一家大小請大官人端坐  
一家姑媳子女叩首致謝蒞大官人道便稱老媽也吾  
觀尔之令孫相貌稀奇非尋常之子日後必有大貴汝  
切不可違他必要教讀聖賢之書以得其貴望可道安  
得有此但願我一家四口人兒保生殘草則不敢相忘  
大德大官人說道予今欲周你的錢財恐無久遠致今  
外廂現有三間鋪戶每間遞年租銀一十六兩將有五  
十之資可以足你一家活度只受價銀三百兩不若與  
他買之足你使用亦了舅門一家人跪在埃塵伏謝云  
也不題却說蒞大郎貨物將欲賣起又被京都藥材置

得細辛芥子五味阿膠人參諸品等藥一一脩齊打疊  
行程離了京城有兩月餘一日已到江南蘇州府鈔關  
住息不題却說一船家范伯榮年已皆係同芮大郎搬  
運貨物一日夫奴定計欲要謀害芮大官人亦不知大  
郎性命若何所說下文便知明白一藉江南蘇州府無  
錫縣高橋舖人氏我本姓駱字德萬其弟元萬長男土  
賢父子兄第三人在於武林港被淹亡軀靈魂不得歸  
芮大郎往已入批在予敝省經過祈爲說知次男士章  
超度回家設醮先超泊岸後超卿并那時順水流送已  
至海傍汎高揚救命其時唐汎所得高揚救命之声汎

官看見水上浮着一個漢子連忙答救解束紮索詢問其故大郎遂一告訴弟本浙江省城人也姓芮名郎字必昌慣走京客買辦諸般藥材其白芥子笠內藏入參六十餘斤却被船家范伯棠將我謀害身至此處感汎官救護此恩此德容日結草啣環相報況此賊去亦不遠伏望汎官速起獎船追趕其時槳船有十餘兵追至三唐汎地拿獲回搏送官究治其夫問斬其妻議判此所謂害人不死還害已伏虎無能反咬身天網恢恢疎而不漏此時芮大郎得回本藉乃第二世人也且所下文可知端的却說必昌得命回家見了父母妻兒歷

說被謀之事說了一遍其時一家人可悲可喜爲蒔大  
郎心中思念武林港王個水鬼救俺殘生也听其囑云  
說是蘇州府無錫縣高橋舖人氏駱家兄弟叔姪三人  
被水淹死不若上早走報以憑超度却說蒔必昌不一  
日已到了姑蘇無錫縣高橋舖訪尋駱士章一日訪問  
到了他家言及被水淹沒之事說了一遍一家人嚎啕  
大哭那時駱家已知其事脩办財帛蒔大郎帶領駱家  
一家男女到了武林港延請道士功果度亡先超泊岸  
後至引魂回鄉設供齋醮諸事已畢請大郎土坐一家  
人致謝已至謝云云

鬼神傳終須報卷一終



刻鬼神傳終須報卷二

富經堂藏板

惡婦毒心

陰陽詭計

第七回

柳金鸞陷

祁婦含冤

自是平却山河洪武登基駕坐金銮殿文忠武勇管天下風調雨順國泰民安不在話下却說廣東廣州府屬一人姓蘇字文顯家有餘貲婚娶妻房孫氏孟娘乃孫總鎮之女妻指岳家恃父威雄不懼天橫縱性如雷其妇甚妬人皆謂其女中之十惡也自歸蘇門並無所出其夫蘇文顯昔日慣走江湖乃蘇杭二州之大客也一日蘇文顯夫妇坐下閑談夫謂妻曰你我二九青春以

成姻配今則十數餘年亦無所出丈夫欲納一妾賢妻  
意下何如孟娘罵道汝非作夢乎看你妻子是甚等之  
人况你往此皆爲蘇杭客旅教你妻子何以爲出难道  
你妻子家有二夫不成敢以逆言說個妾字犹恐你狗  
命难保那時文顯被妻鼻罵不堪此亦無法可治只得  
備办貨物又往蘇杭不一日到了杭州貨物上了行店  
不題却說有一車夫姓祈字伯岳妻方氏生得一男一  
女已長二八名喚柳金男成五六名喚閨德伯岳貪財  
將此女兒賣與蘇大客爲偏室蘇客到了杭州半載貨  
物賣起欲办歸程帶得柳金回至本省一日到家隨帶

柳金歸見大娘孟娘問曰此是何人文顯生計謂妻曰  
此是杭州有一宦門之女因在呈家推算那先生算其  
八字乃旺夫益子之命他日連生三子伯七皆貴是以  
丈夫納之今日帶回卽爲大小孟娘聲罵道你兩個  
人今見令人可惱難道欺壓我孫府不成今日扭你到  
岳家看你這狗头如何張主其夫唯妻曰如此容他三  
年兩載事見昭然那時十大高隣也來相勸孟娘見十  
大高隣相勸暫息雷庭之怒自是柳金歸到孫門一年  
打罵不息柳金只得忍耐以待日後想有好處任他凌  
漏之曰文顯謂妾曰我若在家恐你爭鋒待我出行之

日則無炒鬧况內身懷六甲他日若是生男必有好處  
一但放下身心且不管他文顯一日備齊貨物又是出  
途去了不聞家中事一日到了杭州省城且探妾岳  
言及云七說道自你令姪回家幸有身胎若是生男他  
日必有顯報不題且說孫氏太娘見夫外出觀妾身中  
懷孕自思道鬼夫前言說他連生三子得貴何不奪了  
我的功勞况丈夫亦不在家自生一計柳金郎目現有  
身胎捏他不正受了私胎此時乱棍打死已除後患多  
少是可自是孟娘定計收除賤人不知柳金性命若何  
說見下文却說黃必貴乃是賢學秀才其子未得通達

每逢科考歲考或四等或亦五等年以用財以安等第  
只是屢有人心見人事欲不安就去爲之此所謂一福  
二運三風水四積陰功五讀書去下不講又說毒心孫  
孟娘見夫外出卽要收除初柳金當時喚出柳金你這  
賤人見主人外出汝行不法往常丈夫在家參曾見你  
有此身胎今日主人外往你與別人私通致令肚腹膨  
脹你只急以說來不然打死你這畜牲柳金跪下稟  
告大娘聽說因由我主在家尙有身胎三月主亦知之  
况我亦是閨門之女尙敢恣肆橫行何不拈尋家門况  
我出入主母亦可知之孟娘不由分說手執棰棍亂打

無倫毒心之妇不存天理將柳金打死仆於地下此時  
毒妇心可安矣亦不許脩棺收葬屍首搬在江河任他  
流往爲餓居黃秀才寬知其事心中甚是不忍隨帶銀  
兩在身先到大江等着待其屍骸流出大海催定土工  
脩下棺木山地卽將柳金屍骸收拾埋葬裔訖思道今  
日此事我已爲之就是他日蘇鄰叔回來未必專責於  
小弟却說和柳金被狠心大娘打死冤魂渺々落魄悠  
此竟往泉臺在閻王告訴愿出前事一遍閻君恨怒指  
定柳金三魂一魂帶往杭州府託大誌蘇一魂迎報蘇  
胎與蘇郎再結怨火此其兩世恩情注定三子得貴以

爲男爵後以雪前世之冤指定一魂與毒婦孟娘投胎轉生  
上變作陽間女子打動黃必貴春心若是春心一動把  
他恩情付去東流若是春心不動汝可聽他的左右護  
他日後一舉成名此事不得隱匿若是隱匿將尔治罪  
無邊不知後事若何且听下回分解

## 第八回

柳金託夢 報夫報母  
助黃必貴 一舉成名

却說幽冥使者帶領那柳金的魂魄竟往杭州投胎先  
報夫夢後託母親那時柳金魂魄已到岳家不勝悲哀

苦楚其母問曰我的嬌兒因何至此這等悲泣柳金吉  
母女兒悲泣所爲何來自從大爺帶奴回家見了大娘  
終日打罵不停自大爺到了杭州六娘發怒行無天理  
的狠心將奴打死屍首不許埋塋搬落江河幸有恩人  
必貴黃秀士將銀備棺收塋已得歸土爲安那時孩兒  
冤魂已往泉台哀告閻君閻王怒恨毒心太婆指定奴  
以三魂一魂復投母胎仍配蘇郎世年姻眷指定一魂  
投在孟娘轉女爲男日後任雪前世之冤一魂步同陽  
路常在黃秀才左右助他身榮顯貴今日之女兒替郎  
前生之女兒也誦罷忽然鷄鳴馬嘶對太說了一遍不



知此事如何說罷不覺方氏腹中大痛此亦要分娩之  
說果是產下一個女孩正應夢中之語報知蘇大爺文  
顯聞報卽到初家坐下談說夢中之事說了一遍再等  
一十六年復配宛央未明此事有之則岳曰有此怪  
哉有此怪哉尔岳母亦得此夢一字不差若是爲真我  
兒一定枉死於泉世矣不覺淚染麻衣大家若情說  
了一遍不知箇吉如何話下不題却說蘇文顯到了杭州  
數月貨物賣起又買蘇杭雜貨準備回鄉一路归程回  
至廣府貨物上了行店文顯返鄉孫氏見夫回轉被說  
情由柳金私通以淫爲重我知此事誓不難饒以至自

見醜漏念故亡身說了一遍此事不言文顯先已知之亦無法可施不是怕妻總係有些惧哉文顯自刎終日煩悶仰天吐氣不覺年長孫氏生下一子乃是柳金托化轉女爲男孟娘歡天喜地改名王龍文顯不餓不保孟娘謂夫曰你道我回归十餘年並無所出況你常往外往書云狐陰不生獨陽不長叫你妻子怎處生兒況你年已出淦購此利益回來畢竟是賣子賣女的財不若在家生枋發葉正是家有千金亦粟以子爲貴何得離鄉別井失人之倫我與你夫妻如魚得水相敬如賓妻子有倚兒女有靠却不是可成自文顯回归不覺三

年長矣一日坐定自忖自思怒氣云七妬妬乱家依臣  
乱國語不虛傳怎應離了這個冤家心生一計不若再  
办貨物仍往蘇杭竟不同鄉却不是離了冤家之路何  
必在此與他爭競自此置各廣東貨物復往杭州就在  
杭州省城開張貿易與丈人和伯岳合併生涯不在話  
下却說幽魂初柳金奉閻羅天子怒旨打動黃必貴春  
心閻君有道事要公心直報不得隱匿真情如若隱匿  
治罪非輕

我只得將身早上離了陰路出陽台一步七直往  
陽台上竟奔家鄉曾奉閻君命令戲弄黃郎吞一

思吐一想順得闖君命猶恐敗了自己綱常情悽  
慘意徬徨暮地教人哭斷腸夜手推開生死路跳  
出陽台近粉牆

柳金變作一個妇人此時天色將暗躲在黃必貴門首  
叫喊必貴正欲明亮讀書耳聽門外揚聲大叫不知是  
何緣故踱出門前正是看見一個妇人躲在門前必貴  
問故女子因何在我門首張揚那女子回言妾啟君家  
听奴訴說因由妾身乃是張家妇子奴本黃氏只爲母  
親有病回家看母早上母病危驚後得回甦故此就闖  
夜深况家有幼子不得不同來至此處天色朦朧欲回

妾不能回頭不及今特懇求君子大德容納妾身臣  
與門樓歇宿一宵足感恩惠必貴听婦女之言到有幾  
分怜悯之心況且必貴但見事上不安便去爲之至今  
那如人哀求欲待不與昧了自心欲要借之尤恐破人  
談論左右兩難那奴子跪下再懇君子若不求借小奴  
人回轉半途倘遇強漢污滅妾身奴當萬死貴見他悲  
懇慘切沒奈借之女子潛身進入貴扣環封鎖回轉芸  
窓讀書將有半彭時候那女子輕叩金蓮慢行玉步來  
到窓下嬌々嬌々的聲音行近栢邊連稱君子幸蒙汪  
汪奴見君家讀書清亮妾身特來與君伴讀欲求君家

一二字耳。越前生位竝坐貴道。夜靜水寒魚不餌。妇云  
更深巢冷燕來棲。貴道誰能與汝支離話。妇云妾欲同  
君媾。娜言貴道足不納坑衢。安知深淺。妇云身無登峻  
嶺。便識高低。貴道白晝不知風月動。妇云夜深方覺斗  
星移。貴道山伯無心思。祝女妇云文君有意。恋相如。貴  
道月朗天清。今夜斷言無。而妇云天寒地凍。此宵必定  
成霜。貴道莫是昔年紅拂女。妇云原來舊日柳金身。必  
貴霎時听得柳金二字。明已是鬼心中大驚慌。忙呆了  
如醉如痴。竟有一食飯久。總得甦醒。柳金道君家切莫  
驚慌。我明是柳金前得君家大恩。備棺收葬。那時妾身

已往泉台在閻王苦訴慙出君家之大德聞君歎息世間有此義漢命奴陰魂早上行動君家若是春心一動把他恩情付去東流若是春心不動教我助君一臂之力日後一舉成名你只用心攻書但得科者三等功名現在講罷耳听鴉鳴不得多誦奴便潛身一霎時不見了柳金必貴思道却原來是一夜大夢不覺又是秋闈必貴入科鬼亦跟隨輔佐三場考滿房師取選文字看到黃必貴的卷不成句讀又是丟開其鬼檢回不覺又看得數卷又見黃必貴的卷再看亦不成章又是丟開鬼又拾回一連三次房師道此人交不成章總是陰

功所得取起上卷送上坐師再選看到黃必貴的卷總不成文與房師言論此卷何得取上房師言說一遍想是陰功者得中他末榜亦了坐師說道這個做不得諸卷還解上京都此卷文字犹有執法不便不若待他作過三場文字方可送京沒奈房師代作坐師看過此不是末榜之才應中第六至揭榜之日果中了第六名鄉試中式舉人話下未畢却說浙江和伯岳生下一女名喚柳青而知掌上之珍風光似箭日月如梭不覺長成七歲只是如痴如蠢三魂未足故未精伶因說和柳金的魂魄旬奉閻羅之命打動黃必貴春心宛然不動助



他提貴回了閻羅鬼使帶了柳金魂魄到杭州是夜柳  
青睡熟見使將柳金的魂推入柳青身上次早起來語  
話大不相同以比前日伶俐數倍又說毒心大娘自生  
下一子名喚玉龍長成十五歲不讀詩書散憚無爲與  
匪類相交終日賭錢爛飲好賭好嫖無所不至但是無  
銀回家凌逼老母一年有數十次一日母親不與其心  
深恨引賊回歸打劫擄掠其母不與賊財被賊將箠箕  
斬開四卡加住頸項用火燒之逼出銀兩其賊搬運已  
去孟娘被火燒壞苦痛難當請醫調治不愈一家奴婢  
共一十餘人個個徬徨捱至十餘日孟娘痛死此所謂

冤七相報何日了直待無常一筆勾自孟娘死去玉龍亦死那時玉龍魂到幽冥報與閻王以雪前世之冤閻王又差鬼使帶了柳金寃魂到杭州將他魂魄投入柳青身体其時柳青年長一十六歲自此三魂俱足其人乃得十分伶俐準備以配蘇郎卜定吉期再整嫁幃此時蘇郎年四十七歲丈人和伯岳五十有三乃一家親眷文顯身在杭州貿易共同岳丈合伴生涯畧賺數千之金在杭州置下田庄產業入藉杭州自柳青入門連生三子個個皆貴以顯父母報之云云

第九回

積德累功

天賜麒麟

修築江坎 鬼來助嗣

話說江西吉安府吉水縣其人姓鄧名善表字其昌娶妻解氏夫妻二十年來共產男女六胎則不能成寔一日解氏調夫我和你夫妻年將四十并產男女六胎全無一枝結寔真個是痛殺人也呵其夫答曰千金非易得一子最難求解氏告夫連產六胎未得一子成長猶恐前劫有過以至今生折罰不若我和你夫妻行一個善念持齋把素結偶善緣倘上天見憐早賜一子則我夫妻有倚祖宗有賴其昌答曰賢妻之言甚悅我懷既然妻行於善事我亦要行於善德解氏曰何爲善德其

夫答曰我明日亦要修橋整路佈施貧人妻曰汝非作夢乎彼你說修橋整路佈施貧人豈不用財夫道不用財妻道無財安能喜捨夫言真蠢如茲修橋整路無過用力功德豈是用財但見橋梁歪塌我僱用石填正路若朋陷挑地培起豈可用財妻曰依你之言可以爲之只是佈施貧人你道用財底其夫答曰都不用欲濟則濟一時之急我有四畝之田兩口之家可以週年足用矣况你丈夫不日登山伐木亦賺些餘財置備粟粒以爲所用但有憐居一時人缺米糧若謂求食者卽與之三升五升還的亦可不還亦了此乃厠急之際何不美

哉自此之日夫婦又修於萬曆四十二年投拜無野大  
師授持戒行師付普門品現音救苦真經一本教他早  
晚持誦日間便去修橋整路早晚誦現音真經日日  
如常將有三週撒下善事不題且說江以定娶妻孟氏  
其家雖貧其行最大生平正直并無一毫損人利己之  
心但見人難極之處便去爲之生得一子極甚孤連一  
日其之推箕那先生說道此子命犯水厄只可與他拜  
契水神方可宗養不然有悞定依先生之言小期拜契  
龍王遂改名江龍兒長成六歲定自家門不幸是以中  
年喪妻自是家貧不能續弦恬生一世沒些光景剩下

父子二人終日上山採樵競度亦是虛延三月風光似  
箭龍兒長成一十八歲以定身故止有龍鬼一子終日  
妻惶何極埋塋已畢亦有年餘爲因山田獲有龍兒一  
日往外覓江身故江龍兒被水淹死三魂七魄渺亡芒  
亡隨江飄蕩幸有巡海夜叉知是龍王契仔卽帶他魂  
魄競帶到龍宮海殿龍王勘同明白見其父子並無禍  
惑人而毫厘之過爲人秉政忠心殊無有錯其家雖貧  
品行端方龍王指定他的魂魄變作一條烏龍卽封爲  
殿前水師飛根龍神龍兒受封謝恩已畢自係江龍兒  
身故江家已絕亦有年餘不知者何能後因坟墓被風

兩傾頽崩出棺木無人修整一日鄧善登時探薪見其棺木露山日日如常善知其無人絕已想道日立念頭專行好事不若與之挑担泥土培起坟墓亦謂一場好事其鬼江以定陰魂咸歎鄧善恩德終日歎息無能報答一日自思陰魂無倚終日仰天放舌長嘆我江以定前生今世不知作何罪孽只有一子龍兒以致我江身亡絕滅江門之後終日悲啼不息無了日期惟鄧其昌這等好人獨顯他子息堆成無個下落願他鱗早降以報善人顯見昭然此事見下却說南海慈悲菩薩覩瞻世上鄧其昌夫妇果行善德善念朝暮諷誦曹門救

苦真經日間便去修橋補路惟願天顯麒麟以報善人  
之心卽差道嶢童子往東岳泰山東有一山大帝嘗男  
女生死命其查點鄧善夫妇果有子否童子領了菩薩  
法旨往東岳泰山正在江以定坟墓經過見他陰灵大  
哭童子駐了雲頭詢問其故灵魂江以定跪稟逐一告  
訴因由童子回了法旨一一依說情由這等看將起來  
江以定坟墓亦是鄧善修築大士一一上奏天曹凡間  
鄧善夫妇積德修善并江定灵魂悲慘一齊奏上玉皇  
覲諸準奏卽差天吏往太上老君求取廣嗣灵丹二顆  
不一時天候回奏求得老君灵丹二顆献上那時御筆



插下王詔朕立極以來恬居中天之主厯數百劫恒河沙年統理山河握權宇宙二儀定位包涵萬象無不愛民之心善事上奏未有虧負于天下萬民承大士奏章吉安府吉水縣鄧善其昌夫妇二人積德累功即降玉花瓶下界在生爲另長成佐國身掛紫綬金堦貴客又有江家父子陰魂剛心鉄漢品行端方其子龍兒曾受海藏龍宮封爲殿前水帥飛報龍神其父以定朕封鎮山都土地統轄五方山神詔賁廣嗣灵丹二顆發付鄧其昌夫妇進食充塞先天滿足以待夫妇交媾方成孕育結爲芽裔世不污朽再說鄧其昌終日修橋補路陰

魂江以定曾受鄧其昌恩德修築墳墓情蒙王詔封爲  
鎮山都土地統轄五方山神領了王旨接受廣嗣灵丹  
二顆不免化身扮作醫士遊往道中適遇鄧其昌修整  
路段醫士問云予見兄台日日修整路途彼此受人供  
給抑或自辦前程其昌答道亦不是受人供給亦不是  
自辦前程予之修整路段不過與人方便免得錯行步  
履醫士又問原來兄長家有餘貲日日修善願人方便  
其昌答曰伏維老丈所說因依予只爲今生命落連生  
六胎男女未得一枝成寔犹恐前生之過失予之自立  
一念夫婦特齋紀素立一個積善念頭早晚看紅念佛

日間修整路段亦爲求子之方耳醫生答曰：「犹恐你先天不足之故，是以生兒不能保養，不若請醫到君大府，察其脉理便知端的。」如此講話相投，請到舍下飲茶已畢，坐下談論云：「卽看善脉，两手看過，師曰：人迎氣口二脉均停，独嫌脾脉太旺，腎脉微小，脾脉屬土，腎脉屬水，土旺水竭，由其土來剋水，是以先天不足，精物凋稀，是以孕育難成，縱然成之，此兒亦不能長壽。老夫有灵丹二顆，相送待你夫妻食進，自然孕育不朽，兼生貴子。」後爲朝中輔佐，講罷善入內室，忙取謝金一霎時不見了。醫士方知神人下界，喚妻燃香秉燭，望空叩謝一日。

晚膳夫妻坐下言談此事莫非神人降世倘生一子保  
養則我夫妻有倚祖宗有賴夜入羅幃夫妻交會之際  
不期有孕在身十月懷胎已滿樂生一子果應其言夫  
妻不勝大喜彌月之期改名賜德詣親六眷皆來恭賀  
不覺斗牛每濯歲月如流賜德長成七歲其父畧教之  
一二賜德晝讀誦問隨荅其父甚喜次年送與何能漢  
先生教授連讀三年一日先生出對門前有竹一林池  
塘一眼先生承物而出之對云門前有竹能棲鳳賜德  
就將學館的物對之池上無魚不化龍先生讚嘆高才  
先生又出一對海中有龜嶺岸上有一獅子山對云

出水芙蓉白日浪中浮海面賜德對云望雲獅子青霄  
嶺頂卧烟霞先生又出一对屋上鰲魚雄傑雄蒸雄待  
客賜德對曰祠前獅子不行不舞不驚人讀書不過三  
年对答如流而至十五歲回書五經春秋礼記無不通  
曉每館中作會俱占頭名學問深廣出言過衆縱筆成  
文開口成章考縣試占頭名府試亦然道試第一名案  
首賢宮此人文章從無君第二之名十七歲鄉試解元  
十八歲二甲第一名進士一連三捷一日事暇訪拜詹  
事府左春坊洪文躍原係江西吉安府吉水縣人氏賜  
德訪拜分賓坐定言及親事可曾乘龍否賜德復命學

生家貧尚未緣娶文耀道既未乘龍老夫家有一小女  
年方二九意欲招東床進士意下如何賜德再復家有  
嚴慈小學生焉敢擅專倘有更科右給事道左春坊洪  
亦是吉水新科進士鄧亦是吉水翁婿同府又是同縣  
豈不是姻緣偶然老拙願爲執柯何等美哉自此輔就  
姻嫌招爲一門東床一日翁婿坐下洪文耀道賢婿老  
夫自是家鄉一別二十四秋未曾一返吾今年紀有了  
意欲上本归田未知聖上准否若是聖旨恩德准吾本  
章翁婿二人一同回鄉何不美哉於是上本告老归田  
聖上准賜回鄉洪文耀帶領家眷翁婿二人一同回鄉

文耀拜訪親家賜德拜見父母一家喜樂團圓聚會

六夷騙場

婦鬼雪冤

第十回

恩報閨定

結果圓成

有一福建客帶得武夷茶一百箱共是本銀千兩到廣東有對倍之利其人姓洪真官未有家室在省城娶得一氏住第六舖隨做廣東生理將有五年不料遇周三年大亂真官外出路遇強徒絕滅何氏以知其故請道功果召亡安灵上旛畢何氏思道丈夫在生置下屋舍物業不覺自忖自思又無兄弟伯叔教我倚靠誰來欲待出事他人又捨不得許多家業左右兩難次日指媒

娘謫議媒婆一到便問大娘喚我到來有何見教何氏稱說不敢特云黃媽到來來見教一事媽道何事妾有一言說出又恐羞殺人也媽道有事但說何妨何氏道我欲待出事他人亦難捨先人灵去但有俊俏才人招一個人開管理家業妾心足已黃媽允諾辭別而行一日媒婆訪實一人昂然面進見了何氏談論云云昨承大娘之命老身訪寔一人係新會人氏姓周其人生得俊俏聰明伶俐姿質寬容約三十之年娘子意下若何何氏荅曰甚美如此請來識會一面何如媒婆遍知周姓隨帶相會二家相允卜定吉期自是招得周郎入門



一定生涯妾心安耳周六夷計道明日把些銀兩脩買木料請木匠工人開櫃於是買脩木料并請工匠那時街坊問云周六官明日開甚室舖夷荅未定開者得知不期將有一月舖中傢伙什物脩齊一日何氏將此銀獻出六夷接轉称言脩買胡絲不想此本狡猾待銀到手就走一逃風去了永不復返何氏終日哭天哭地磨成一病其時街坊議論紛紛這等妇子貪淫死他不錯病將三月何氏亦死家下無銀止有一婢賣銀十兩備棺收殮埋葬已畢惟何氏死去陰灵不息鬼魅甚狂無人可進得其家但是有人入其門者登時飛砂走石已

經數年皆是如此門走亦無開欄任從猪狗局屎話下  
不題目話有一無賴之徒叫做閨亞定終日以賭爲生  
有賭則飽無賭則飢一日輸窮輸奈就在鬼屋眠宿自  
論云七人道此屋有鬼就是有鬼與他無仇無隙就是有  
鬼何足慮哉常長在此出入夜眠一夜鬼現真形行  
近亞定目前定斷然不惧問道你是誰家妇女夤夜到  
來何幹其鬼答曰我既說出君莫驚駭妾身便是本宅  
一女鬼也定道你既是本宅女鬼到來何事鬼道妾所  
君家得知都只爲新會那周六夷被他拐騙妾身銀兩  
六百故此滿懷堆積深恨此人惱成耽憂之病終日身

亡妾身欲報冤仇無人待理妾意欲喚君家代奴出力  
以報前冤定道我並無能幹安能與汝出力鬼云不用  
能幹自然報効鬼又問你慣賭者怎處爲輸怎處爲贏  
定道我擅買宝其宝內之木边紅边白紅的是贏白的  
是輸鬼道此有何難明日跟隨君去作一個暗號指点  
君家贏得錢到手買紫糯米不在你自炊妾身代爲君  
食如何定道有此美哉其鬼又說但你贏得錢財代妾  
僱船一隻到新會城我便跟隨你去到了他家此段冤  
仇顯報妾身安耳我亦常与護君左右不忘大德三家  
誦話投机不覺天亦曉已定道却原來一夜都是誦鬼

話卽日去賭其鬼賸入亞定小衫兒內關定遂處尋  
賭果然贏得回來於是脩買柴米其鬼弄熟定果食之  
日日如常一日定果贏得銀兩到手脩亦一身衣服穿  
着竟僱一般其鬼跟隨關亞定往新會去也一日到了  
新會街訪問周六官無人可曉定道周六夷其中一人  
答道周六夷乃是花號其人生似女相人道他六姨他  
字士安行盡此街稱問士安四爺人人相識至此街  
便問一人指道此一間便是定在門首叫声周士安四  
爺在家么士便出迎其鬼現真形士安見了何氏便道  
賢妻入屋叫妻斟茶前在廣城再娶一婦今日他來了

妻道你眼見鬼麼士安回頭就不見了連打幾個寒振  
自覺身體不快連日至夜四体不安發狂大叫講出前  
時在廣揚騙何氏財帛之事被何氏纏了三日身被雪  
了前冤何氏心亦息矣魂隨定君归到省城住下定一  
日坐下與鬼面上相對講話如生一夜定起淫心其鬼  
荅曰這個做不得陰陽不得相合若有此事君命不長  
定悞怕自後不敢再言忽一夜鬼奴言曰定君明日姻  
緣已就定道怎說鬼云今有北門陳世有之女長成二  
十明日當死陽壽亦未當盡明晚你可到大批外其女  
子还魂你可背負回來卽是百年夫婦惟關亞定從無

惧鬼之說到于是晚竟去大北外片野尋覓忽聞棺內  
有人高揚救命定劈開棺蓋見那女子復甦背得回來  
停頓數日身子方愈結爲夫婦其鬼又出現說道恭喜  
定君百歲姻嫁今日和諧妾有餘言未歷君未得知奴  
身死後因陽世未盡未入酆都今日陽壽滿矣當此冥  
路自此亦難再會前蒙君德指引奴家雪了前冤妾心  
安耳承蒙廣惠今日無物可報君恩賤妾還有絲銀六  
百埋在天井之下你可掘起此銀得來營運你的時運  
應至我亦不能在君左右要會難逢贅言叮囑君須緊  
記從今之後幸勿賭錢自有功成結果夫婿囑咐

情詞一首錄行

感慕恩深感戴恩深蒙情廣惠贈黃金今日別離何  
所會無路跟尋思一曲想一陣破鏡分開陌路行眼  
底望穿千山月此後無言再問音

鬼以本蘭花詞答之

双眸盼望娟月上枝頭上木蘭花架正是離人心  
挹映極目相看兩下沉吟難再想利刃一張剖斷恩  
情勝斷腸

二家情詞奉荅閑定遂吟離情一律致謝致謝

渺亡花亡暫處交

如何驀地說分跑

無辜離別双行淚

豈可相逢一旦拋

春到梨花深鎖閉

陽回枯樹未開菱

孤鴻難得成鴛對

感戴恩深入鳳巢

関定詩罷鬼妇奉回一韻

進嶺巖我心要專

過江須用渡舟船

逢衣仗賴三釭引

習射全帶一箭穿

秦晉相交非魯狄

朱陳永結是桃源

乾坤自古風雲會

何愁有月不團圓

兩家吟詠已畢情思亦去永無再會之期陳氏亦知其故動問丈夫此段恩情從頭指示関定從始說了一遍



陳氏盡知其事情鬼與奴此二者皆係前緣已定此所謂萬事不由人計較一生都是命安排一日閑定與陳娘並坐談論云七陳氏謂夫妾得君家救奴殘軀亦唯根荅妾身尚有父母在北門城外居住我乃陳世育之女你明日可到北門相見我的父母迎接爺娘到來可知女兒下落定次日到北門訪問陳世育一見便稱岳父岳母陳世道事亦出奇逢人便稱岳父岳母必定目下欠詩書定道這段因由不說你亦不知講起令媛之事說了一遍其父母不勝喜悅有此美事卽同賢婿到得女家母子抱頭慟哭便知端的有個團圓聚會之期

鬼神傳終須報卷二終

省城富經堂藏板

刻鬼神傳終須報卷三

富經堂藏板

僖宗卽位

開科取士

十一回

文武二場

出榜招賢

却說宋僖公子在華軒終日閉戶讀書不出外徑那公子昔日以酒爲重詩書少覽恐他悞却功名是故上天遣此山精石靈發下石女誘入古洞中留戀三年苦讀力行石公限其金榜標名方招其親況那石女生得艷質姝容腰肢美玉恋他的心情是以拋離父母別了家鄉隨行此地憤志讀書若不得石女相留那功名悞之又悞矣一日老嫗早來送膳宋僖起坐相迎說道敢勞

老媼朝夕供膳日七力行小生若得金榜標名則不敢  
相忘大德老媼回声道老將軍亦言此事但得公子功  
名成就自當早結良緣若不得功名顯達再等子科亦  
不與之鴛鳳公子自當諒之誨罢老媼已去矣撇下不題  
却說懿宗傳至十七代僖宗卽位僖宗名滾懿宗少子  
也年一十三歲爲宦官劉行深韓文約所立建都長安  
改元乾符元年僖宗設朝

絳幘雞人報曉籌 尙衣方進紫雲樓

詩曰 九天閭闔門宮殿 萬國衣冠拜冕嫁  
日色纔臨仙掌動 香烟欲傍袞龍浮

群臣朝罢歸來處——派珂声遶鳳樓

宋臣朝罢僖宗問天下基荒黎民反乱何以治之言未  
尽閃出佞臣田令孜此人總督三省六部正是文官的  
班頭武將的鎖袖奏說臣聞天下荒乱賊寇蜂起男子  
插刀鎗而種田婦人披衣甲而饋餉只因民無清官武  
少勇將乞我主開文武二場選取天下文人勇士教他  
爲官爲將討賊安民則太平可立志矣帝准奏卽命次  
日出榜招賢天下舉子尽到咸陽

只因招選諸賢士 疎動英雄傑士心

再說宋僖在華靜讀書風聞僖宗皇帝出下榜文設文

武二選場招集天下英賢勇士想俺宋僖文才豈落子  
他人之後乎縱文場不就自當武闡彼時到了長安見  
机而作倘得功名顯達早步青雲定然碧仙小姐与小  
生配合姻緣此其無別也卽日打疊行囊不日已到長  
安安頓停妥入了文場頭場七篇二場三場已定僖心  
中暗疑未知中否于是揭曉之日果中了第二十五名  
文進士名登金榜方遂予心矣惟思一念文場卽就武  
場亦臨小生文武全才我也要整頓武場倘得兩榜標  
名亦見小生文武全才他日石老將軍見我文武廣學  
亦足其一翻喜悅可知小生志量力能也何不美哉又

說黃巢表字巨天博覽經史武藝精專是時乾符三年天下荒旱改爲廣平元年於庚子歲巢聞長安大開武試招募雄才卽辭父母竟赴長安入試上畢果中武狀元次日朝帝田令孜引至駕前請旨帝問那個是狀元令孜奏曰此人是狀元僖宗一見黃巢身長一丈膀闊三停面如金紙眉橫一字牙桃二齒鼻生三竅唬得魂不護體半晌方定僖宗大怒將黃巢革退不用當駕官說道朝廷嫌你貌醜故不肯用黃巢退出朝門之外默然嘆曰明上只說選文章武藝不曾說揀選面貌早知昏君以面貌取人我也不來本欲回家羞見父母

乃嘆一聲大丈夫明人不做事袖中取出筆來只見街頭一隻錦毛雄雞望黃巢叫了一聲巢曰昏君不識賢雞到識賢巢說雞呵我若有天下之分你大叫一聲那雞向巢又叫一聲黃巢大悅舉筆寫詩八句云

雞公有五德 今朝見我鳴

頂上紅冠正 身披紫錦文

詩曰

心中常仗義 大叫兩三声

喚出扶桑日 重教天下明

黃巢作詩畢進酒館飲酒乘興又在粉牆上寫下反詞昏君失政寵用奸佞荒亡難乱文武無能唐僖宗有



眼無珠見賢才不能擇用可惜我十年辛苦到今日  
不得成名暗思昔日楚漢爭鋒一個力拔泰山一個  
量寬滄海他兩個戰烏江英雄抵敵詣咸陽大德肇  
與某他志高漢斗氣吐虹霓意欲定馬單刀橫行天  
下管取那兵力動處把唐朝一旦吞吞有詩爲証

詩曰

浩氣騰龍貫斗牛 班超投筆去封侯  
馬前但得三千卒 敢奪唐朝四百州

黃巢寫下詩詞即收拾琴劍書箱出了長安城對天誓  
曰黃巢若得寸進定要奪取唐朝天下言罷而去不題  
再說宋僖得中武場十二名武進士黃巢中了武狀元

帝不任用黃巢題下反詞而去宋僖謝了聖恩上本辭  
駕還鄉完娶帝准奏鄉還鄉完娶勅賜准副金銀文武  
執事又賜金絲燈籠一對奉旨榮娶准脩回鄉不一日  
已到仙山洞重遊旧地李目視瞻但見青山景物依然  
在独惜不見旧時人心中心惻惻自想一會往常在此曾  
見高樓大宅今日如何尽是荒坵如此旧跡就是華靜  
軒常已在此讀書今日爲何杳無踪跡並無人影莫不  
是仙山洞府留子居之三載着意讀書今日方得成名  
叫人摆上香案望空叩謝則了喁云蒼天蒼天今日小  
子得志天天見怜若無憤志安得榮顯今日秉燭焚香

天塋壁乃嘆一声碧仙小姐呵今日小生方纔  
夢醒不知你在那廂出現嘆罢不覺半空中現出一朶  
祥雲正見碧仙小姐坐在雲端小姐應声答道宋公子  
宋公子若不是妾身留恋今日何得功名榮顯不覺壁  
端擲下鳳釵一股囑云宋生收拾鳳釵兒畧爲清節表  
記見此鳳釵如見大義囑罢騰空去矣這也沒奈何如  
是打疊行程復返家鄉归見父母感爹娘生身養育如  
天地一體昊天之恩極也如此悲嘆云云爹娘說道自  
是我兒去後遊學三年今日幸得上天垂憫衣錦還鄉  
合家拜謝蒼天一口坐下父母言知于子我兒當日說

道金榜烈名誓不婚娶自從我兒去後老父母曾在于  
本鄉與劉天澤翰林說合婚姻今日孩兒榮耀回來合  
當卜擇良辰早成鸞鳳於是揀定本年九月初九迎親  
鸞鳳呈祥此正昏姻父母主功名天送來

十二回

招容小姐 紅梅折贈  
順與公子 怒打聘禮

話表南京省蘇州府裴順與父爲吏部尙書母親方氏  
不幸椿庭早喪剩下母子二人其裴順與者力無可比  
能敵千軍常使百二斤弓又是官生能文能武兩般全  
才遇文考文遇武考武文才通達武藝昭羣其子尙未

許聘婚姻一日芸窓無事散步閑遊行至盧府花園適  
遇一佳人在隔苑牆內主婢相隨花架轉過紅梅樹下  
生亦隨之而去双手扳樹盼望侍婢招霞招而罵曰牆  
外的人可沒識理你是讀書君子尙不習周公之礼此  
是盧府花園何事高扳牆架貪看姣容古云有道男女  
授受不親識理君子若見女娘合當躲避總是道理你  
还不走麼順興答道小娘子然得見怪非是小生貪看  
姣容因見你家園內紅梅滿樹撲鼻清香小生意欲折  
一枝以爲賞心也招容指婢罵曰小丫丫頭動不動開  
言冲撞他人他乃讀書君子豈無知礼乎因見紅梅成

孰欲求一枝以爲賞心之樂你可將東邊成熟的梅折  
上一枝相送免其畱恋于牆外恐遊人覩之不雅侍婢  
招霞手折紅梅一枝送生之接紅梅口言稱謝幸家小  
姐厚惠小生叨領且把紅梅作冰媒四顧離情作揖相  
別招客主婢隨歸府第順與貞窓朝思暮想話下未題  
却說一奸臣賈平章丞相乃當今之國舅也官居朝相  
食靠千鍾宰家妻妾五十時遇端陽各家男女登舟玩  
賞龍船賈國舅宰家登座船太陽湖上觀看鑿船賈相  
妻妾五十遊玩太湖裴公子舟船亦至賈相船邊有一  
美人叫做李惠娘乃賈平章之寵妾也一眼瞧視見裴

公子美玉端裝片休無瑕乃對眾賢姐也說了一遍你看此生美貌超常真個是蓬萊仙子也若爲女流之輩今生配合此人共諧連理死心亦足矣其中一姪回語道男兒美貌自有姪容匹配何須賢妹恋着心神賈平章是個玲瓏耳敢聞此話兒滿懷積深恨此言不寬天將晚矣且自歸舟坐在堂上喚集五十個妻妾勘問緣由早上舟中所言裴公子之事一一招成免我三推六勘其五十之上並無一人肯招叫起眾軍將此五十個賤人上了細索捆出斬首惟李惠娘心中所言欲待不招猶恐連累諸眾姊妹欲待招成一定死于泉世矣

此罪只可自作自受怎可連累他人沒奈自是供招昨在舟中無過一時嘆惜亦非賤妾以心顧愛耳亦是閑談光景望相爺恕妾毫末之生賤妾廣沾恩澤平章不聽忙喚軍卒將李惠娘押去誅斬那李惠娘哀告眾位軍兄解去細索待奴禱告上天辭別爹娘方斬未遲眾軍見他哀懇慘切只得解去綁繩以待禱告天地那時李惠娘撮土爲香跪在埃塵禱告上蒼妾身本是松江府人也我父朝中傳帝官居翰林學士母親林氏夫人單生一女賤名李惠娘年方十六被奸臣賈平章國舅強勒妾身苦逼鴛鴦爲偏他乃一朝寵宰誰敢拒之妾



身自歸奸臣之手今日立行威逼將奴斬首伏惟上天  
作主怜悯妾身早超生路免死孤魂隨落囑哭排軍斬  
下首級我與賈相賈相叫人用盒子載着首級以儆眾  
妾親親開盒覘瞻只道何物開了盒子却原來裡面是  
李惠娘首級個也唬得魂不附體平章說道其中若有  
不肖依令而行自是殺了李惠娘人人惧怕個也驚駭  
這等看將起來人人惧怕心中協神可恨兮鬼可悲自  
從殺了李惠娘賈平章自悔一日坐下悶倚沈沈細想  
李惠娘情性尙有許多妙處我只道料其未必招認誰  
想他一点忠心犹恐運累別人是以招成故有喪身之

禍雖然妻室尙有四十九人未曾有一個這樣性情容貌非常真個是多虧於汝悔恨也遲終日煩也不樂幸有張康張成兩個近身僕僕知主耽煩尙前說道我主不須寂寞雖然惠娘容美尙不足爲意今有侍郎盧府夫人尙有一女年方二八生得姣姣態態貌壓羣姬未知相爺肯遂心麼平章喜而咲曰若有此等花容叫人卽行聘禮娶之補偏豈不是姻緣偶然卽差你二人快去通報庚帖二僕領命忙到盧府夫人下跪奴承主命賈丞相特來走通報庚帖下官行聘迎接小姐高登府第唬得盧夫人面也相看一家驚恐個也着忙可以

賈平章行沒天理的事恃勢欺人若得老相公在日尙  
有是非可辯今日無人拒之真個是痛殺人也呵却說  
裴公子專心尋覓廬宅小姐上謝紅梅之典裴生在花  
園牆外得遇招霞裴公子問云小生前蒙小姐折贈紅  
梅經訪數次上謝未遇小姐慈顏感小姐子通傳招霞  
回語荅道幸蒙公子有心不須題起小姐之事裴生着  
驚問云何故婢云我家小姐爲一掛天大事情不可言  
不可說生云縱然有事但說無妨婢云都只爲冤家賈  
平章逼勒我家小姐爲偏是以心中不樂生云煩言傳  
報夫人此事我能解圍於是小梅香傳報夫人請得裴

公子進堂順與到府口稱夫人在上小學生有祝夫人以扇掩臉回道此位公子高姓尊諱伏乞指示生替云上告夫人得知小生吏部尙書之子裴順與也聞得夫人被奸臣賈平章所害特來解圍夫人面覲與公子坐下上告公子得知老身將滿六旬單生一女名喚招容年方一十六歲尙未許聘婚姻老身此女如珍似宝寸步難離膝下今日爲一椿事情天大可恨賈平章這奸賊倚勢欺人勒行威逼強佔小女爲偏若得老相公在日尙有是非分辯今日冤情上不能告天下不能叩地搥之天喪我母子二命家勢傾頽有屈難伸有冤難

訴裴公子叩聲答道夫人不必過慮耳自寬懷小學生  
若不除了這個奸佞不稱丈夫枉爲人也盧夫人聽罷  
喜上心來喜得公子這般恩愛即將小女許配公子百  
年姻眷裴公子作揖稱道夫人懿說幸勿相違夫人云  
一言既出駟馬難追自是裴公子許諾盧夫人解圍事  
時也開心曰也提防言不尽裴公子怒色又談賈平章  
喜氣忽然是日辦齊禮物着令家丁十數餘人挑担聘  
礼到得盧府門前裴公子阻住路問道諸多礼物挑往  
那家也人回答公子尙未知也賈丞相與盧夫人結親  
今日特行聘礼裴順與喝聲罵道呸住了你這賤奴才

還不知死盧夫人是我們親眷那個不知誰敢肆志橫  
行手執柴棍亂打把這些茶麻礼盒打得粉碎將此十  
數家人打得頭破而走脚損而逃個也叫喊連天走回  
府第奔報相爷小人奉相爷命令得到盧府遇一惡人  
叫做裴順興說道盧府夫人是他親眷把相爷茶礼尽  
行傾瀝將十數餘人個也打傷望相爷張主平章開報  
大怒有此不法之人這等小子官教你命在須臾欲知  
後且听下回分解

十三回

透開金鎖 私放裴生

惠娘奉旨 以雪前冤

却說賈平章怒罷設計收除裴順與隨寫哄書一封

書頓裴公子窓下拙實不知盧夫人是公子親眷妄行茶礼多有得罪屬爲愚知之過觸犯尊顏吾之愧甚伏乞輕恕深思悔過拙已知罪今時設筵敦請公子賁臨府第以釋前愆命价傳遞

裴公子接書觀看乃吩咐曰你當先回吾亦隨後卽至裴生自悟云云欲待不去猶有畏懼者也欲待向前又恐命在他手思一曲想一食云云我正要丟我正要丟若到了他家倘有差遲演個威風手段與他一看正在惆悵之間命价又復來請不得不去隨行平章出

迎心中暗喜，犹如森林服虎。滄海拾珠，開言稱道有勞。公子玉步親臨，恕拙不遠迎伏乞。如罪公子道：「昨因一時偏見，怒打丞相吉祥，幸勿見怪。二家礼下，請進府第，擺上筵席坐下。」云云。那奸賊預先擺定計策，進一重門，鎖上一重酒至半酣，平章翻口說道：「老夫一言得罪，昨日因何阻我婚姻？今日已到吾之門，料你插翅也是難逃。」裴公子道：「不在你言，吾亦知之久矣。若不是猛虎亦不独自下山。俺今一至一來，爲國躲憂；二來收除奸侯；賈平章喝起左右，將此小畜牲細將起來。」裴公子怒發冲冠，發起性子，一手抽住奸賊衆軍手，執極棍亂打。



順興將這奸賊當作遮欄抽住這賊左捶一上把賊擋住左邊打着平章右棍一下擋住右邊又打着這奸賊他是色衰力弱之人年紀又老一連打了數棍平章喝聲住手不可打不要打順興將賊擲地番手搶得一條禿棍把這些奸党打死二十餘人仆于地下打壞多少不計其數眾軍見手段高強個個傍徨打至夜深眾軍用計七之設下繩索與之誘戰詐敗走担起繩索裴公子跌倒在地眾軍將麻繩細起報知相令平章有令把他收入天牢以待日後娶了盧小姐回來拭他眼目然後誅之未爲晚也住下未辯却說李惠娘自從被殺三

魂渺々七魄茫茫落到陰司地府在五殿閻羅天子哀告苦訴前冤閻君怒發這個奸賊屢控多端冤孽太深罪思滿貫今日福完祿尽壽當墮落卽差鬼使速帶冤魂李思娘轉回陽路任雪前世之冤今有火牌一道閻君勅旨諸方土地不得攔阻門神休要把截任進府門以雪前世之冤鬼使帶魂到了萬花園內放了李思娘鬼使亦去忽聞花園土地報說前日又捉裴公子收在天牢以待娶了盧小姐回來拭之眼目然後誅之你可到天牢內釋放裴公子以表你前在太湖懸念之勞思娘聞報双眼淚落苦切傷心可教我怎生救得他來我

有道理免不得陰魂早上離了冥途路直向陽臺上現  
出靈光且把形容降本來真面目就是李惠娘一步一  
步行一步已到監牆且把鑰匙透金鎖開了牢房玉步  
輕移悄と金蓮慢と行藏趙步相挪適遇裴郎密語低  
言叫一声賢君子幸勿驚慌我是去歲端陽景舟中得  
遇君家面奴本是太陽湖上李惠娘因見賈平章這奸  
賊將君收人牢網影滿と寅夜至不爲窃玉共偷香因  
此上牘過東人面私放裴郎恨只恨賈平章沒天理虧  
心漢只恐怕你天年祿尽禍起蕭牆生所嫉言語喜上  
心來撒下愁腸拭淚相看畧認得太湖舟中李惠娘若

得姣姿私放我感娘恩惠海天長妾啟齒訴君听透開  
金鎖訴衷情趁此今宵明月靜請移玉步出到萬花亭  
兩個相携相挽唧唧連聲輕步已到萬花園內只  
見四圍牆高聳聳無路通風目覩牆边有紫荊花樹  
有了我把往日英雄何惧高牆之有生在花間与李惠  
娘拜別惠娘應訴情由奴若不言君未得知奴既說出  
君真驚慌前在太湖舟中得遇君顏奴因羨君美貌惹  
起一場禍端却被賈平章听聞以致誅滅妾身那時冤  
魂以赴泉臺在五殿間羅天子告訴間君怨恨發出火  
牌一道叫奴任雪前世之冤今日救君勝似羣羊離虎

穴又如蛟龍出大海任你騰空上九霄自此回窻保重  
君顏異日龍門高跳請幾個高僧高道做個功果超昇  
上界免沉若海是爲妾身叨領洪惠感恩非淺矣待等  
一十八年與君共諧連理同樂百年綢繆以恩報恩  
恩相報二家拜別生有離情絕句謝之

詩曰

感娘恩惠出牢籠 德澤如天似海同  
功果度亡超上界 免教流落粉牆東

二家拜別生扳紫荊花樹把往日英雄使個猛虎跳澗  
勢一跳過了高牆離了虎中穴到得盧家庄見了夫人  
面開言論短長從頭說了一遍言及李惠娘之事如此

情由順與回到自家府門見了母親不勝喜歡話下未題却說張康乃看守監房的自覺天曉來走至牢門大開竟不見了裴順與說道這畜牲分明越獄走了慌忙奔報到相公小人干該死方該死昨晚天牢越獄走了裴順與望谷再作區處賈平章道此子怎樣越獄張康道小人昨夜夢寐之間看見一個婦娘与之相携玉手走出牢門平章想道莫不是府內此等丫環侍女私放此畜乃喚起家人速催這丫環侍婢細將起來衆人跪在埃塵陳說此情實是不知平章復叫一個一個刑將起來滿堂呀嘩大喊叫道冤枉爲冤魂李惠

娘乃是一個忠心耿耿，此事是我私放裴郎，我只得向前招認，免致連累他們。惠娘向前招認，相公息怒。奴便是枕邊李惠娘，此事不干眾賢姐，便是妾身私放了裴郎。賈平章罵道：你既是李惠娘，死裡又該死矣。冤魂李惠娘說道：謾道私放了裴生，就是賈平章，我亦不肯放你。奴已奉了五殿閻羅敕旨，放奴還陽門神，不得把截。任進府內，以雪前世之冤。今日回來，決不能輕放。誦罢手執狼牙棒，亂打無爲平章，被打苦痛難當，叫一聲賢姊，幸勿打我，悔恨當初一時舛錯。我只道誰肯招認，誰知你係鉄胆忠肝。一已招成，是以悞殺，幸勿見

怪我情願做齋超度也你还阳免得冤魂墮落惹娘不  
听復又再打以手捏其臟腑平章叫喊連天沒處逃奔  
走出萬花园正遇冤家到頭閻羅差四個鬼使三金  
牌上寫着活捉勾拿四字傾刻難容你一時勾了賈平  
章生魂直停匕的死了正是爲人莫作虧心事半夜敲  
門也不驚此節話下太長但以鬼神之爲德則止

十四回

曹二奸賊 誘夫奪色

文正屈陷 包公雪冤

話說潮州府潮水縣孝廉坊鉄丘村有一秀才姓袁名  
文正幼習舉業娶妻張氏貌美而賢生得一子年已有



三歲袁秀才聽得東京將開南省典妻子謫議要去取  
試張氏道家事既貧兒子幼小君若去後教妾靠着誰  
來袁秀才答道十年燈窓的苦指望一日成名既賢妻  
在家無靠不如收拾同行兩個路上曉行夜住不則一  
日行到東京城投王婆店歇下行李過却一宵次日袁  
秀才梳洗飯罷同妻子入城玩景忽一聲喝道來到頭  
搭已近前夫妻二人急忙躬在一傍看那馬上坐着一  
貴侯不是別人乃是曹國舅二皇親國舅馬上着見張  
氏美麗便動了情着牌軍請那秀才到府中相望袁秀  
才聞是國舅有請心中疑是典國人交必有大望未有

推辭便同妻子人得曹府來國舅親自迎接對面而坐  
動問來歷袁秀才告知赴選的事國舅大喜先令使女  
引張氏人後堂相待去了却令左右擡過齊整整席親  
勸袁秀才飲得醕酏大醉密令左右扶向僻處用麻繩  
絞死把那三歲孩兒打死了可憐袁秀才滿腹經綸未  
展先作南柯一夢比及張氏出來要邀丈夫轉店時國  
舅道秀才已過醉扶人房中號去張氏心慌不肯入府  
欲待丈夫醒來挨近黃昏國舅令使女說知張氏你丈  
夫已死的事且勸他典我爲夫人使女通知張氏嚎啕  
大哭要死亦罷國舅見不允從另監在深房內日使侍

女勸諭不聽一日包公到邊庭賞犒三軍回朝奉事已畢節便還府行過石橋邊忽馬前起一陣怪風旋繞不散包公村道此必有冤枉事便差隨從玉興李吉追此怪風前去看其下落王李二人領旨隨風前來那陣風直從曹國舅高衙中落兩公牌仰前看時四邊高牆中間門上大書數字有人看者割去眼睛用手指者砍去一掌兩公心着嚇回稟包爺包公怒道彼又不是皇上宮殿敢此亂道卽親自來看果是一座高院門戶不知其誰貴侯家乃令軍牌請得一老人問之老人稟道是皇親曹二國舅之府第包公道便是皇親所設亦無

此高大彼只是一個國舅起此樣府院老人嘆了一聲  
氣道大人不說衰老那裡敢道他的權勢比今皇上的  
尤甚有犯在他手者便是鉄枷人家婦女生得美貌者  
便强拿去姦估不知打死幾多人命近日府中因害得  
人多白晝裡出怪國舅住不寧合府移往別處丟了包  
公聽罷遂賞老人而去卽令牌軍打開門鎖入到高廳  
上坐定裏頭宏厰恰似天宮叫王興李吉近前勾取馬  
前旋風鬼証狀二人出門思量無計棄脫間乃于曹府  
門首高叫忽一陣風處見一冤鬼手抱三歲兒子隨公  
牌來見包爺包公見其披頭撒髮滿身是血鬼將赴試

事情被曹府謀死棄屍在後花園井中從頭歷說一遍  
包公又問既汝妻在何不令他來告冤鬼袁文正道妻  
今被他帶去鄭州三個月如何得見相公包公道今給  
你令牌一道差陰使帶你鄭州託妻一夢叫他來告道  
罷冤鬼依前作一陣狂風而去次日陞廳集公牌吩咐  
道昨夜冤魂說曹府後園瓊花井裏藏得千兩黃金有  
人肯下去取之分其一半王李二公人直過了要去吊  
下井中看時二人模覓一個死屍驚怕上來稟知包公  
公道我不信縱死屍亦撈來看二人復吊下井取得屍  
身上來包公令擡入開封府來將屍放于西廊下便關

牌軍曹國舅移居何處牌軍稟道今移在獅子巷內住  
卽令張千馬萬備了羊酒前去作賀他的包公到得曹  
府來大國舅在朝未回其母太郡夫人恠怒包公不當  
賀禮包公被夫人所辱正轉回府恰遇大國舅回來見  
包公下馬叙問良人因道知來駕實夫人羞叱國舅陪  
小心道休怪二人相別國舅回府煩惱對太郡夫人說  
適聞包大人遇見孩兒說來賀夫人被夫人羞辱而去  
今二弟做下逆理的事倘被知之一命難保夫人笑曰  
我女爲正宮皇后怕也甚麼大國舅又道今皇上若有  
過犯他且不怕怕甚麼皇后不如寫書付與二弟令他

將秀才之妻謀死方絕後患夫人依言使脩書差人送到鄭州二國舅接書看罷這也後奈何喚張院子之妻金蓮携酒假說曹夫人送酒張娘子賀月將酒灌醉命院子張清持刃殺之已絕後患却說那陰使帶得冤魂到了曹府二皇親府門正見門神把截不容他進文正慫出一沓冤情望門神踈放容我見妻身託知一夢感戴不殘矣門神說道俺這裡放生不放死要進去不得你可往別處去罷陰使見門神不肯踈放即提出包爺牌令門神觀之踈放進府見妻睡熟託知一夢文正一見賢妻子說道我是丈夫袁文正奉了包爺牌令方得

到此託妻一夢悔恨當初一時之錯因見曹府相請我只道與國人交指望功名成就誰想落在他的圈套請入府中將酒灌醉麻繩絞死屍身丟在後花園古井中幸賴包爺到邊庭賞犒三軍回朝轎過石橋邊我把冤魂旋繞包公忖道此必有冤枉事帶進府門我把刑冤告知爺爺說道既有妻子何不令來告狀我道妻被他帶去鄭州三個月爺令行牌一道便差陰使帶到曹府見妻一面目今禍事已至曹二差委張清持刀來殺你可速膝跪在他的跟前說道張清歌慝訴苦冤他是慈心的人見冤不殺必定有個憐憫之心你便急急走到



開封府包爺臺前哀告自然與你雪此深冤囑罷張清  
已至手持利刃走入房來文正奪他的刀張清無刀不  
能殺之只得驚醒張氏跪在張清跟前口稱張清歌歷  
訴前冤張清救之文正冤魂亦去私開了後門將花銀  
十兩與張娘子作路費教他直上東京包大人處張氏  
拜謝出門他是個閨門女子獨自如何得到東京悲哀  
感動了太白星化作一個老人直引他到了東京仍盛  
清風而去張氏驚疑起頭望時正是舊日王婆店門首  
入去投宿王婆頗認得訴出前情王婆亦爲之下淚乃  
道今五更包大人行香待回來可接馬頭下狀張氏倩

人做了狀子完備恰出街來正遇見一官人不是包大人却是大國舅見着狀子大驚就問他一個衝馬頭的罪登時用鐵鞭將張氏打暈去了搜檢身上有花銀十兩亦奪得去將其屍丟在僻巷王婆聽得消息卽來看時氣尚未絕連忙抱回店裏救甦過二三日深聽包大人在門首過張氏接馬頭告狀包公見狀便令公牌領張氏入府中去廊下滴血認屍果是其夫屍首不覺血淚淋漓悲哀不絕包公又拘店主人王婆來問的實審勘明白令張氏入後堂陪侍李夫人發放王婆回店包公思先捉大國舅又作埋會卽詐病不起上開包

病與群臣議往視之曹國舅前奏待小臣先往問病墜  
下馬去未遲上允奏次日報入包府中包公吩咐齊備  
適國舅到府前下轎包公出引迎入後堂坐定叙慰良  
久便令擡酒來飲至半酣包公起身道大國舅下官前  
日接得一紙狀有人告說丈夫兒子被人打死妻室被  
人謀了後其妻子逃至東京有一官處下狀又被仇家  
用鉄鞭打昏去了且幸得王婆救醒後在我手裏告狀  
已准他的正待等國舅謫議不知那官姓甚名誰國舅  
聽罷毛髮悚然張氏從屏風背後走出哭指道打死妾  
身正是此人國舅喝道無故賴人該得甚罪包公怒發

令牌軍捉下去了衣冠用長枷監于牢中包公恐走透消息閉上了門將親的人盡拿下便思捉二國舅的計寫下假書一封已搜得大國舅身上圖書用硃印式訖差人尋夜到鄭州道知太群夫人病重作急回來二國舅見書認得兄長圖書卽忙輕身轉回東京未到府遇見包公請入府中叙話酒飲三盃國舅半酣起身道家兄有書來說道母親病重尙容別日領教忽後而走出張氏跪下哭訴前情曹二一見張氏面如土色便令捉下枷入牢中從人報與太群夫人夫人大驚卽將語文忙來開封府恰遇弔着一位國舅在廳上打夫人近前

將話文說包公一篇被包公奪來扯碎夫人沒奈何急  
回見曹娘娘道知其詳曹皇后奏知仁宗仁宗亦不淮  
理皇后心慌私出宮門來到開封府與二國舅說方便  
包公道國舅已犯死罪娘娘私自出宮目下官見上  
奏知娘娘因何私自出宮皇后無語只見復回宮中次  
日太群夫人自奏與仁宗仁宗無奈下勅遣大臣利開  
封府和勸包公預知其來乃吩咐牌軍出示曉諭彼各  
自有衙門今日但入府者便與國舅一同治罪衆大臣  
聞知那個敢入府中上知包公決不容情爭奈太群夫  
人日夕在前哀奏只得命整鸞駕親到開封府包公近

前將上王帶連陵三口奏道今又非祭天地勸農之日  
因何胡亂出朝主天下三年大旱仁宗帝道朕此來者  
端爲二皇親之故耳萬事看朕分上僥他也罷包公道  
既陛下要做二皇親之主一道赦文足矣何勞御駕到  
此今國舅罪惡貫盈若不允臣判理臣愿納還官誥歸  
農仁宗回駕包公今年中押出二國舅赴法場處決太  
群夫人知得復入朝懇上降赦書赦二國舅皇上允奏  
卽頒赦文遣臣臨法場中宣讀包公跪聽宣讀止赦東  
京罪人及二皇親包公道都是皇上百姓犯罪偏不放  
天下先令斬訖二國舅大國舅寺待午時方開刀太郡

夫人所報斬訖二國舅忙來哭投皇上王丞相奏道陛下須頒赦天下則可保大國舅皇上允奏即宣詔頒行天下不拘犯罪輕重一齊赦宥包公聞赦各処即當場開了大國舅柳放回歸見太郡夫人相抱而哭不國舅道不肖深辱父母今在死裡復生想母自有侍奉孩兒情愿納還官誥入山修行太郡夫人勸留不住後來國舅得遇奇異真人点化已入八仙班中包公既判此款公案令將袁文正屍身葬于南山之陰庫中給了良兩賜與張氏發放回鄉是時遇赦之家無不稱訟包公仁德包公此舉殺一國舅而一家之奇冤得申赦一國

身而天下罪言皆釋真能以迅雷沛甘雨之澤者也

土惡楊昌 送肉投站

十五回

清官明察 救活六犯

却說十三省察院祝茂連巡察到廣東千里傳聲万里傳名說道新察院爲官清正極甚明見一鄉人共做一張含冤狀詞離城三日赴告

爲虎惡楊昌勒婚不從買賊扳良事檄保吳祖基密報花容強逼蟻女爲偏我等六人聯志不從被惡發縱家人四十登門搶奪蟻知虎勢難逃將女帶往昇鄉虎惡心頭未遂難以入手後因太爷經審勘問六



犯此椿大案未嘗六人打劫縱有賊伴急欲供出罪可輕  
恕以致大賊供扳我六人獲到公堂刑法太重不得不  
招不得不認問成死罪實是冤情難訴願死良民伏乞  
青天電察則蟻生死難忘泣血苦告

察院已到了連州上了新任各官禮物紛上楊昌見察  
院大老令陞任都來送禮有一衙役近附低言此人就  
是惡虎察院雖觀此人面如虎性若狼心中可恨將其  
虎惡居禁廟房叫人插籤陞堂拘出六個經陣賊犯堂  
前勘審六犯帶齊到了公堂跪下各臺喝聲罵你六  
賊焉敢受賄扳良從實招來免我三推六勘其賊稟告

我六人焉敢受賄扳良只因我兄弟十二人同謀實與  
我們六個經陳提獲死而無悔其實同謀因見苦寒不  
均是以供之公臺喝叫動刑六犯俱上了夾棍苦痛難  
當其中一個埋怨道當先我說不可受賄都是你五人  
連累于我供扳六個良民公喝聲又罵急公招免  
我再動刑法其賊抵當不起只得招認當初土惡楊昌  
叫我供扳六個良民每人賞我銀子十兩是以供之事  
到其間不得不說一筆招成察院叫人錄出口供發回  
監去再喚土惡楊昌聽審楊昌向前打個鞠躬察院拍  
案厲聲罵道楊昌這厮恃土惡依據一方地道逼民勒

昏買賊叛良從寔招來土惡低頭說道並無此事察院道現有六賊供招受賄叛良又有鄉民冤狀在我堂前苦告何不睜開狗眼一看土惡無言抵牾當堂行杖四十收入監去察院又喚六個被陷犯聽審察院問道你當初被陷冤情從實訴上犯苦訴當日我六人皆是土惡佃丁一日土惡頓起嬌心勒掇保長吳祖基密報花容我六人各有一女美貌超常一日喚集我六人到了賊家只道有何論事不想那賊說起我家六個女兒與他爲偏我等料知虎勢難逃將女帶往異鄉說道六個女兒昨夜投水身亡只道此事了畢其賊縱起家人數

十登門搶奪惡賊無能入手不想禍門已開又遇這一宗賊案惡賊入監假作看親喝退禁子其賊開定我六人姓名每賊賞銀十兩買賊供良州官行牌捉獲小民到了公堂問成冤枉死罪察院道你當初就不該招認稟上令七刑法太重不得招不得不認察院又道當堂招認一定是死了又稟認了亦死不認亦死總望皇天荅救今日幸逢青天大赦死裡還生則我後代兒孫銘沾恩澤察院吩咐將六人去了手剪鍊子帶入廂房聽候發落又喚保長吳祖基聽審祖基跪下察院怒罵祖基這廝你當初密報朱文卓等六女花容悞人性命

非輕你這廝該當何罪吳祖基稟上土惡楊昌乃一坊  
土霸勒傲我小民若不遵唯小民死于泉世矣察院罵  
曰這廝原是一班狗党喝叱行杖二十發放回家

批曰審得六賊當陣捉獲乃真賊賊犯死而無悔  
溫知州一片暗昧不察明冤不究正犯反加陷民險  
悞喪身大禍良可痛哉孰可忍也合當降級罰俸三  
月汝等六人受明冤幸逢天赦應沉復浮以降復昇  
幸有雲開見日明察秋毫風烟下墜紫氣昇騰上有  
天恩全憫下有地祇默祐宥你六人回家各安生業  
免致冤枉土霸楊昌虎惡逆理無道屢行十惡檄勒

鄉民朱文卓等六女強逼成婚人願如此天理未然  
婦心未遂故將良兩買賊叛良害人傾家滅命上有  
皇天鑒格國法明刑決不輕貸狼心害人不死反爲  
滅門之禍与六賊一同造罪以定國法以正風化

欽命大老令判斷賊案六名土惡楊昌一同押出法場  
梟首事皆已畢

却說六個被扳人犯幸有大恩大赦得命还鄉答謝天  
地六人聚議云七欽命大老爲官清正審事猶如察  
鏡若不得大老等這等清正我們六人已归泉世矣願  
清源說道今我六人無物可報這般大恩如之何矣常

大年道當日被土惡楊昌強逼我等六個女兒慷慨爲偏是以惹出這般大事險些悞了喪身之禍今日以得死裡偷生我們六人將六個女兒相送以辭大典衆人諾曰甚妙極合我心於是各人回归言知妻女此事云云無有不從之理其中一女說道爹報令命兒報爹恩理之當然此日各有手本一個獻女辭謝大典大老爺吩咐欽承聖旨千里爲官護國爲民本院以到活放寬民除治奸党一來爲國扶正二來平靜奸權焉敢擅受民女決不受也汝等百姓回歸勤務桑田各安生理工商各執母作非爲去罷又說文光耀感銘察院大老令

恩德念亡在懷無物可報他恩願將女兒相送推辭不  
受我等將女兒送到他家懇求太夫人少夫人容納兩  
全其美自六個女兒送到祝家不勝喜悅終日歡懷舒  
暢又說祝茂蓮做了十三年察院一日奉旨回鄉一家  
人喜樂欢天正室以生三子六妾共產八男三子以登  
兩榜五子皆是鄉科三子忝在黉宮一家團圓聚會天  
下共聞云云

鬼神傳終須報卷三終

省城富經堂藏板



新刻鬼神傳終須報卷四

省富經堂藏板

十六回

倪大守謙

古稀餘九

受納偏房

結子聯成

話說國朝永樂年間北直順天府香河縣有個倪大守  
雙名守謙字益之家累千金肥田美宅夫人陳氏單生  
一子名曰善繼長大婚娶之後陳夫人身故倪大守罷  
官鰥居雖然年老只落得精神健旺凡收租放債之事  
件件開心不肯安閒享用其年七十九歲倪善繼對老  
子說道人生七十古來稀父親今年七十九明年八十  
齊頭了何不把家事交卸與孩兒掌管喫些見成茶飯

豈不爲美老子拈著頭說出幾句道在一日管一日替你心替你力拚些利錢穿共喫直待兩腳壁立直那時不關我事得

每年十月間倪太守親往莊上收租整月的住下莊戶人家肥難美酒儘他受用那一年又去住了幾日偶然一日午後無事繞莊閒步觀看野景忽然見一個女子同著一個白髮婆婆向溪邊石上搗衣那女子雖然村莊打扮頗有幾分姿色

髮同漆黑眼若波明纖纖十指似裁蔥曲曲雙眉如抹黛隨常布帛消身軀養著綾羅点景野花美丰儀

不須釵鈿五短身材偏有趣二八年紀正當時

倪大守老與勃發看得呆了那女子搗衣已畢隨着老婆婆而走那老兒留心觀看只見他走過數家進一個小小白籬笆門內去了倪大守連忙轉身喚管庄的來對他說如此如此教他訪那女子脚跟曾否許人若是沒有人家時我要娶他爲妾未知他肯否管庄的巴不得奉承家主領命便走原來那女子姓梅父親也是個府學秀才因幼年父母雙亡在外婆身邊居住年一十七歲尚未許人管庄的訪得的寔了就與那婆婆說我家老爺見你女孫兒生得齊整意欲聘爲偏房雖說是

做小老奶奶去世已久上面並無人拘管嫁得成時豐  
衣足食自不須說連你老人家年常衣服茶米都是我  
家照顧臨終還得個好斷送只怕你老人家受福老婆  
婆聽得花錦似一片說話即時依允也是姻緣前定一  
說便成管庄的回覆了倪大守大守大喜講定財禮討  
皇曆看個吉日又恐兒子阻攪就在庄上行聘庄上做  
親成親之夜一老一少端的好看 西江月爲証  
一個烏紗白髮一個綠鬟紅粧枯藤纏樹嫩花香好  
似奶公相傍 一個心中悵楚一個暗地驚慌只愁  
那話忒郎難手扶持不上

當夜倪大守升櫓精神勾消了姻緣部上真個是

恩愛莫忘今夜好

風光不減少年時

過了三朝喚乘轎子擡那梅氏回宅與兒子媳婦相見  
閨宅男婦都來磕頭稱爲小奶奶倪大守把些布帛簪  
與衆人各各歡喜只有那倪善繼心中不樂面前雖不  
言語背後夫妻兩口兒議說道這老人忒沒正經一把  
年紀風燈之燭做事也須料個前後知道五年十年在  
世却去幹這樣不了不當的事討的花枝般的女兒自  
家也得精神對付他終不然擔誤他在那里有名無實  
還有一件多少人家老漢身邊有了少婦支持不過那

少婦熬不得走了野路出乖露醜爲家門之玷還有一件那少婦跟隨老漢分明似出外度荒年一般等得年時成熟他便丟了平時偷短偷長做下私房東三西四的寄開又撒嬌撒痴要漢子製辦衣飾與子到得樹倒烏飛時節他便顛作嫁人一包兒收拾去受用這是不中之蠹米中之虫人家有了這般人最損元氣的又說道這女了嬌模嬌樣好像個妓女全沒有良家體段看來是個做聲分的頭兒擒老公的太歲在嘴爹身邊只該半妾半婢叫聲姨姐後日還有個退步可笑嘴爹不明就教衆人喚他做小奶奶難道要嘴們叫他娘不成

嘴們只不作准他真要奉承透了討他做大起來明日  
嘴們顛倒受他嘔氣夫妻二人唧唧噥噥說個不了早  
有多嘴的傳話出來倪大守知道了雖然不樂却也藏  
在肚裏幸得那梅氏秉性溫良事在接下一團和氣衆  
人都都相安過了兩月梅氏得了身孕瞞著衆人只有  
老公知道一日三三日九捱到十月滿足生下一個小  
孩兒出來舉家大驚這日正是九月九日乳名取做重  
陽兒到十一日就是倪大守生日這年恰好八十歲了  
賀客盈門倪大守開筵管待一來爲壽誕二來小孩子  
三朝正壽餅之會衆賓客道老先生高年又新添

個小令郎足見血氣不衰乃上壽之徵也倪大守大喜  
倪善繼背後又說道男子六十而精絕況是八十歲了  
那見枯樹上生出花來這孩子不知那里來的雜種決  
不是啃爹摘血我斷然不認他做兄弟老子又曉得了  
也藏在肚裏光陰似箭不覺又是一年重陽兒過歲整  
備做壽盤故事裏親外眷又來作賀倪善繼到走了出  
門不來陪客老子已知其意也不去尋他回來自己陪  
著諸親喫了一日酒雖然口中不語心內未免有些不  
足之意自古道子孝父心寬那倪善繼平日做人又貪  
又狠一心只怕小兒子長大起來分了他一股家私所



以不肯認做兄弟預先把惡話謠言日後好懼怖他母子那倪大守是讀書做官的人這個閑竅怎不明白只恨自家老了等不及重陽兒成人長大日後少不得要在大兒子手裏討針線今日與他結不得冤家只索忍耐看了這點小孩子好生痛他又看了梅氏小小年紀好生憐他常時想一會悶一會惱一會又懊悔一會再過四年小孩子長成五歲老子見他伶俐又忒會頑耍要送他館中上學取個學名哥哥叫善繼他就叫善述揀個好日備了好酒領他去拜師父那師父就是倪大守請在家裏教孫兒的小叔侄兩個同館上學兩得其

便誰知倪善繼與做爹的不是一條心腸他見那孩子  
取名善述與已排行先自不像意了又與他兒子同學  
讀書到要兒子叫他叔叔從小叫慣了後來就被他欺  
壓不如喚了兒子出來另從個師父罷當日將兒子喚  
出只推有病連日不到館中倪太守初時只道是真病  
過了幾日只聽得師父說大令郎另聘了個先生分做  
兩個學堂不知何意倪太守不聽猶可聽了此言不覺  
大怒就要尋大兒子問其緣故又想到天生恁般逆種  
與他說也沒幹絲他罷了含了一口悶氣自到戶  
然脚慢絆著門檻一跌梅氏慌忙扶起

坐下已自不省人事急請醫生來看醫生說是巾風忙  
取羌湯灌醒扶他上床雖然心下清爽却滿身麻木動  
撞不得梅氏坐在床頭煎湯煎藥殷勤伏侍連進幾服  
全無功效醫生切脉道只好延捱日主不能全愈了倪  
善繼聞知也來看覷了幾遍見老子病勢沉重料是不  
起便呼么喝六打董罵僕預先裝出家主公的架子來  
老子聽得愈加煩惱梅氏只是啼哭連小學生也不去  
上學留在房中相伴老子倪大守自有病篤喚大兒子  
到面前取出部子一本家中田地屋宅及人頭賬目總  
數都在上面分付道善述年方五歲衣服又要人照管

梅氏又年少也未必能管家若分家私與他也是枉然如今盡數交付與你倘或善述日後長大成人你可看做爹的面上替他娶房媳婦分他小屋一所良田五六十畝勿令饑寒足矣這段語我都寫絕在家私部上就當分家把與你做個執照梅氏若願嫁人聽從其便倘肯守著兒子度日也莫強他我死之後你一一依我言語這便是孝子我在九泉亦得瞑目倪善繼把部子揭開一看果然開得細寫得明清臉堆下笑來連聲應道爹休憂慮恁兒一一依爹分付便了抱了家私部子欣然而去梅氏見他去得遠了兩眼垂淚指著那孩子道

這個小冤家難道不是你嫡血你却和盤托出都把與大兒子了教我母子他口異日把什麼過活倪大守道你有所不知我看善繼不是個善良之人若將家私平分了連這小孩子的性命也難保不如都把與他像了他意再無妬忌梅氏又哭道雖然如此自古道子無嫡庶忒殺厚道不均被人笑話倪大守道我也顧他不得了你年紀正小趁我未死將孩子囑付善繼待我去世後多則一年少則半載儘你心中揀擇個好頭腦自去圖下半世受用莫要在他身邊討氣喫梅氏道說那里話奴家也是儒門之女婦人從一而終況又有了這小

孩兒怎割捨得拋他好歹要守在這孩子身邊的倪大  
守道你果然肯有志終身麼莫非日久生悔梅氏就發  
起大誓來倪大守道你若立志果堅莫愁母子沒得過  
活便向枕邊摸出一件東西來交與梅氏梅氏初時只  
道又是一個家私部子原來是一尺濶三尺長的一個  
小軸子梅氏道要這小軸兒何用倪大守道這是我  
行樂圖其中自有奧妙你可悄地收藏休露人目直待  
孩兒年長善難不肯看顧他你也只含藏於心等得個  
賢明有司官來你却將此軸去訴理述我遭命來他細  
細推詳自然有個處分儘勾你母子二人受用梅氏收

子軸子話休絮煩倪大守又延數日一夜痰厥叫喚不醒嗚呼哀哉死了享年八十四歲正是有詩爲証

詩曰

三寸氣在千般用  
一日無常萬事休  
早知九泉將不去  
作家辛苦著何繇

欲知後事且聽下回分解

十七回

善繼欺弟 家業不平  
母子商酌 公堂訴情

且說倪善繼得了家私部又討了各倉各庫匙鑰每日只去查點家財什物那有功夫走到父親房裏問安直等嗚呼之後梅氏差了曩去報知凶信夫妻兩口方繼

跑來也哭了幾聲爹爹沒一個時辰就轉身去了到案  
著梅氏守屍幸得衣衾棺槨諸事都是預辦下的不要  
倪善繼費心殯殮成服後梅氏和小孩子兩口守著孝  
堂早暮啼哭寸步不離善繼只是點名應客全無哀痛  
之意七中便擇日安葬回喪之夜就把梅氏房中領箱  
倒篋只怕父親存下些私房銀兩在內梅氏乖巧恐怕  
收去了他的行二圖把自己原嫁來的兩隻箱籠到先  
開了提出幾件穿舊衣裳教他夫妻兩口檢看善繼見  
他大意到不來看去了夫妻兩口見亂了一回自去了梅  
氏自量苦切放聲大哭那小兒子見親娘如此也哀哀



哭個不住恁般光景

任是泥人應墮淚

從教鐵漢也酸心

次早倪善繼又喚做做屋匠來看這房子要行重新改造與自家兒子做親將梅氏母子般到後園三間雜屋內棲身只與他四腳小床一張和幾件粗檯粗橙連好家火都沒一件原在房中伏待有兩個了鬟只揀大些的又喚去了止留下十一二歲的小使女每日是他厨下取飲有菜沒菜都不照管梅氏見不方便索性討些飯米堆個土灶自炊來喫早晚做些針指買些小菜將就度日小學生到附在鄰家上學束脩都是梅氏自出

善繼又屢次教妻子勸梅氏嫁人又尋媒姬與他說親兄梅氏誓死不從只得罷了因梅氏十分忍耐凡事不言不話所以善繼雖然兇狠也不將他母子放在心上光陰似箭善述不覺長成一十四歲原來梅氏平生謹慎從前之事在兒子面前一字也不題只怕姓子家口滑引出是非無益有損守得一十四歲時他胸中漸漸經渭分明瞞他不得了一日向母親討件新絹衣穿梅氏回他没錢買得善述道我爹做過大守止生我兄弟兩人見今哥哥恁般富貴我要一件衣服就不能勾了是怎地既娘没钱時我自與哥哥索討說罷就走梅氏

一把扯住道我兒一件絹衣直甚大事也去求人常言道值福積福小來穿線大來穿絹若小時穿了絹衣大來線也沒得穿了再過兩年等你讀書進步做娘的情願賣身來做衣服與你穿著你哥哥不是好惹的纔他甚麼善述道娘說得是口雖答應心下不以爲然想著我父親萬買家私少不得兄弟兩個大家分受我又不隨娘晚嫁拖來的油瓶怎麼我哥哥全不看顧娘又是恁般說終不然一定絹兒沒有我分直待娘賣身來做與穿著這話可生奇怪哥哥又不是喫人的虎怕他恁的心生一計瞞了母親逕到大宅裏去尋見了哥哥

叫聲作揖善繼喫了一驚問他來做甚麼善述道我是個縉紳子弟身上藍縷被人耻笑特來尋哥哥討正絹去做衣服穿著善繼道你要衣服穿自與娘討善述道老爹亡家私是哥哥管不是娘管善繼聽說了私二字題目來得大了便紅著臉問道這句話是那個教你說的你今日來討衣服穿還是來爭家私善述道家私少不得有日分析今日先要件衣服裝裝體面善繼道你這般野種要什麼體面老爹亡縱有萬貫家私自有嫡子嫡孫于你野種屁事你今日是聽了甚人煽惑到此討野火喫莫要惹著我性子教你母子二人無安身之

邊善述道一般是老爹爹所生怎麼我是野種惹著小  
性子便恁地難道謀害了我娘兒兩個你就獨占了家  
私不成善繼大怒罵道小畜生敢挺撞我牽住他衣袖  
兒捻起拳頭一連七八個粟暴打得頭皮都青腫了善  
述掙脫了一道烟走出哀哀的哭到母親面前來一五  
一十備細述與母親知道梅氏抱怨道我教你莫去惹  
事你不聽教訓打得你好口裏雖如此說扯著青布衫  
替他摩那頭上腫處不覺兩淚交流有詩爲証

少年娶婦守遺孤

食萍衣單百事無

只爲家庭缺孝友

同枝一樹判榮枯

梅氏左思右想恐怕善繼藏怒到遣使女進去致意說  
小學生不曉世事冲撞長兄招個不是善繼尤自怒氣  
不息次日侵早邀幾個族人在家取出父時的筆分開  
請梅氏母子到來公同看了便道尊親長在上不是善  
繼不肯養他母子要撚他出去只因善述昨日與我爭  
取家私發許多說話恐怕日後長大說話一發多了今  
日分析他母子出外居住東生住房一所田五十八畝  
都是遵依老爹遺命臺不敢自尊伏乞尊親長作証  
這夥親族平昔曉得善繼做人利害又且父親親筆遺  
囑那個還肯多嘴做閒冤家都將好看的話兒來說那

奉承善繼的說道千金難買亡人筆照依分閱再沒話了就是那可憐善述母子的也只話道男子不喫分時飯女子不著嫁時衣多少白手成家的如今有屋住有田種不算莫恨基了只要自去掙時得粥莫嫌茹各人自有個命在梅氏料道在園屋居住不是了日只得聽憑分析同孩兒謝了衆親長拜別了祠堂辭了善繼夫婦教人般了幾件舊家火和那原嫁來的兩隻箱籠雇了生口騎坐來到東庄屋內只見荒草滿地屋瓦稀疎是多年不修整的上漏下濕怎生住得將就打掃一兩間安頓床鋪喚庄戶來問時連這五十八畝田都是最

下不堪的大熟之年一半收成還不能勾若荒年只好  
賠賑梅氏只料得苦到是小學生有智對母親道我弟  
兄兩個都是老爹爹親生爲何分開上如此偏向其中  
必有緣故莫非不是老爹爹親筆自古道家私不論尊  
卑母親何不告官申理厚渚憑官府判斷到無怨心梅  
氏被孩兒題起線索便料十來年隱下衷情都說出來  
道我兒休疑分開之語這正是你父親之筆他道你年  
小恐怕被做哥的暗算所以把家私都判與他以安其  
心臨終之日只與我行樂圖一軸再三囑付其中含藏  
啞謎直待賢明有司在任送他詳審包你母子兩口有



得過活不致貧苦善述道既有此事何不早說行樂圖  
在那裡快取來與孩兒一看梅氏開了箱兒取出一個  
布包來解開包袱裏面又有一重油紙封裏著拆了封  
展開那一尺濶三尺長的小軸兒掛在椅上母子一齊  
下拜梅氏道陳道村庄香燭不便乞恕褻慢善述拜罷  
起來仔細看時乃是一個坐像烏紗白髮面得丰采如  
生懷中抱著嬰兒一隻手指著池下揣摩了半晌全然  
不解只得依舊收卷包藏心下好生煩悶過了數日善  
述到村前要訪個師父講解偶從閨王廟前經過只見  
一夥村人擡著猪羊大禮祭賽閨聖善述立住檯頭看

時又見一個過路的老者拄了一根竹杖也來閒看閒  
著衆人道你們今日爲甚賽神衆人道我門遭了屈官  
司幸賴官府明白斷明了這公事向日許下神道願心  
今日特來拜償老者道甚麼屈官司怎生斷的內中一  
人道本縣回奉上司明文十家爲甲小人是甲首叫做  
成大同甲中有個趙裁是第一口針線常在人家做夜  
作整幾日不歸家的忽一日出去了月餘不歸老婆劉  
氏央人四下尋覓並無踪跡又過了數日河內添出一  
個屍首頭都打破的地方報與官府有人認出衣服正  
是那趙裁趙裁出門前一日曾與小人酒後爭句閒話

一時發怒打到他家毀了他幾件家私這是有誰知他老婆把這樁人命告了小人前任漆知縣聽信一面之詞將小人問成死罪同甲不行舉首連累他們都有了罪名小人無處伸冤在獄三載幸遇新任滕爺他雖鄉科出身甚是明白小人因他熱審時節哭訴其冤他也疑惑道酒後爭囔不是深仇怎的就謀他一命准了小人狀詞出牌拘人覆審滕爺一眼看著趙裁的老婆于不說萬不說問口便問他會否再醮劉氏道家貧難守已嫁人了又問嫁的甚人劉氏道是班輩的裁縫叫沈八漢滕爺當時飛拿沈八漢來問道你幾時娶這婦

人入漢道他丈夫死了一個多月小人方纔娶回滕爺道何人爲媒用何聘禮入漢道趙裁存日曾借用過小人七八兩銀子小人聞得趙裁死信走到他家探問就便催取這銀子那劉氏沒得抵賞情願將身許嫁小人准折這銀兩其實不會央媒滕爺又問道你做手藝的人那里來這七八兩銀子入漢道是陸續湊與他的滕爺把紙筆教他細開逐次借銀數目入漢開了出來或米或銀共十三次湊成七兩八錢之數滕爺看罷大喝道趙裁是你打死如何妄陷平人便用夾棍夾起入漢還不肯認滕爺道我說出情弊教你心服既然放本

不難道再沒第二個人托得恰好都借與趙裁必是  
二昔間與他妻子有奸趙裁貪你東西之情故縱以後  
想做長久夫妻便說死了趙裁却又教那婦人告狀然  
在成大身上今日你開賬的字與舊時狀紙筆跡相同  
這人命不是你誰再教把婦人搜起要他承招劉氏  
聽見膝爺言語句句合拍分明鬼咎先師一般魂都驚  
散了怎敢抵賴授了套上便承認了八漢只得也招了  
原來八漢初起與劉氏密地相好人都不知後來往來  
勤了趙裁怕人眼目慚有隔絕之意八漢私與劉氏商  
量要謀死趙裁與他做夫妻劉氏不肯八漢乘趙裁在

人家做生活回來哄他方上喫得爛醉行到河邊將他  
推倒用石塊打破腦門沉屍河底只等事冷便娶那婦  
人回去後因屍骸浮起被人認出八漢聞得小人有爭  
嚷之隙却去唆那婦人告狀那婦人直待嫁後方知丈  
夫是八漢謀死的既做了夫妻便不言語却被滕爺審  
出真情將他夫妻抵罪釋放小人寧家多承列位親隣  
聞出公分贊小人賽神老翁你道有這般冤事磨老者  
道恁般賢明官府真個難遇本縣百姓有幸了觀善述  
聽在肚裏便回家學與母親知道如此如此這般這般  
有恁地好官府不將行樂圖去告訴更待何時母子兩

議已定打聽了放告日期梅氏起個黑早領着十四歲的兒了帶了軸兒來到縣中叫喊大尹見沒有狀詞只有一個小小軸兒甚是奇怪問其緣故梅氏將倪善繼平昔所爲及老了臨終遺囑備細說了膝知縣收了軸子教他且去待我進衙細看正是有詩爲証

詩曰

一幅畫圖藏啞謎 千金家事仗搜尋  
只因娶婦孤兒苦 費盡神明大尹心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十八回

畫圖啞偶 作鬼分家  
暗謀先定 判斷明証

不題梅氏母子回家且說滕大尹放告已畢退歸私衙  
取那一尺濶三尺長的小軸看是倪大守行樂圖一手  
抱個嬰孩一手指著地下推詳了半日想道這個嬰孩  
就是倪善述不消說了那一手指地莫非說有司官念  
他地下之情贊他出力麼又想道他既有親筆分關官  
府也難做主了他說軸中含藏啞謎必然還有做道理  
若我斷不出此事枉自聰明一世每日退堂便將畫圖  
展玩千思萬想如此數日只是不解也是這事合當明  
白自然生出機會來一日午飯後又看一軸子了環  
送茶來喫將一手去接茶甌偶然失拌潑了些茶把軸



子沾溼了膝大尹放了茶甌走向階前雙手扯開軸子就日色晒乾忽然日光中照見軸子裏面有些字影滕知縣心疑揭開看時乃見一幅字紙托在畫上正是倪太守遺筆上面寫道

老夫官居五馬壽踰八旬死在旦夕亦無所恨但孽子義述年方週歲急未成立嫡善繼素缺孝友日後恐爲所敗新置大宅二所及一切田產悉以授繼惟左偏舊小屋可分與述此屋雖小室中左壁埋銀五千作五鐙右壁埋銀五千金一千作六鐙可以準田園之額後有賢明有司主斷者述兒奉酬白金三百

兩八十一翁倪守謙親筆年月日 柳

原來這行樂圖是倪大守八十一歲上與小孩子做週歲時預先做下的古人云知子莫若父信不虛也滕大尹最有機變的人看見開著許多金銀未免重誕之意肩頭一皺計上心來差人密拿倪善繼來見我自有話說却說倪善繼獨占家私心滿意足日日在家中快樂忽見縣差牽著手批拘喚時刻不容停留善繼推阻不得只得相隨到縣正直大尹升堂理事差人稟道倪善繼已拿到了大尹喚到案前問道你就是倪大守的長子麼善繼應道小人正是大尹道你庶母梅氏有狀告

你說你逐母逐弟占產占房此事真麼倪善繼道兄弟  
善哉在小人身邊從幼撫養大的近因他母子自要分  
居小人並不會逐他其財財一節原是父親臨終親筆  
分析定的小人並不敢有違大尹道你父親親筆在那  
里善繼道見在家中容小人取來呈覽大尹道他狀詞  
內告有家財萬貫非同小可遺筆真偽也未可知念你  
是縉紳之後且不難爲你明日可喚齊梅氏母子我親  
到你家查閱家私若厚荊果然不均自有公道難以私  
情面論喝教皂快押出善繼就去拘集梅氏母子明日  
一同聽審公差得了善繼的東道放他回家去訖自往

東庄拘人去了再說善繼聽見官府口氣利害好生驚  
恐論起家私其是全未分析單單持著父親分開執照  
千鈞之力須要親族見証方好連夜將銀兩分送三党  
親長囑托他次早都到家來若官府問及遺筆一事求  
他同聲相助這夥三党之親自從倪大守亡後從不曾  
見善繼一盤一盒歲時也不會酒杯相及今日大塊銀  
子送來正是閒時不燒香急來抱佛脚各各暗笑落得  
受了買東西喫明日見官房觀動靜再作區處時人有  
詩爲証

詩曰 休嫌庶母妄興詞 自是爲兄意大私

今日將銀買三黨 何如迫編贈孤兒

且說梅氏見縣差拘喚已知縣主與他做主過了一夜次日侵早母子二人先到縣中去見滕大尹大尹道憐你孤兒寡婦自然該替你說法但聞得善繼執得有亡父親筆分開這怎麼處梅氏道分開雖寫得有却是保全兒子之計非出亡夫本心恩官細看家私部堂數日便知明白大尹道常言道清官難斷家私事我如今管你母子一生衣食充足你也休做十分大望梅氏謝道若得免於饑寒足矣豈望與善繼同作富家郎乎滕大尹分付梅氏母子先到善繼家伺候俛善繼早已打掃

廳堂堂上設一把虎交椅焚起一爐好香一面催請親族早來守候梅氏和善述到來見十親九眷都在眼前一一相見了也不免說幾句求情的話兒善繼雖然一肚了惱怒此時也不好發洩各各暗自打點見官的說話等不多時只聽得遠遠喝道之聲料是縣主來了善繼整頓衣帽迎接親族中年長知事的淮備上前見官其幼輩怕事的都站在照壁背後張望打探消耗只見一對對執事兩班排立後面青羅傘下蓋著有才有智的滕大尹到得倪家門首執事跪下麼喝一聲梅氏和倪家兄弟都一齊跪下來迎接明了喝聲起去

了五山屏風轎子滕大尹不慌不忙踱下轎來將欲進門忽然對著空中連連打恭口裏應對恰像有主人相迎的一般家人都喫驚看他做甚麼模樣只見滕大尹一路揖讓直到堂中連作數揖口中敘許多寒溫的言語先向朝南的虎皮交椅上打個恭恰像有人看坐的一般連忙轉身就拖一把交椅朝北上他排下又向空再三謙讓方纔上坐衆人看他見神見鬼的模樣不敢上前都兩旁站立呆看只見滕大尹在上坐拱揖開談道今夫人將家產事告到晚生手裏此事端的如何說罷便作傾聽之狀良久乃播首吐舌道長公子天不負

了靜聽一會又自說道教次公子何以存活停一會又說道右偏小屋有何活計又連聲道領教領教又停一時說道這項也交付次公子晚生都領命了少停又拱揖道晚生怎敢當此厚惠推遜了多時又道既承尊命懇切晚生勉領便給批照與次公子收執乃起身又連聲作數揖口稱晚生便去衆人都看得呆了只見滕大尹立起身來東看看西看問道倪爺那里去了門子稟道沒見甚麼倪爺滕大尹道有此怪事喚善繼問道方纔令尊老先生親在門外相迎與我對坐了講這半日說話你們諒必都曉我的善繼道小人不曾聽見滕大尹



道方纔長長的身兒瘦瘦的臉兒高顴骨細眼睛長眉  
大耳朗朗的三牙鬚銀也似白的紗帽皂靴紅袍金帶  
可似倪老先生模樣麼說得衆人一身冷汗都跪下道  
正是他生前模樣大尹道如何忽然不見了他說家中  
有兩處大廳堂又東邊舊存下一所小屋可是有的善  
繼也不敢隱瞞只得承認道有的大尹道且到東邊小  
屋去一看自有話說衆人見大尹半日自言自語說得  
活龍活現分明是倪太守模樣都信倪太守真個出現  
了人人吐舌個個驚心誰知都是滕大尹的巧計他是  
看了行樂圖照依小像說來何曾有半句是真話有詩

爲証

詩曰

聖賢自是空題目 惟有鬼神不敢欺

若非大尹假裝詞 逆子如何肯心服

倪善維引路衆人隨著大尹來到東邊舊屋內這舊屋是倪太守末得第時所居自從造了大廳大堂把舊屋空著只做個倉廳堆積些零碎米麥在內留下一房家人看守大尹前後走了一偏到正屋中坐下向善繼道你父親果是有靈氣中事體備細與我說了教我主張這所舊宅子與善述你意下如何善繼叩頭道但憑恩臺明斷大尹討家私部子細細看了連聲道也好做大

家事看到後面遺筆分開大笑道你家老先生自家寫定的方纔却又在我面前說善繼許多不是這個老先生也是沒主意的喚倪善繼過來既然分開寫定這些由園賬目一一給與善述不許妄爭梅氏暗暗叫苦方欲上前哀求只見大尹又道這舊屋判與善述此屋中之所有善繼也不許妄爭善繼想道這屋內破家破火不值甚事便堆下些米麥一月前都糶得七八了存不多兒我也勾便宜了便連連答應道恩臺所斷極明大尹道你兩人一言爲定各無翻悔衆人既是親族都來做個証見方纔倪老先生當面囑付說此屋左壁下埋

銀五千兩作五鐮當與次兒善繼不信稟道若果然有此卽便萬金亦是兄弟的小人並不敢爭執大尹道你就爭執時我也不准便教手下討鋤頭鐵鍬等器梅氏母子作眼率領民壯往東壁下掘開牆基果然埋下五個大鐮發起來時鐮中滿滿的都是光銀子把一鐮銀子上秤稱時筭來該時六十二斤半剛剛一千兩足數衆人看見無不驚訝善繼益發信直了若非父親陰靈出現面訴縣主這個藏銀我們尙且不知縣主那里知道只見滕大尹教把五鐮銀子一字兒擺在自家面前又分付梅氏道右壁還有五鐮亦是五下之數更有一

領金子方纔俛老先生有命送我作酬謝之意我不敢當他再三相強我只得領了梅氏同善述叩頭說道左壁五千已出望外若右壁更有敢不依先人之命大尹道我何以知之據你家老先生是恁般說想不是虛話再教人發掘西壁果然六個大罈五罈是銀一罈是金善繼看著許多黃白之物眼中盡放出火來恨不得搶他一錠只是有言在前一字也不敢開口滕大尹寫個照帖給與善述爲照就將這房家人判與善述母子梅氏同善述不勝之喜一同叩頭拜謝善繼滿肚不樂也只得磕幾個頭勉強說句多謝恩臺主張大尹判幾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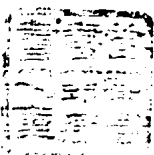
封皮將一罈金子封了放在自己轎前抬回衙內落得  
受用衆人都認道直個倪太守許下酬謝他的反以爲  
理之當然那個敢道個不字這正叫做鷸蚌相持漁人  
得利若是倪善繼存心忠厚兄弟和睦肯將家私平等  
分析這千兩黃金弟兄大家該五百兩怎到得滕大尹  
之手白白裏作成了別人自己還討得氣悶又加個不  
孝不弟之名千算萬計何曾算計得他人只算計得自  
家而已閒話休題再說梅氏母子次日又到縣拜謝滕  
大尹大尹已將行樂圖取去遺筆重新裱過給還梅氏  
收領梅氏母子方悟行樂圖上一手指地乃指地下所

藏之金銀也此時有了這十鍾銀子一般置買田園遂  
成富室後來善述娶妻連生三子讀書成名倪氏門中  
只有這一枝極盛善繼兩個兒子都好遊蕩家業耗廢  
善繼死後兩所大宅子都賣與叔叔善述管業其中凡  
曉得倪家之事本末的者無不以爲終須報有詩爲証  
從來天道有何私  
堪笑倪郎心太痴  
忍以嫡兄欺庶母  
却教父死算生兒  
軸中藏字非無意  
壁下埋金屬有司  
何似存些公道好  
不生爭競不興詞

詩曰

鬼神傳終須報卷四終

省富經堂藏板





# 跨 天 虹

斗山學者編



## 前言

邵海清

《跨天虹》，題「鷺林斗山學者初編，聖水艾納老人漫訂」。寫刻本，每卷卷端題「新聞跨天虹」。

此書為海內僅見的一個殘本。原書不知為幾卷，現存三、四、五三卷，每卷四則，演一個故事，每則前有回目，為明末清初所習見的短篇白話小說合集的通例。其中卷三缺第一則和第二則的前半；卷四第一、三則末尾均缺半葉，第四則缺第三十四葉；卷五第二則末尾缺半葉，第四則末尾缺失。殘本除少量幾葉間有破損漶滅處外，基本上是清楚的。書中所寫三個故事的情節輪廓大體也是完整的。遇有精彩的語句段落，還密密加上旁圈。

此書的編撰者、校訂者似均與杭州西湖有關。按，杭州西湖西北靈隱寺前有飛來峯，亦名靈鷲峯。相傳東晉咸和中天竺僧慧理稱此為靈鷲峯，別嶺飛至此地，於是因山起寺，名為靈隱，取靈山隱於此之義。清康熙間賜名雲林寺。又，杭州西湖舊名明聖湖。相傳漢時有金牛出現湖中，人言為明聖之瑞，故名。另外，杭州慈聖院有呂公池，宋乾道間有高僧取水咒之以施，病者輒愈，因號聖水池。可見冠以「鷺林」的斗山學者和冠以「聖水」的艾納老人或均為杭州人。艾納老人即艾納居士，別有話本小說集《豆棚閑話》十二卷十二則行世，此書有康熙年間寫刻本，題「聖水艾納居士編，鴛湖紫髯狂客評」。在紫髯狂客每回末的總評中，有時稱「艾納道人」，有時簡作「

「艾納」，唯第八則稱「艾納老人」。同時，從小說中描摹人物的口吻及所用的詞語看，如「老官」、「下飯」、「掉包兒」、「張了一張」等，也確係杭州一帶的方音鄉談。

《跨天虹》現存的三卷三篇小說，卷四寫的是明嘉靖年間的故事；卷五寫的是元至德年間的故事（查元代無至德年號，或為寫手筆誤）；卷三因缺了前面一小半，未詳故事發生的年代。但從其所涉及的官制、科舉制情況看，如第三則「陝西提學」，第四則別作「陝西督學」，明設提學道，清初設督學道，因而提學也稱督學；第三則還寫到「科考已過，遺才取得一名」，在鄉試前進行科考及錄遺考試為清代科舉制度，則其所寫當是清代的故事。胡士瑩《話本小說概論》第十五章第三節《清人編刊的擬話本集叙錄》總集《跨天虹》條斷為清初刊本。從書中不避康熙帝諱（如卷四第一則寫到「玄宗偏野飛蝗」、「對坐談玄」）的情況看，胡氏之言應是可信的。我們還可以據以認定此書的編撰和校訂均當在清順治至康熙初年。現據中國藝術研究院戲曲研究所藏本影印，原書板匡高一八六毫米，寬一一〇毫米。

出房轉過天井○只見屈氏與濮義老婆○痴呆○的立  
在那里○友生看見吃了一驚○連忙回轉書房睡○屈  
氏與濮義老婆領了朝雲○回到房中○問道○姑爺怎麼  
說○朝雲不敢隱瞞○從頭直說○氣得那濮義老婆○捶胸  
跌脚○道○什麼要緊○斷送了戒一個女兒○真淨眼淚天  
个不住○屈氏道○這緣爲什麼○付你的○臨期頭要叫喊○爲何  
你○絕不出聲○朝雲道○我本要叫○無奈姑爺將那○金  
的○舌尖兒○揷○在我口中○一時叫喊不出○只見  
那走過來問道○這事怎麼說○屈氏將朝雲的言語○

說與小川聽了。小川道：「既然如此，料不是个呆女婿。」明日與他講話，屈氏道：「這是我們不是與他何干？」是到了初六，要他拜花燭。若還不肯，須索覷他一番。方出此氣。大家恁悵了一會，各去睡去，不題。且說友生為這朝雲一連住了幾日，每至黃昏時候，直等到二三更天，方睡去。想道：「我與朝雲勾當，他父母若還知道，必定加之顏色。若不知道，緣何截足不來？」這事大有可疑。我明日私下問他一聲，方才放心。候到次日，下午只見朝雲獨自一個在角門。

雄友生四顧無人走到身邊問道朝雲姐為何晚間  
不拿茶來朝雲道母親知道了連明嫁不穩哩友生  
聽了這兩句話不加思索已是回報肚腹笑道緣分  
若此何命之蹇也這日到房就睡想道不要誤主意  
明日回去罷若再遲延便落他局了千着萬着走為  
上着到了五更穿好衣服出房竟望後門一溜挑之  
天去了到了得家中父母尚未起床便到房中收拾  
鋪陳銀兩并琴司挑了連父母也不別催了一隻小  
船望杭州進發不題且說小川侵早起來差候義去

叫廚司定戲。家中打點好不開熱。大家忙了一會。只見濮義老婆慌慌走進來道：「昨夜失賊了。後門已是大開。檢點家中並不失脫。前後俱已有到。只有書房失了一個女婿。連忙報與小川知道。小川曉得他逃走回家去了。再叫濮義請來。濮義走到陸家。見了天成說道：「家主多拜上相公。今日要姑爺。另拜花燭。特着小人來請。天成道：「自那日到你家來。並不見他。迄今只見啓門老兒進來對。天成道：「小相公。天未平明。啓門進來。叫琴司挑着行李。不知那里。」



去了。天○天○即○將○此○話○覆○了○濮○義○。濮○義○領○命○而○去○。回○覆○  
小○川○大○家○一○場○掃○興○。氣○得○十○生○九○死○。不○在○話○下○。且○說○  
友○生○一○程○來○到○杭○州○。看○見○兩○湖○景○致○。不○勝○歡○喜○。盤○桓○  
數○日○。再○四○疏○連○。又○恐○父○母○差○人○追○尋○。頭○索○遠○道○。總○是○  
即○便○游○江○。盤○山○過○嶺○。吃○盡○奔○波○。行○了○半○月○。已○到○江○西○  
。吃○飯○落○了○飯○店○。想○道○。路○已○遠○了○。不○必○再○行○。思○量○。覓○一○  
。住○房○。安○頓○身○子○。用○功○讀○書○。只○見○店○門○前○走○進○一○個○客○  
。人○也○是○投○宿○的○。因○來○遲○了○。沒○有○空○房○。就○與○友○生○合○着○  
一○個○房○兒○。被○此○拱○手○友○生○問○道○。請○問○老○兄○貴○姓○大○名○。

仙鄉何處。那人道：小弟姓嚴，名真，住在吳門。友生也  
通。了姓各鄉貫。兩人俱是同鄉。友生道：老兄到此，貴  
梓嚴真道。家兄嚴悅現任吉安知府。幕中之人。家兄  
特令小弟送舍。覓請幕賓。因而到此。但不知尊兄到  
此。可幹友生道：小弟有一款友在吉水作邑。特請小  
弟入幕。不料中途聞報。他已丁憂回去。所以羈遲在  
此。無真道不知。尊兄肯到家兄敝署去麼。友生道：小  
弟匪方。恐不堪為。今兄鞭策嚴真見他。言語溫雅。人  
物清奇。必是不有學問的人。要他同行。庶免歸家。有

那店之勞遂叶店主人設下一壺一菜兩人對酌  
言語投機竟成莫逆到了次日嚴真替友生筭還銀  
錢二人催了轎馬一路望吉安進發且說劉雲自友  
生去後朝思暮想病了一年把一個精裝成玉軀就  
的客體玉得骷髏相似服藥禱賽全無應驗臨死之  
時對母親道孩兒大約不濟事了箱內有一題詩汗  
巾千萬要與我帶去漢義夫妻連忙向箱中尋覓果  
然有一汗巾將來遞與女兒朝雲看了這件東西倍  
增傷感霎時間便瞑目而去竟與巧之死却無兩

還要曉得這兩個魂兒是與友生不肯干休。果然精  
靈不試。到了陰司。恰好遇見巧二。說來都是陸友生  
的冤家債主。到了閻羅案前。双膝跪下。把陸友生的  
薄情短義。哭訴一番。還要思量回陽。與他聚首。閻王  
命差拘錄簿上。陸士善與巧二朝雲風緣已滿。無容  
再合。更主得陸士善。本該少年科甲。因他無故棄妻。  
上帝嗔怒。將他前程革去。二人聽了。哭倒在地。閻王  
道。你二人陽壽雖未該絕。但已脫胎離舍。不得再生。  
且放你作浪蕩遊魂。遨遊塵世。直到陽壽盡時。再行

發放二人隨風化影離了陰司一徑往吉安府來正是

冤家本是前生結

來世冤家今世成

接下不題且說濮小川養了這個女兒受盡萬般氣  
惱女婿逃走出門杳無音信養着女兒終無結局若  
還改嫁倘若女婿回來又費周折正在那里與屈氏  
寬轉躊躇沒法布探聞得朝雲死了小川道我們不  
若將朝雲當作女兒開起喪來只要賺得陸家耳目  
屈氏道依你見識將大喬着放河慶小川道我有一

个表說。才做北方。他領我三千本錢。在吉安府開張。  
張舖。將女兒寄送他家。待事冷落。男屏一。豈不荒。  
空。屈氏通。只是女兒自小在。其身傍。怎忍捨他遠去。  
小川道。事到其間。不得不如此了。便與濮義夫妻說。  
如濮義也落得如此。即報到陸家。說人姑娘死了。實。  
驗。成。就。陸天。成。夫婦。都來哭吊。信為定然。只是苦了。  
朝雲。活。也要他替死。也要他替。不覺過了七。之期。  
小川男。差。管家濮忠。夫婦。准。備。盤纏。行李。隨了大喬。  
直到孔家。濮忠。先進。投書。孔方。見書。便請姪女進內。

見過了。還收拾房。與他住下。北方就爲付。這要  
尋親事。那知這个。帶貨到處。不通行的一。這說過四  
五十家。沒有一家。客馬。又耽閣下。幾个年頭。絕無受  
主媒婆。說合之興。漸已。聞大喬。要嫁之心。也漸上  
淡了。正是

命運不該天喜動

紅鸞偏照別人家

且薛陸友生在嚴悅府中。做了五年幕賓。臺中積蓄  
也饒。就改名嚴豫。隨任進學。一日忽有報來。欲取嚴  
公進京。嚴公欲帶友生同去。友生想道。多年不回。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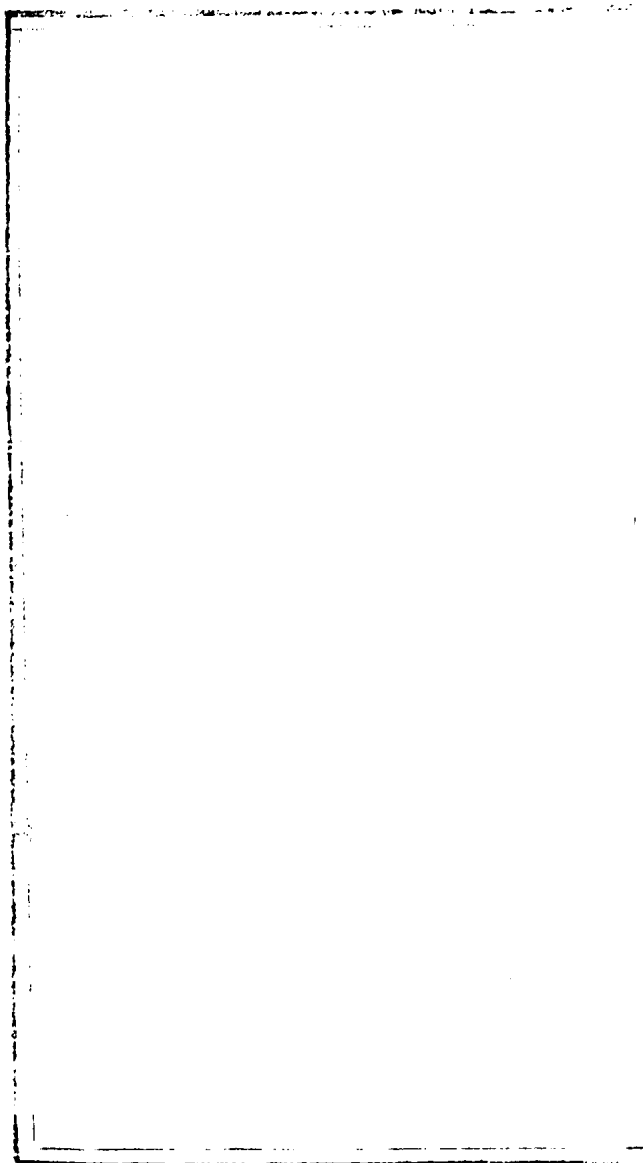
考這秀才已是又曠的了。若回去時豈不兩頭脫水。  
不知再待兩年鄉試中得一名。娶他一個標致娘子。  
那時衣錦榮歸。一舉兩得。却不是好。寫書一封。煩嚴  
公帶回。自己租了一間民房住下。且自用功讀書。遠  
值七月七日。家裏乞巧穿針。友生想道。今日是巧上  
生日。我若在家。必與他稱觴歡喜。如今天各一方。急  
切里不得見面。不覺流下淚來。便口占一律道。  
兩地相思各淚流。天邊枉自說牽牛。  
難銷帝女千年恨。欲解仙媛七夕愁。



綺閣雨雲情。耿  
玉○山○遠○隔○銀○河○水○

只見門兒訴的一聲。不知甚麼人來。且聽下則。  
自有分曉。

綺窗風月思悠。  
悲○斷○人○間○宋○玉○秋○



後部君鬼媒合卷

却說友生見門開。擡頭看時。只見一個婦人。年約三十上下。友生急忙起身。上前施禮。問道。娘子何家宅眷。到此貴幹。那婦人道。老身姓魏。不知進退。特來為相公作伐。友生道。承魏娘見愛。深感美情。只是在下。立心必得才貌俱全的女子。方肯娶他。魏娘道。老身說千說萬。並不肯誤却人家兒女。這位姑娘。年已長成。生得如花似玉。相公若要得成。將何以報我友

生道。果如所言。自當重謝魏娘。笑了一笑。起身告別。  
文生問魏娘住居。魏娘道。大街東首第三個牌坊下。  
便是。魏娘別過。即轉身到孔家。與大喬做媒。孔婆道。  
我女兒說過幾十頭人家。只是我不中意。所以遲延。  
到今。今日魏娘說的。必是好頭腦。魏娘道。這舉相公。  
人才出眾。是个意合。能學秀才。孔老曉得是太尊的。  
意。實有。必在。力量。的。即便應允。到了次日。友生去見。  
魏娘。道。昨晚所論。愚意必許。這女子觀面。一見。方纔。  
放心。魏娘道。這个使符。即同友生先到一个大大戶人。

家請友生坐下。自己進去。有一盃茶時。只見兩個  
丫鬟。帶着一位女子。輕移蓮步。進了。娜。上。走。將出來。直  
到。屋。下。對友生行禮。立了。少。頃。便同魏娘轉身進內。  
友生見了。神怡心爽。好生歡喜。以目送他進了中門。  
方纔轉眼。不料地下失了一條汗巾。友生恰想。恐人  
瞧見。不及細看。便藏在袖中。魏娘出來。即便起身。一  
路。徑。問道。相公可中意麼。友生歡喜道。果是一品人  
物。但不知要多少聘金。魏娘道。聘金他也不論。只要  
入贅過去的。友生道。這也使得。當下就別了魏娘。揮

自行聘成親。到了吉期。友生打扮停當。作人已來。即  
與上轎。迎到孔家。合卺已畢。魏娘謝了出門。友生走  
到房中。看見這個新娘。心裡驚訝道。怎麼不像前日  
相的人。有原故。連忙扯到面前。仔細端詳。不覺爆跳  
如雷的嚷道。那里來這個怪物。我前日相的是十七  
八歲一位標緻女子。你們掉了包兒。哭我。要去告  
狀哩。孔方聽見房中。啼哭。即忙走來詢問。聽了友生  
這等說話。便道我的女兒。何曾有人相看。這話從那  
裏說起。友生道。那魏娘。是我來的。而今了。魏娘

一位女子。生得如花似玉。那裡是這个東西。孔老道。  
你。敢。是。見。鬼。哩。那裡有如花似玉的。與你相。友。生。道。  
豈有此理。相親這日。那女子還遺下汗中一條。我恰。  
在此拿來。你們看。急到箱中。取出汗巾。遞與孔老。  
孔老接來一看。上有蠅頭細字。友生接過。方纔看見。念。  
了一遍。驚道。好奇怪。是我贈朝雲的汗巾。緣何在這。  
女子身邊。只要問媒婆。便知端的。要孔老同去。孔老。  
見他語言詭異。也要尋着媒婆講話。兩人氣急。走。  
出大門。到得第三个牌坊脚下。只見都是一片空地。

那裡見个房子。媒婆也不見面。二人目瞪口呆。朝這空地看了一會。道：「好奇怪！好奇怪！問那鄰近的人，個個都說沒有什麼。媒婆這空地十年前做了檢屋，所以無人起屋居住。」翁婿二人面面相覷，難以解分。只得快快而回。對家中說了，各上稱怪不已。友生坐在月下，將這汗中兒翻來覆去想了半日，全沒個會。也只好丟開肚腸，置之不問。只是如今娶了這个婦人，又娶得不上不落，必須再此方得脫離此難。一夜不睡，挨到五更，開門竟走，不料被官店的樵見，報



知○兄○老○兄○老○即○喚○三○四○個○僮○僕○追○尋○半○途○趕○着○扯○了○  
轉○來○兄○老○夫○婦○十○分○氣○惱○對○友○主○道○事○已○如○此○賢○婿○  
爲○何○不○別○而○行○難○道○將○我○小○女○棄○而○不○管○使○他○白○頭○  
抱○恨○豈○是○君○子○所○爲○友○生○低○頭○不○語○兄○老○晚○得○大○喬○  
初○次○嫁○的○丈○夫○已○是○她○走○去○的○如○今○見○這○個○又○走○恐○  
怕○去○而○不○返○又○是○一○樁○不○了○之○事○不○由○分○說○竟○推○他○  
到○房○裡○將○門○鎖○上○四○處○覷○牆○壁○防○得○緊○密○三○  
食○茶○飯○用○一○轉○半○鐘○進○如○此○佈○擺○任○你○有○翅○難○飛○友○  
主○坐○在○房○中○猶○如○撒○籠○鶴○無○計○脫○逃○奈○何○忍○氣○

春華延挨朝夕。孔老想道。女婿不是犯法罪囚。如何  
懸索在內。不若將大喬黃昏放他進房。清晨出來。一  
睡便他不見醜貌。二来又好同床。後生家或者回心  
轉意也。未可知。那知這陸友生比那魯男子柳下惠  
的心腸更堅。我分一任也。睡在身邊。毫忽不動聲色。  
竟言我日連大喬也不肯進去。這也是友生一點求  
才愛色的真心。所以堅執如此。不料孔方運倒一日  
三更時候。忽然門外人聲喧嚷。劈門上瓦。都是藍頭  
一。一班強盜。明火執仗。打進房來。驚得友生無辜。

解纜。四下搜索。無物。比及友生。綁縛起來。將火草。灌  
身。燒拷。逼着獻寶。友生受苦不過。只得說道。要寶。須  
在後面樓上。強盜牽了友生。引路。友生纔到他家。路  
徑。又不熟。慣。却被強盜。一步一棍。打到後樓。倒籠翻  
箱。篋。欲而去。仍恐有人追趕。把友生牽到二。三里路  
外。方纔放他。友生沒命奔逃。步履艱澀。跌得昏暈。扒  
將起來。又走。不料脚下。鞋兒掉了一隻。滿地去摸。鞋  
子。却摸不着。到摸着圓襪。沉重。一個包兒。想是  
強盜遺落在地的。友生拿了。藏在腰邊。心下躊躇道。

或若回去。他們必竟依舊鎖在房中。我若不回。無奈  
不。曾。穿。得。下。身。衣。服。倘。若。天。亮。成。何。辦。面。正。在。沒。法  
之。際。忽。見。王。亮。將。沉。金。雞。報。曉。少。頃。天。色。已。明。友。生  
止。好。躡。倒。身。子。坐。在。地。下。這。些。地。方。上。人。見。了。這。个  
奇。貨。周。迴。問。定。問。他。來。歷。友。生。到。答。應。得。不。耐。煩。忽  
見。一。个。小。使。從。人。叢。中。捱。將。進。來。看。見。叫。道。相。公。穿  
了。衣。服。友。生。抬。頭。一。看。不。是。別。人。却。是。琴。司。小。使。他  
夜。裡。聽。見。把。家。主。捉。去。必。竟。半。路。放。他。下。身。不。穿。衣  
服。的。琴。司。待。強。盜。出。門。拿。了。幾。件。小。衣。不。待。天。明。名

處尋覓到，走到這個所在，遇着友生，穿了衣服，同  
琴司一路商量道：「我與你不要回去了，另尋一個去  
處安身。」琴司道：「行李俱在這家，如何就棄捨了不成？」  
友生道：「行李值得恁的，若還走去，依舊把我鎖在房  
中，如何有出頭日子？」如今科場已近，我們且到省城  
覓個下處，讀幾時書，過了試期，再尋道理。」琴司道：「盤  
纏一些，沒有科什麼舉？」友生將乞求得銀的話，說與  
他聽。琴司歡喜，隨了主人，沿途買了鋪蓋，行到省城，  
地面科考已過，方才取得一名。只候三場，得意過了。

當日已是頭場。友生準備停當。到得貢院。恰好點名。  
進去。此時天色尚早。題目紙還未發來。友生低頭假  
寐。片時。見許多吏員。裏道堂上。唱名。快去快去。不  
由分說。扯了便走。上面逐名唱過。唱到第十八名陸  
士。尋友生上。前答應。只見上面坐着一位尊官。道汝  
無錢無妻。上帝真汝。已將你前程革去。友生正要稟  
白。驟雨却被吏員揪出。友生扯住問道。為何點我上  
去。吏員道。我吏員道。這生老爺是專管那中不中的。  
舉子友生還要阿。

一夢是下筆

遂約了一個白頭翁。早高。一名駝山灰生道。  
今科下第。多因這夢所悞。我如今再待三年。下科若  
還不中。再作商量。先陰風速。不覺又是秋闈。天理彰  
。依舊又落孫山之外。遂對琴司道。兩科下第。在此  
。竟無願。我且丟掉這個秀才。收拾行李。回去。當日  
還了房租。即便起身。一路想道。場中這夢。果然記異。  
我今回去。先到孔家。修好。然後帶了銀子。回到家。中  
再與陳氏。回來。以完壁歸趙。正是。

苦海無邊

回頭是岸

只這一番思想早已驚動了值日功曹申報上帝這  
功名又有七八分指望。此是後話。且說北方夫婦將  
藥煮了。在床下扒將出來。松點家中銀物足。沒  
了。三五千金。又沒了一個女婿。一時人財兩失。好不  
氣苦。未免這官緝獲。正是大賊遭官問。不樂棄成  
一病。寒熱交加。不孝日間。為呼尚饗去了。孔婆亦相  
繼而亡。大喬哀慟。死于親子。守了三年孝滿。盡禮殯  
葬。一分與鄰人家。沒了這根中。屍杜。弄得七起八



別人喬年紀。雖有未字。這人終是女孩兒家。看那  
程約東。得落衆人。只道置之度外。一日想道。我年  
若大。一身無主。連嫁二次。丈夫俱成画餅。我如今  
不想什麼好處。且收拾回去。見我親父母。一面削去  
這莖頭髮。出家罷了。就斗僕忠夫婦。與他商量。  
二人依命。大喬便收拾。停當。催了車輛。三人取路而回。  
不題。且說陸友生一路望吉安府來。到得孔家。只見  
門庭蕭索。不似舊時熱鬧。好生疑感。忙問對門一個  
老者道。孔家近來何如。老者道。孔家盜劫之後。夫婦

第七房屋已賣與別人。友生道：他還有個女兒，住在這裡。老者道：他的女兒三日前已搬去了。友生道：他搬到那裡去？老者道：這個寔落不知。友生問了孔家一敗塗地。娘子又不知去向。心裡十分凄楚。同了琴司無處投奔，只得再計歸程。望前途進發。已到了山地面，一路奔波，未免受些風霜之苦。染成一病，止在紅下飯店將息。延醫調治，不料日重一日，病勢危急。囊空如洗。琴司忙了手脚，來與店主人商量要賣自己身子為主。人後事之費。店主人道：你若去了。

誰人伏侍相公。琴司道。且先成契。待我相公告以下落。我去不遲。店主人道。這也使得你一邊去。和相公商量。我就與你尋个主兒。當下琴司對友生說。如此事。友生含淚道。事到其間也說不得了。只是難為你一片好心。到我連累你了。說罷又哭。琴司道。相公不必過哀。此事不過權宜之計。相公若有原銀。依舊贖小人回來。兩人正在那里商量。只見店主人走到魚前。叫道。陸阿哥。對你講話。琴司出去。店主人道。告主到有一家。肯出四兩銀子。琴司道。待用甚急。隨

地。照了店主人即去說知約定。次日成交。琴司次日即回。店主人到了那家。立了文契。便交銀子。回到店中。請醫服藥。正是

藥醫不死病

佛度有緣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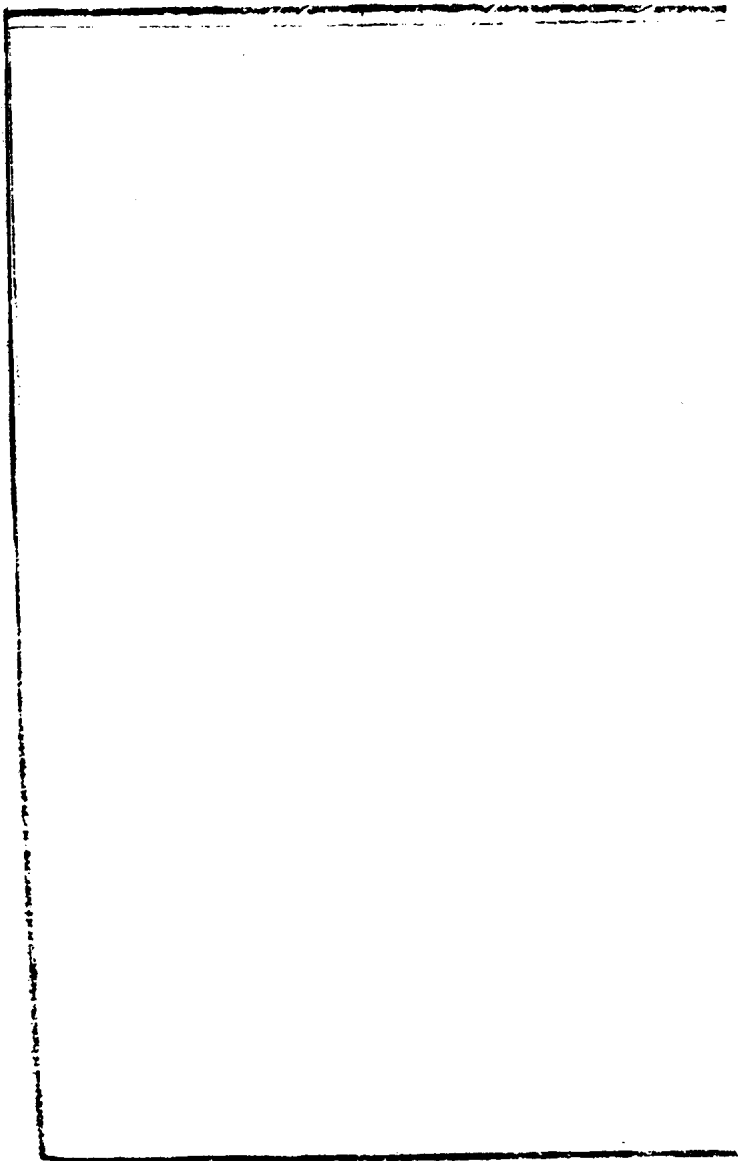
過得三五日。病即稍愈。看了。到了望月。身子強健。友生意。我病已好。你且到他家去罷。琴司拜別主人去了。且說那琴司新主。姓陳名樹。父親陳國柱。現任陝西提學。因路途遙遠。不帶家小同行。母親錢氏。課子讀書。年已一十四歲。琴司到了他家。盡頭行禮。拜見。

主母小主然後厨下相見。嫂叔弟兄平素做人滑溜。到處人歡喜。就是陳公子。知他賣身。改主。是个義僕。也知重他。毫不加以感福。一日。學公寄書轉來。書上先以請先生教公子讀書的話。十分誇薦琴司德。見對公子道。老爺書上要請先生相公。何不就請小人的舊主到好。公子道。知他學問。何如。你就輕易開口。琴司道。小人雖不知他的學問。早晚得他當初在宗裡時節。十二歲進學。十六歲補廩。後來到吉安府。候幕賓。不及回家赴考。應任久批。前進學。這个老

晏想見曉得做文章的公子。笑了一笑。道：「既如此，我就寫個帖子，你拿去請他來吃酒。」公子就寫個「即日烹煮的帖兒」，看琴司拿去。琴司走到飯店，見了主人，遞出帖子，說這緣故。友生歡喜不勝，便整頓衣冠，寫一拜帖，就去拜他。一進了門，陳公子倒屣出迎，十分禮貌。分賓坐下，敘過寒溫，茶罷，講論些古文時藝，娓娓不倦，無不透快。陳公子聽了，便道：「先生名言高論，令人領會不少。」茶罷，友生道：「不敢當下擺出酒錢。」二人把盞對飲，至更深方散，就留先生在書房。

歇宿。到了次日，公子對時親說知，要請這先生坐館。  
夫人應允。公子備了贄禮，請先生登堂上坐，拜了四  
拜。上閣書，當日坐下。不題。且說大喬出門，因陸路  
辛苦，叫了隻艚船，望長江一路而行。行了幾日，江  
中風浪滔天，難以進棹。船泊大姑山脚下，不料到了  
二更時候，江中水賊一擁上船，把主僕三人捆了去。  
在江中將箱籠什物，盡行掠盡，一點而散。正所謂  
不是一番寒徹骨，怎得梅花撲鼻香。

大喬若不遭此顛危，怎得後來夫妻團圓？這是下則





第四回

強女手三度完姻

却說大姑山下長江大流。就是丟了萬上千上落去。那匪查帳大喬合當有救。浮到一隻座船邊。船上稍水看是賊道。上流頭有一婦人來。快快救。救人拿篙的拿篙下水的下水。撈將起來。還有三五分喘息。那倉裡的官兒便叫稍婆與他解了繩子。換了衣服。要息片時。然後叫大喬到倉裡問他來歷。大喬將父母根由嫁張嫁李。以致中途遭盜的話。細細說。

一。那官兒連聲嘆息道。可憐。可憐。因把眼瞧他。一  
睡。果然面目可憎。人。不中意的。如今年已老大。還  
是。閨中處子。况又是好人家出身。流落在此。我今若  
不提携。必作溝渠之鬼。對大喬道。婚姻遲早。命中分  
。不。不。湏。性。急。我。今。救。你。為。女。你。且。在。我。身。傍。叔。住  
。一。待。我。慢。上。毫。一。个。有。才。貌。的。丈。夫。配。你。送。你。回  
。云。夫。喬。歡。喜。道。大。人。既。有。活。命。之。恩。又。成。就。孩。兒。緣  
。身。大。事。異。日。斷。環。結。草。不。足。以。報。萬。一。便。移。一。張。椅  
。兒。過。來。道。爹。上。請。坐。待。孩。兒。拜。謝。再。造。之。恩。那。官。兒

公然上坐。看他寫完。然後近坐。過了一日。沿溪討了  
兩個了。鬢陪伴大喬小姐。你道這個官兒是誰。就是  
所著陸友生教書陳份的。乃尊陳國柱。現任陝西督  
學。正去到任。也是大喬造化。遇着這個活命恩人。又  
受享榮華富貴。只苦了漢忠夫婦。已墮江魚腹中。誰  
為可憐。陳公到任。一清如水。只因為人古拗。不肯逢  
迎上司。做了三年。被按院叅了一本。降作福州知府。  
陳公即帶了大喬望園中進祭。到任之後。便差人迎  
接家眷。且說陳公子資質魯鈍。得了這個明師。朝夕

論詩論又師交情同骨肉不覺已是三秋一日聞報  
父親降作福州知府陳公子心下雖然不樂且喜任  
所不遠可以攜老挈幼同享榮華又過幾時差人已  
到即使東裝束陸友生要辭館歸家無奈這陳公  
子再三苦留不得已一同前去到了福州界上人夫  
輟馬俱已等候大家進了衙門小姐拜見母親陳公  
便將大喬來歷認知夫人夫人道女兒偌大年紀緣  
何在陝西三年不與他覓一佳偶陳公道他是吳門  
生長必配本鄉本土的人後來父母能教完聚夫人

通有理。當晚設席。陳公請先生敘話。父子師生三人  
對酌。酒至數巡。陳公道。小兒愚魯。蒙先生道說書語。  
幾君不似舊時頑劣。友生道。不敢。今郎穎悟過人。開  
一知十曉。生荒疎已久。恐不堪為。今郎師範。望大人  
責責。兩邊問些行踪。論些書史。直到更深。方散。次日  
公子即同先生後園讀書。此時正是三月初旬。牡丹  
大發。大喬小姐隨了三四个丫鬟。到後園賞花。轉過  
牆。發不料與友生打個照面。友生連忙迴避。書房去  
了。丫鬟隨了小姐。各處觀花。遊玩。盡興。方回那知這

落○友○生○潤○破○紙○窓○梢○之○窺○視○想○遺○這○小○姐○豈○然○靖  
翠○滿○頭○並○無○半○分○顏○色○故○此○倍○大○年○紀○尚○未○達○人○境  
誤○青○春○深○為○可○惜○把○眼○兒○直○送○他○進○了○園○門○方○繞○走  
開○這○般○莫○息○道○小○姐○小○姐○你○的○苦○就○是○我○的○若○一○般○  
嘆○嗟○友○生○才○貌○兼○全○今○日○也○像○你○孤○身○獨○自○若○論○起  
我○來○你○這○孤○孀○亦○不○為○過○正○是

好○醜○形○雖○異

孤○燈○兩○地○同

這○一○席○想○不○過○是○偶○然○觸○興○也○就○丟○開○手○的○那○知○這○  
心○兒○裡○到○朝○上○暮○上○把○這○小○姐○牽○掛○起○來○動○了○無○限○

要楚追前想後。自悔當初少年全無主意。父母為我  
娶了濮氏。雖然容貌醜陋。也是花燭夫妻。謀何逃走  
出門。後來醜了花氏。也就罷了。為何一年之內。並不  
與他同床。都是這等強盜可恨。從我出門。我就立定  
主意。竟不回去。若強盜不捉我出來。我或者回心轉  
意也。未可知。如今今年將四十。自孤身。早知今日要  
涼。恨當初執性。正是

一着不到處

滿盤俱是空

父母年過六旬。不能通膝下。這兩家的女兒。或

或守不知下落朝雲巧二十年不見想已老成已  
所前：後：思想一番淚如泉湧哽咽不住哭了一  
場不覺神思困倦袖肱而枕忽見兩個婦人走進房  
裏道：來相公喬念特來奉候台階友生打眼一看却  
是巧：與朝雲友生蕭見江東欲要迴避却也不及  
巧：通相公何其負心不聽教言以致今日友生通  
巧：通相公何其負心不聽教言以致今日友生通  
是一位千金小姐你若再臨前轅則終身不獲有緣  
矣友生通頓教頓顙見朝雲一把扯住道姑爺還



何在那相親處

便向

書箱中取出通與報巧王即將破媒相親的話說知友生友生道聽你說來你二人已作黃泉之鬼二人見他說明是鬼不復再言化作一風而去友生連忙四下追尋並無踪影知他的真是鬼便喊叫起來一時覺醒原來是夢即去尋那汗巾早已放在他拿去因想前事都是着鬼汗巾來歷一向懷着鬼胎尚作十分珍重今日方知來歷重加嘆息不在話一

却說巧○朝雲生前抱恨○死後李寬○故一靈到此○  
將這醜婦與他為妻○雖然是姻緣○今定其寔是這面  
個人牽合得自然○前番做媒不就○仍恐後來漏網○  
又花這一夢○却被友生叫破○化風而去○自此之後○二  
人○隱○眠○已○滿○來○到○聞○王○案○前○查○他○二○人○生○前○並○無○過  
犯○遊○魂○二○十○年○大○有○功○于○漢○氏○看○他○二○人○托○漢○氏○胎  
中○為○陸○門○子○嗣○貴○顯○異○常○光○門○耀○第○到○也○是○一○宗○因  
果○不○說○二○人○托○生○且○說○陸○友○生○得○了○這○夢○想○那○千○金  
小○姐○必○是○陳○公○之○女○十○分○歡○喜○道○若○得○此○女○為○妻○

柱○了○奔○波○二○十○載○因○是○把○這○小○姐○想○來○想○去○事○也○不○  
讀○飯○也○懶○喫○懶○上○的○害○起○相○思○病○來○藥○道○小○姐○深○閨○  
獨○處○受○盡○妻○涼○我○陸○友○生○客○館○孤○寒○耽○盡○寂○寞○天○呵○  
何○不○將○我○們○二○人○赤○繩○繫○足○借○老○白○頭○到○也○兩○人○都○  
有○着○落○只○是○有○個○緣○故○陳○公○為○人○執○拗○他○如○何○肯○將○  
女○兒○配○我○這○个○浮○萍○的○過○客○即○使○陳○公○肯○手○那○小○姐○  
也○未○必○樂○從○嫁○我○這○个○教○書○的○先○生○就○是○兩○人○都○可○  
我○却○也○無○階○而○入○不○便○央○人○作○伐○又○不○好○自○己○開○口○  
就○是○自○己○開○口○此○老○若○不○應○承○反○討○西○一○場○沒○趣○師○

友之聞亦不雅道。其寔想來他是千金小姐。我是飽學秀才。我不嫌他醜。他不嫌我貧。就嫁了我。也不爲屈他。千思萬想。這事必竟做不來。只好望梅止渴而已。且說文宗落學。發牌歲試。陳公子要先先生改。了陳姓。隨任赴考。友生改名陳衡。兩人進去。俱是得意。先生進了批首。陳公子進在第三。兩人俱准入場。到了秋闈三場。已舉先生。共八十名外。陳公子中了同

分賓主。一則是年姪。二來認做親子中的。三來陳公  
向有此心。要將大喬許配先生。所以這日大喬不出  
相見。陳公夫婦坐了上席。先生西向。公子東向。大家  
歡飲。盡醉方休。到了次日。少不得會同年兄。主考接  
連忙了一月。方開一日。陳公對夫人道。我正要將大  
喬配與先生。如今他已中了。不要錯過這個好機會。  
夫人道。只是女兒容貌粗陋。年紀又大。先生倘若不  
中意。如之奈何。陳公道。且做了親。再作道理。當日就  
去拜了一個相知。姓柯名永。央他作伐。柯永應允。即

便來拜友生。說起陳公小姐婚事。你道友生正是渴  
想不到的人。今日陳公時就有個不納的理。便滿口  
應承。選了吉日。寸絲為定。就在府裡成親。到了花燭  
之夜。合巹已完。歸到洞房。那友生接了小姐香肩。將  
小銀缸把他花容照了一照。嘆口氣道。我的命。我的  
命。小姐答道。我的心。肝。我的心。肝。友生笑了一笑。便  
走了。開來小姐怒道。我不過因你見愛。叫我這聲。我  
不好拂你意思。答你這句。為何你就笑我。友生道。早  
人也不是笑小姐。也不是叫小姐。卑人只怨自己的。

命故○此嘆息○小姐更怒道○你落泊江湖○虧我兄弟○留  
你棲身○如今又虧我父親○隨任得第○我一個千金小  
姐○翠遠珠圓○難道配不得你○這個齋舉人○過你還要  
怨命○說罷○號啕大哭○起來友生再三哀求○苦勸他○越  
發○哭得○响○了一頭○哭了一頭○裏道○你分明○嫌我○醜○要  
思○量○逃走○麼○你若○走了○我就○叫○爹○上○你○一○頓○車○你  
前程○害○你○性命○說罷○又○哭○友○生○忙○了○手○脚○恐○怕○東○公  
夫婦○聽見○不好意思○連忙○雙○膝○跪○下○道○小姐○暫○寬○初  
次○已○後○再○不敢○冒○犯○龍○顏○便○將○衣○袖○去○掩○他○一○尺○欄

的大。大喬見他十分周旋，也便住嘴問道：「畢竟你這怨命爲着何事？」可一，說與我聽。若有半句詭言，罰你跪到天亮。」友生道：「卑人十八歲時，立定主意要娶个蓋世無雙的美女爲妻。不料一時父親爲我配了濮小川的女兒，十分醜陋。拜了花燭，我就逃走出門。後來又娶了孔方的女兒，也是一般。我又別而行。如今娶着小姐，相貌端莊，十分中意。這個嘆息，只爲卑人命裡該娶千金小姐，故不肯與這等出奇醜。爲婚，豈不是我的命？」小姐聽了這篇說話，納不住。



的○笑○了○一○笑○扶○他○起○來○道○你○的○命○就○是○我○的○命○我○當○  
初○嫁○了○一○個○陸○士○善○拜○了○花○燭○逃○走○了○後○來○  
了○一○個○嚴○豫○也○逃○走○了○如○今○嫁○着○相○公○恐○怕○  
逃○走○所○以○這○終○合○羞○答○應○你○這○一○句○友○生○道○聽○你○說○  
未○那○陸○士○善○是○我○嚴○豫○也○是○我○今○日○娶○小○姐○的○陳○爾○  
亦○是○我○難○道○小○姐○就○是○僕○家○的○女○兒○孔○家○的○令○愛○和○  
成○夫○喬○道○我○也○不○必○瞞○你○那○僕○小○小○的○女○兒○是○我○花○  
方○的○阿○愛○也○是○我○今○日○嫁○你○的○小○姐○亦○是○我○友○生○道○  
我○說○天○下○那○有○第○一○位○畢○竟○還○是○你○真○姻○

所難違。兩個說笑一場。解衣就寢。方纔言語參差。少  
不符。被窩中去和事。一個是半老舍花的閨女。一個  
是老童大曠的花男。何須謹避。不必推辭。携雲握雨。  
竟赴高唐。友生到了此時。也不管他上邊的醜陋。只  
受用下面的地盤。心裡猶是怨悵自己。不是什麼要  
緊。兩人丟却了二十載風流。空自偷香。偷香到頭。搖  
是夫妻。一夜歡娛。自不必說。次日對陳公  
各。稱奇不已。

川寶集人建宮系吸明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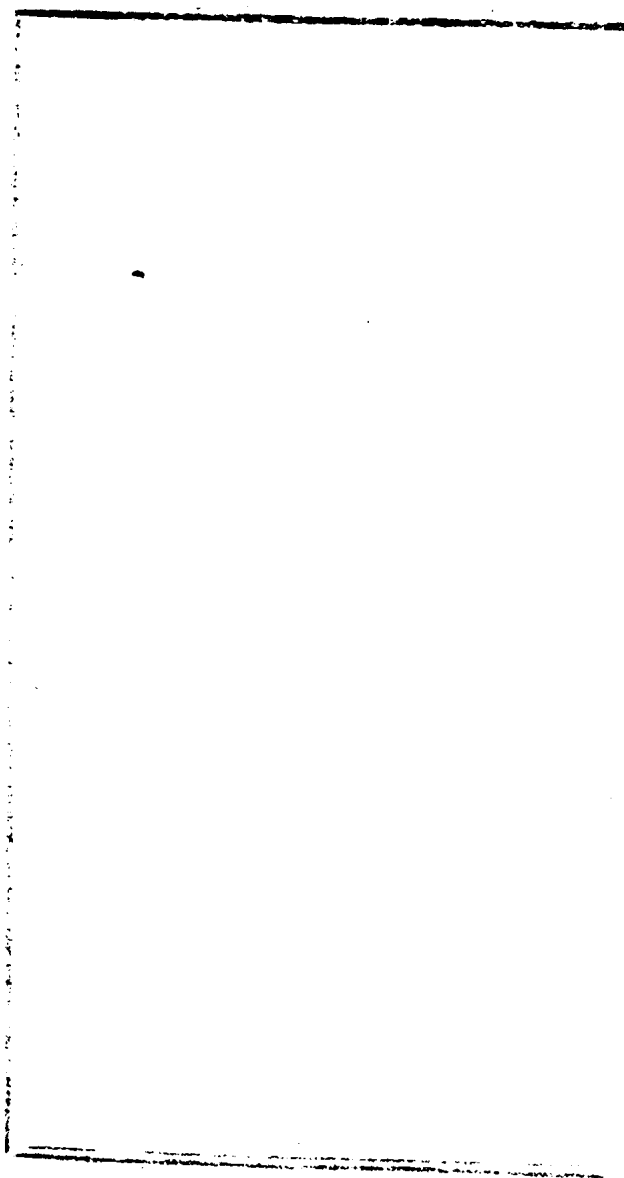
只有嚴太守寄得一書。來方知下落。後來音信杳然。幸喜又生了一個女兒。小名代兒。以女代兒之義。年已一十六歲。天成夫婦。庶幾膝下有人。不致晚年寂寞。一日正在廳前閒坐。忽見一人歡容滿面。走道前來。雙膝跪下。道。爹上孩兒萬死。今日回來了。那天成老眼朦朧。仔細定睛一看。一把拉住道。我的兒。你撇我二十年。好教我遇救也。一時悲喜交集。鼻涕眼淚。哭个不住。蕭氏在內。聽見老兒啼哭。不知甚麼原

故同了女兒趕將出來。友生見了跪拜一通。三人抱頭大哭。只有代兄不知。連忙迴避。天成對代兄道。這是你的親哥哥。出去二十年。今日方回。快些走來見兄。兄見了友生。福了兩福。四人坐下。闊別已久。一言難盡。友生且道。把自己中舉娶獲小川的女兒情跡說了一遍。父母不勝歡喜。即差人到船中接取行李。請媳婦上岸。琴司在陳公處亦配一個義女。路上服事一同回來。天成又差人通知濮家。濮小川夫婦不一時俱來。大壽已到。滿堂點了香燭。友生夫妻從

新拜了家堂。恭拜兩家雙親。擺下團圓筵席。不勝歡  
喜。酒席之間。把二十年事跡。你說一通。我訴一通。說  
到歡喜時。大家笑一場。說到苦楚時。大家哭一會。此  
時只有濮小川夫婦。十分報顏。當初說女兒死了。緣  
何又在這裡。陸家雖然不題。他却于心。有愧。當晚盡  
歡而散。友生次日問起。巧云。朝雲俱說死了。十七八  
年。友生不勝痛悼。追思昔年恩愛。一旦無影無踪。那  
知這巧云。朝雲。又到你家。接代香火。這都是前緣宿  
債。暗裡分明。離合之間。如有神助。過了一年。陳公任

滿就同兒子進京會試。道經蘇州來拜陸天成。友生即排筵席飲酒中間。就說起陳公子姻事。友生要將妹子代兒配他。陳公應允。對天成道。路途倉卒。不曾備得聘金。奈何。天成道。小兒久蒙骨肉之愛。安用禮儀。次日陳公差人送金如意一握。銀鼎一座。以為納言之敬。盤桓數日。即同友生上京應試。到得春闈。二人俱中三甲進士。該選知縣。候缺。員。東公已補了海鹽。一同回來。友生就與子完了姻事。大家榮任。後來友生二子俱登兩榜。夫妻二人壽登九秩。子

孫○於○萬○斯○年○可○見○天○下○的○事○人○莫○之○為○而○為○莫○之○  
致○而○至○都○是○天○也○命○也○非○人○之○所○能○為○也○思○之○也○





新刊詩天虹卷之四

藝林斗山學士初編  
聖永艾納老人謹訂

第一則

建月宮歸城道初

詩曰

月明風靜野雲閒

世事如同棋一局

把酒高歌樂自然

但存正道對蒼天

天道不正則風雨愆期人生災福君道不正則政治

不修。民多奸。說人。道不正。則惟。不修。家。冬。邪。國。荒。  
時。年。大。水。周。朝。太。月。隕。霜。漢。代。白。虹。貫。日。玄。宗。偏。  
野。飛。蝗。這。是。天。道。不。正。的。所。在。還。有。君。道。不。正。的。如。  
當。初。秦。始。皇。滅。了。六。國。天。下。一。統。若。肯。憂。勤。惕。勵。修。  
遠。行。仁。傳。代。子。孫。萬。世。也。未。可。知。忽。然。聽。信。方。士。之。  
言。說。海。外。去。求。神。仙。其。時。就。有。一。個。黃。冠。道。士。見。始。  
皇。素。巡。伏。謁。道。左。誇。街。仙。術。變。幻。神。奇。歷。如。見。婦。  
皇。聽。他。言。語。半。信。半。疑。道。臣。因。東。巡。未。遑。接。教。待。回。  
轅。之。日。差。人。召。你。與。朕。細。談。道。士。告。退。即。駕。一。乘。白。

雲飄然而去。始皇見他如此奇異。懊悔當面錯過。神  
仙空勞海外。跋涉。忽封了泰山。立時回朝。早已這  
道士俯伏朝門之外。內官啟奏。始皇即宣入宮。對坐  
談話。十分起敬。始皇問他行踪。便答貧道蒼梧北海  
頃刻翱翔。那有定跡。只因天上玉清宮門。檻向  
禮遇。擇八寶裝成。因年深日久。盡行蠹壞。貧道  
將銀子築實造成。以耐永久。並壯觀瞻。不識陛下  
恩。微試大開弘願否。始皇道。門檻之費。能值幾何。但  
不知宮門長短濶狹。也要比个数來。道士道。貧道已

曾皇過丈一丈一尺。潤二尺。高一尺。湏得三萬六千。兩方。裏。皇即遣宮人。將內帑錢糧。如數發出。印。與許多。鑲匠。主限五日。造成四面。雕鑿龍鳳花鳥。木雲紋。極其工巧。恰皇對道士說。這樣一條重檻。如。上得。天去。道士說。不煩陛下。過慮。貧道五日後。親來領。果。到了五日之後。只見一隻白鶴。飛入宮來。將門檻。啣在口中。猶如一蒂之輕。飛向空中。冉冉而。上。恰皇。佇目久之。見他竟入雲中去了。滿宮之人。無不駭異。俱道。天子福洪。有此奇。遇。恰皇亦道。自己福。

德所致各人稱揚不已。誰知到了五年之後，那道士  
以於俗粧將一塊銀子到銀鋪內傾銷。銀匠認得上  
有鳳翅龍紋，向在皇宮所造的，即將銀子兌換與他。  
施長所之首告在縣，官即差捕役多人親自到彼  
捕獲那道士，見了衆人，知覺來意，將身一縮，竟入地  
中去了。差人四下搜尋，並無踪跡，直搜到大樹根頭，  
見有衣裳露出尺許，知縣曉得是個妖道，即將豬狗  
血熬空，噙去衆人掘下。這道士直僵僵立在土中，  
門檻就在脚下。衆人拿起，將繩捆了，便把門檻掘開。

用百數人扛拽而出。一同解赴始皇。始皇旨下。將通  
士。斷了爵。罪銀門檻依舊抬入宮來。歸于內帑。這是  
民生好說。的所在。如今單說一個人。道不正的故事。  
在嘉靖年間。浙江嚴州府遂安縣地方。有个進士姓  
郭名林。號仙公。曾任山東兗州太守。丁艱在家。夫人  
元氏。年及五旬。生有一位公子。兩位小姐。公子名喚  
郭宗賢。年方一十九歲。早已誦芹入泮。大小姐年方  
十六。乳名珍珠。二小姐年方十二。乳名掌珠。珍珠小  
姐。生來情性開雅。喜怒不形。愛吃的是清茶淡飯。愛

穿的是縞衣素裳。身面上若著一點濃艷的顏色。他  
裏坐卧不安。必欲去之後。已這樣一個性情。要時得  
體貌自然。出入頭地的了。母親見他如此。旋來常感  
以婦娥呼之。一日中秋佳節。桂花盛開。郭仙公與夫  
人在廳前賞月觀花。正是月映杯中。香浮席上。酒至  
數巡。仙公道。今日玉宇無塵。冰壺映徹。只少婦娥開  
了月宮。幻作霓裳之舞。夫人聽見婦娥二字。只道喚  
大女孩兒。忙對丫鬟道。請大小姐出來了。丫鬟走進  
房。隨了小姐。行至階下。夫人笑道。相公婦娥來了。仙

公將女兒定晴一看源身編

花容頭

窈窕。宛然。三人相似。對夫人道。女兒雖似婦人。素無  
廣寒宮貯之。只見珍珠小姐款步登堂。見禮已畢。依  
傍坐下。三人飲了幾盃。看了月轉西斜。收拾綺筵。歸  
房就寢。仙公想道。女兒有此美質。儼似嫦娥。不若把  
後園起造一所月宮。將女兒貯在裡面。然後招他一  
个出元的女婿。豈不光顯門楣。正是

月中拔桂迎仙客

天下瞻雲賀狀元

仙公一夜尋思。次早梳洗已畢。到後園前。後



揣量一番。覺得基址。燭寒。難于布置。湏得十畝閒曠之地。纔可展舒。躊躇道。只好在城外擇地。便了。當下隨了兩個家人。乘了小轎。離城數里。是個靜僻去處。中有平洋大地。四望皆山。景致甚雅。仙公差人訪其業主。用價買了。不日鳩工。變出五六千金。整整造了一年。果然十分齊整。那時正值中秋前後。只見

素宇橫空。銀河耿漢。簷牙高啄。魚鱗五彩。苑粧地勢。舒迴。却借天花。點綴。管絃嘔啞。常聽帝子之靈。笑。燕喧和。半數。幽之瑟。明星爛。救鏡。

齊開冷袖。皓髮初成。脂水絕。漲流之膩。  
滿室。冷。白雲片。飛出洞房。皓雪層。  
堆。素壁。挂。盡。散黃金之粟。蟾光吐白壁之烟。  
漫無。接。璇室。偏宜王女。瑤娥。

新說。仙公造完月宮。門樓上置一匾額。寫着廣寒清  
虛之館。珍珠小姐梳粧雅淡。綴蕭疎。即差幾房家  
人。十數侍女。左右服事。送住在宮中。終日登山臨水。  
賞月觀花。一日到了黃昏。月朗星稀。雲開風靜。小姐  
登樓。宵臨上賞。月到了二更時分。只見窗外。飄風四

草木震慄。俄而鴉飛鵲舞。新霽。肅。涼。帝。鄉。是。候。司。馬。  
更。離。猶。而。來。小。姐。即。忙。欲。歸。外。房。只。見。臨。後。走。來。打。  
更。一。個。白。額。猛。虎。跳。入。閣。中。將。小。姐。一。撲。攔。了。就。走。  
侍。女。在。傍。驚。得。魂。飛。魄。散。連。忙。傳。與。蒼。頭。衆。人。趕。來。  
却。不。見。了。小。姐。大。家。忙。了。手。脚。即。時。點。起。火。把。四。山。  
搜。尋。絕。無。影。响。星。夜。趕。入。城。來。報。知。仙。公。夫。婦。仙。公。  
十。分。追。悔。恁。着。大。人。道。好。一。個。女。兒。將。他。比。爲。婦。  
娥。如。今。離。却。月。宮。不。知。那。裡。去。了。夫。人。怨。着。仙。公。道。  
大。女。兒。本。該。放。在。身。傍。誰。入。教。你。造。這。勾。魂。的。月。

送了性命。人互相怨。恨不勝悲楚。便隨了家。  
出城來到月宮。痛哭一場。差人滿山尋覓。骨殖歸塋。  
家人尋了數日。並不見影。也只得罷了。仙公夫妻望  
空哭祭一番。將這些役人。使女依舊收拾回去。不在  
話下。正是

廣寒宮裡無人伴

哭殺嫦娥被虎啣

且說山後。就是蘭谿地方。有个樵夫。姓金。原是市上  
賣柴為業。夫妻二人。年老無嗣。忽一日街頭遇着一  
个小子。年方六歲。身上衣服。甚是華麗。相貌却也端

莊兩眼望着南北張皇。東西回頭。却原來是個迷失。  
路。余汪。淚落金老頭。他回來。當作。慨吟之子。取名。  
金玉。恐他曉得。父母。的來歷。日後。認得。回家。金老。  
搬家。春入山。居住。遠却。市上。百有餘里。日常。也不許。  
他。輕易。在人。前。出口。所以。山中人。不知。來歷。竟。認。以。  
為。親生。兒子。一般。後。來。金老。夫妻。去世。他就。接着。秋。  
柴。生意。年。已。將近。十一。日。早起。上山。砍柴。陰風。慘。  
白。露。咬。轉。過。山。灣。只見。一個。鰥。寡。中。良。婦。  
人。啼。哭。聲。向。金玉。上。前。張。望。卻。是。一個。絕。美。婦。人。珠。

草滿頭仰天號泣。拜道：救命！救命！金玉想道：這樣一個婦人救他起來，不要說嫁我為妻，只這一頭珠玉也應謝我。連忙把那寶木炭開解去，繩子無奈這寶匣有數丈之深，難于伸擺。想了一會，便向扁擔頭拿野繚索索子解開放下。那婦人捏定索頭，隨勢而將金玉倒頭四拜。金玉正待開口問他來歷，那婦人向空裏說：「變成一個老虎，急急而去。」驚得那金玉回地氣，滾下地。看時，不知去向。金玉想了想，只是說：「這虎上山砍柴，不說金玉一路尋思，且把這老虎的來。」

歷訪个明白。却說蘭谿山中。峭崖上有个道士。姓蕭名道延。他在这个所在。食松食栢。養氣修元。功夫已成。八九一日。魔頭到來。思量要吃主人。腦子閉目。坐在崖上。想道。頭是變了老虎。方得此食。偶然到二廟裡。佛櫃之下。藏着一張虎皮。道士將來穿了。想道。雲髮七籤內有黃龍三變神咒。奉地變成一個猛虎。雄心陡發。橫行山曲。見人便咬。因此驚動地方人。人畏怖。官府差獵戶。隨山掘穿。論此張羅。那日這虎走出山來。陷入筭中。他就變為婦人。劉、風看這個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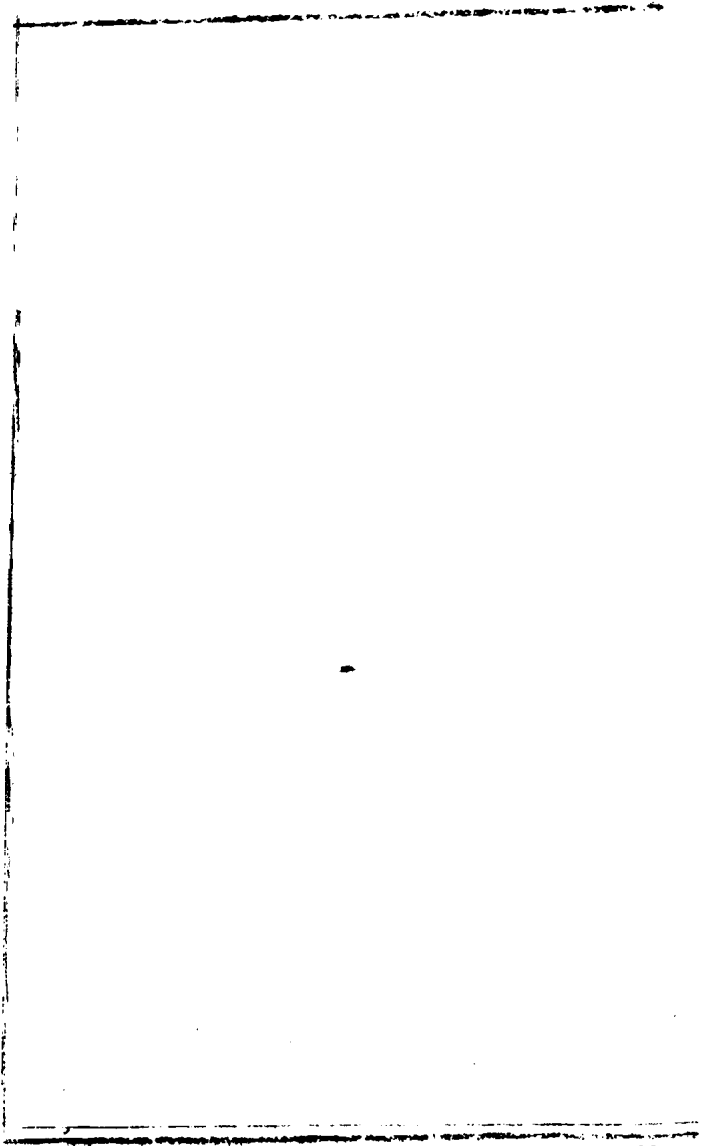
夫救他脫離羅網。道士每感金王活命之恩。憐他孤身獨處。要覓一個佳耦。與他正撞着郭仙公。起造月宮。與小姐居住。那道士就發這點報德的心腸。將這珍珠小姐。齎去。要與那樵夫為妻。却是不知樵夫住在何處。且把小姐放在洞中。自己去念了脫皮的咒兒。依舊變成道士。去訪樵夫住居。不題。且說小姐被虎拖了五六十個山頭。驚得四肢酥軟。胸中止得微。一線氣息。那道士燒了滾湯。拿了一丸定心膏。將灌在小姐口內。看了一匙醒。復知人事。曉得被虎拖



來幸而不爲所望。慢一起身。四面一看。只見石桌石  
櫈。石桌石柱。在一個石室之中。開門七事。無一不備。  
却似一分小小人家。小姐想道。這老虎抱我至此。不  
知何意。我且走出洞門。取路尋著自己月宮。回去便  
了。只見洞外古木寒鴉。颯風絕。無人烟。不到之處。豺  
狼馳驟。其中小姐行。且止。不勝苦楚。復入洞來。大  
哭一場。不覺腹中饑餓。看見盆中光亮。小姐便  
到灶下。煮起火來。煮好了飯。喫了。喫了一碗。坐  
在那裡。這道士提了些辟邪虎鹿之藥。走進洞來。見

了小姐放下行禮。小姐曉得是李道士修真之術。  
便上前拜道。妾本郭知府女兒。被虎花到此處。望師  
父送。回。多謝你些。金帛。道士道。這個使侍貧道先  
打聽了小姐府中住處。然後送小姐回府。有居小姐  
寬住數日。只是深山之中。飲食臥具。不稱小姐應用。  
望乞恕。小姐道。有个緣故。孤兒寡女。居此山僻。未  
免。李下本。田被人嘲笑。道士道。小姐羞矣。貧道苦修  
五十餘年。將有所得。豈生此邪念。而虧我一簣之功。  
不必迴慮。道士即轉身出來。小姐想道。這道士

欲比禮貌甚恭料無觀觀之心。五看他說間動  
何知便可放心。道士走到山外拿了一扇窗簾。將  
廟中一宅分為兩院。小姐在內。道士在小。到得晚  
裏了夜。臘小姐和衣就睡。這道士在簾外。燈光之  
裏咬大嚼。吞嚥咕咕之聲。甚是觸耳。小姐雖走  
香床在那簾簾縫中。張望只見道士拿了一個人  
在那裡咬嚼。小姐心裏。猶如小兒。竟不覺。露曉得  
已的身子。終不為所愛。但中。如此。人看胆子  
張望許久。只見。把拳頭在那。



第二列

施中呢弄假成真

那說珍珠小姐看見道士如此兇橫。料我心驚。依舊  
進了。想道。這道士到此。黃夜不來。污我。回家。日子  
有望了。又想道。他既是个老虎。我在這裡。是這口中  
之物。他如何肯放我回去。翻來覆去。一夜無眠。且看  
明日動靜。便知凶吉。到得天明。道士進來。見過小姐。  
看那昨日所進的野味。全然不動。他就拿了出去。少  
頃提了一籃瓜果。放在厨下。依舊去了。小姐看見這

此瓜果東西。勉強已了。數个當晚。又去看他。面許依  
然如此。知他能更人變虎。起初覺也心慌。後來看上  
不在意了。一連過了半月。小姐對道士說。要離家半  
月。恩親若渴。求師父送我回家。所許之謝。決不食言。  
道士道。貧道已出山打聽郭老爺府上。離此一月路。  
程。費道一時缺少盤纏。故此耽擱。小姐想道。我來止  
得一夜。如何就有一月。這分明是道士弄鬼。再三哀  
求。要他送回。道士只得把自己陷穽。樵夫救他。要將  
小姐配與為妻。道此情跡。細上說與小姐聽了。小姐

道○既○要○如○此○何○不○送○我○回○家○對○父○母○說○了○明○媒○正○娶○  
何○等○不○好○道○士○道○使○不○得○使○不○得○你○家○老○爺○如○可○  
將○他○枝○枝○的○女○兒○配○與○樵○夫○為○妻○小○姐○自○意○心○用○  
貧○道○竟○着○了○自○有○好○處○小○姐○鼻○涕○眼○泪○苦○衷○感○泣○  
士○只○是○不○從○沒○奈○何○只○得○回○報○肚○腸○看○他○怎○生○發○付○  
看○不○覺○又○是○一○月○小○姐○想○道○這○道○士○惡○酸○作○態○  
何○穿○了○虎○皮○念○起○咒○來○便○變○成○虎○他○金○的○咒○我○之○惡○  
得○耳○發○只○是○他○這○虎○皮○日○日○戴○過○急○如○不○能○到○手○一○  
日○道○士○起○早○出○門○小○姐○走○到○同○口○四○下○尋○覓○只○見○石○

室之上。有一窗。小娘將棍兒爬上。破將出來。將裏  
不勝將來穿在身上。念起咒米。翻身一跳。身子懸空。  
有力。權武揚威。急急。聲山川震動。草木零落。縣是  
搖頭。竟出洞門。去。心下想道。我如今回到家。中。父  
母。也不認我。恐城市。中。又不便安插身子。不如且走  
到月宮去。看一番。再作道理。走。過。松山頭。望見。莊  
園。幾。亭臺。小峰。想道。此。處。是。我。故。土。了。便。一。个。虎  
跳。打到。門。前。只見。門。庭。蕭。索。草木。盡。然。不。似。舊。時。官  
廳。小。娘。便。將。頭。在。門。上。一。撞。那。門。已。是。洞。開。了。



素走將進去。四顧凄然。悲楚不勝。看了一回。想道。我如今不若脫去皮毛。依舊成了人形。寄信與父母。等我回去。何等不好。便把渾身抖搜。全然佈露。不脫心中大怒道。我這張虎皮。若脫不去。終身成了畜類。我這花容月貌。撇却東流。如何是好。便放聲大呼。走來武爪張牙。橫衝直撞。氣成如雷。把一座月宮。頃刻欲得七歪八倒。埋頭喪氣。依舊入山中去了。不題。且說山前山後人家。聽見郭衙月宮。并了。都來觀看。這此箇緣由。便來人順手搭轎。回去。不料郭仙公。七通。

即差家人起來扶起看見衆人跪下扯住家人問了  
幾個放在黃溪正家裡送官私下先是吊打衆人半  
皆連天千求萬告只見門前走過一個道士語得哭  
聲恹恹進內來看其中一人是救他出牢的恩人  
夫訪了月餘不獲親面今日不期而遇便走上前討  
官家道列位老施主貧道不識時宜有一言相懇  
人道師父你是地方長者有話說來明日要借重  
做個証見道士道衆人我也不管也只是這个後生  
是貧道的侄兒欲要買賣養我老身今日一會短見

得罪列位。貧道有一薄禮奉送。望乞寬宥。請過此。兩一錠雪白銀子。過去。衆人歡喜。收了。道士謝了衆人。要領金玉曰。去。衆人扯住道。承你寬惠。只除不吊打。明日送官。是要去的。道士再三求告。衆人不肯。金玉將道士一位。到門背後。問道。師父。我與你什麼相。交。你將這五兩銀子救我。道士道。你不要管他。我慚。與你說明。只是今日。他們不肯放你。奈何。金三道。若是師父救得無事。生死不忘。道士想了一想。有了。明早。你請一個老虎。走來。衆人畢竟懸。懸。伴。



通這是我養命之本。如今失了。豈不滅死。又自言自語。通我到也罷了。只是這個樵夫。我約明早到黃溪。正家裡去救他的。如今失了這件東西。豈不失信于恩人麼。說罷。又哭。小姐在外聽得明白。一路竟到黃溪。候正門前等候。只見衆人正在裡面吃早飯。小姐跳入中堂。衆人躲避不及。骨上碌碌滾做一堆。只有金王心照全然不動。小姐把他一口嚙了。打了兩個處。跳上到洞邊。此時洞門尚開。道士在內嘆氣連天。小姐放下金玉。將要在門上撞了我下。避在側邊。道士

聽見門响。披衣起來開門。只見直裰。一個死屍橫  
 在門口。道士定睛一看。認得就是昨日要救的樵夫。  
 登喜不勝。連忙燒起湯來。將定心丹。磨和湯送下。  
 金玉漸上甦醒。道士扶進洞中坐下。看他來的緣故。  
 金玉說道。道士十分詫異。暗合已言。也不說出。道士  
 說。把自己隔窰。變作婦人。感他救出。要將小姐與他  
 為妻。一一說了。金玉雖知舊時這段奇跡。今日方明。  
 與了牛膝。作別歸家。不在話下。且說這夥管家地方。  
 見金玉若屍。所金帶了餘黨入城。送官究治。官府審

明賣了二十趕散不題。且說珍珠小姐聽見想道：「這道士說來，他是我的丈夫。我方纔仔細看他相貌，魁梧眉目軒豁，像個貴家之子。眼前雖則採樵，他日必然成器。我嫁了他，也便罷了。有個緣故，只是我身上這件皮毛雞子，却下肚中餓餓，無物可餐。我如今不若去坐在樵夫家裡，顯個神通。一者聊度口腹，二來圖個出身。成了佳耦，却不是好一徑先來將門首拜下，坐在裡面。金玉走到門前，見門大開，知是家中失賊，四下檢點，並不失脫，轉到房中，看見這個東二。」

得得兩眼直睜口如鐵筆室外就走想道這个以老  
我卻認得就是早間救我到道士家去的如今又來  
却是索識不識難道早間不認得我持來領情的麼  
想來殊為不解待我再去張他一張小姐見了金玉  
把頭點點金玉驚得直跳又跑了出來正遇着鄰家  
一隻狗子走過他拿了丟在老虎面前說道阿哥  
薄汝末你飽吃飽食別處煩惱那狗子驚得四脚  
朝天只是教上叫喊姐將鼻子在他身上嗅了一  
嗅掉轉頭顧金玉歡喜道好了好了這老虎是吃素



狗肉不吃何况人肉大着胆走到身邊將手要拿  
上頭上拂他幾下看他動靜又縮手道且住若要  
此放肆俗語說得好老虎頭上豈是撓得癢的想來  
與計可施只得由他罷了且到厨下燒火做飯只見  
這老虎走向灶邊搖唇鼓舌似有求食之狀金玉盞  
了一碗飯放在地下老虎把舌頭不消一語而盡金  
玉又盞些與他吃完依舊坐在那裡自己也喫了夜  
飯盞燈上床就寢老虎也就走到床前埋頭瞑目也  
言睡了金玉睡夢之中只見一个如花似玉的女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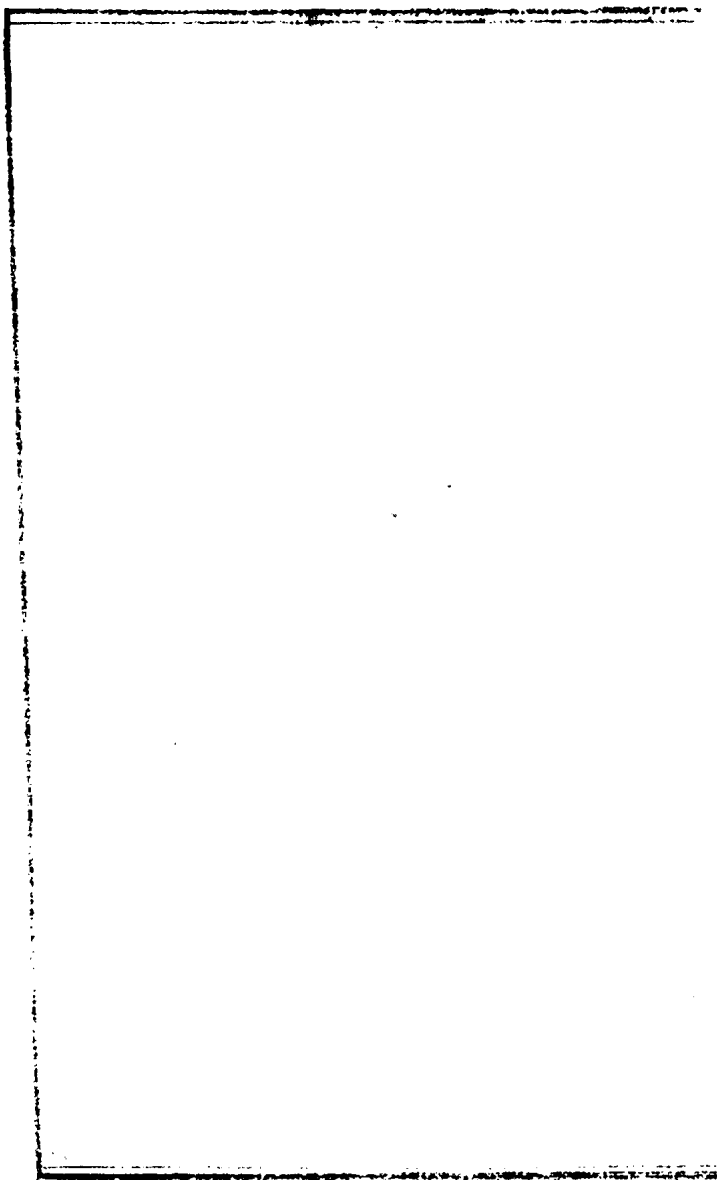
金王看見問他來歷。女子道：妾乃郭太守之兒。與君有緣。俗號金王曉得道士日間所言。定氣。熟。拖在床上解衣就寢。兩人極盡歡娛。如夢。醒。定。腰。肢。沉。睡。去。一。覺。醒。來。却。不。見。女。子。了。見。這。老。虎。的。頭。已。在。枕。邊。驚。得。一。身。冷。汗。連。忙。下。床。來。睡。了。次。日。想。了。十。分。疑。惑。這。女。子。晚。間。睡。了。又。起。曲。盡。枕。邊。情。趣。要。與。金。王。立。誓。就。此。不。嫁。了。金。子。那。時。不。但。要。做。夫。要。就。是。要。他。性。命。也。肯。懸。托。出。當。下。應。允。枕。邊。發。下。千。條。誓。愿。次。日。起。來。

主想道這分明是老虎作怪○迷藏人心○我須立定主  
意○速他○總是張得老虎出門○連忙去收拾被蓆衣服○  
一遭烟去了○正是

落花有意○隨流水

流水無情○戀落花

畢竟不知這虎走向何處○追尋下則自然詳悉○



### 第三則

道士血污還本性

却說珍珠小姐自與金玉做了兩夜夢裡夫妻十分親熱到了晚間不見樵夫回來次日往外追尋那知金玉正在一個朋友人家正走出門劈面撞着小姐歡喜不勝搖頭擺尾隨了入內那些人見了老虎走來驚得搖旗吶喊金玉道你們不要慌張這老虎是我家養家的吃得一口長素衆人以爲奇異走籠來看不然溫存如大相似大家拿些葷腥與他：却不吃

三人頓頭。互問到地面前。就如吞蝴蝶一般。哄動了。兩頭。前後。拿了一素菜。來看老虎。到教這老虎吃得。不。滿。頃。自。此。月。餘。人。也。看。得。平。常。了。老虎也看。不。得。吃了。金三想道。此處人烟稀少。不能供我兩個衣食。不若遠走他方。再生計較。一路竟到金華地方。把老虎。藏在山谷之內。自己扮作仙人。模樣。大言。道。我能。伏虎。以安。靜。地方。只要布施錢糧百金。蓋造。茅庵。施。王。若肯。委。成。我。便。騎。着。老虎。到來。與。你。們。看。衆。人。道。你。果。然。騎。得。虎。來。我們。就。送。銀。子。送。你。還。要。你。做。

徒弟以防後來有猛虎之變。金玉去不多時。果然騎  
着老虎而來。起初人都駭怕。後來看將老虎勢甚馴  
良。衆人就將銀子攢湊。送他金玉。仍騎老虎回山。中  
去了一路。想道。做此生意。勝于砍柴。想是這虎前生  
少我的債。日間與我掙銀子。夜間與我做老婆。如今  
這个地方。處。走到人。看見不以為奇。且再到他  
州別府。多赴他些錢鈔。做个富翁。豈不是好。便收將  
包裹。牽了老虎。一路赴錢。沿途就闊。走了一年。到得  
廣州地方。身邊約有數百銀子。行李沉重。不便遠行。

就在此處覓了一間房屋住下。不遇且說道士自沒了這張虎皮。只得住在洞中。把着清齋。寔是打熬。不過走出山外。並無一物可食。餓得腰癱肚軟。骨瘦如柴。想道。上年我要去救那樵夫。只因失了虎皮。不得去救。那樵夫又放一虎。捉來。全了我的信行。必竟這小姐肯我虎皮。穿了愛的我。如今滿山尋訪。若見得他。訴要求他還我。庶不致于餓死。即當拿了這條杖兒。無山不到。見人便問。要曉得這樣一條奇事。人、聽在耳裡。放在心裡。見這道士動問踪跡。正是



三人口闊一尺。便曉得虎之所出。直尋到廬州地面。  
劈頭撞着這虎司金玉正在人家門前坐着。道士道。  
郭小姐你緣何在此。你弄得我好冷。老虎見了道。  
士竟走到身邊坐地。似有親熱之狀。金玉認得道士。  
也上前施禮。謝他上年相救之恩。這些街坊上人不。  
知其詳。就裡都來盤問。道士隨口回答去了。金玉留。  
道士到酒店飲酒。二人坐下。酒保拿上酒來。領了龜。  
盃。道士對老虎道。郭小姐我好。留你在洞中耍耍。  
看這位金官人和你成親。緣何你將我虎皮穿了。做。

以爲當。你一個千金小姐。變此畜類。成何面目。老虎  
 就着道士。兩泪汪汪。托身子。亂抖。道士曉得。他因身  
 上的脫不下。故此做你。金玉對道士。道士師父所說。我  
 在下。竟不嫌分毫。望師父。明示。道士把小姐的來歷  
 講虎皮的事端。細細說與他聽。金玉道。恠道我與這  
 老虎同床。夜裏有個美色女子來。如今求師父替  
 他脫得。這張毛皮。感恩不盡。道士道。這皮在我身上。  
 我會得脫在他身上。教我怎樣脫來。想了一會。問道。  
 這女子。如今夜裡。還來麼。金玉道。沒一夜不來。道

道只好如此。以金玉道師父有何妙計。道士道要  
完酒到你家裡商量。兩人又喫幾盃。道士起身。金玉  
笑還酒。走出門。回到家裡。道士對金玉道。我將這  
穀兒兒教會了你。夜間他來。你去教他。便了。是夜金  
玉將這兒兒教了小姐。次日清晨。老虎。喉內。發出  
聲。望。一。滾。這虎皮。竟自。脫下。小姐。立。起身。來。整。衣。  
束帶。端。坐。似。常。娥。般。美。女子。金玉。不。勝。驚。喜。對  
小姐。笑道。夜。上。也。公。小姐。答。道。不。應。道士  
金玉。玉。無。心。為。媒。約。從。新。拜。

花溪道士解

石身上念動神咒

跳出大門竟望溪

知這個山中含誦晦氣

有了這個東西不論男

老少撞着就吃不上半年

把那山中野獸村內居民喫个盡淨看个到後來

盡以愛鬼騙來到口十分利害正是

虎居市上終非虎

人在山中不是人

世上遭逢顛倒事

只因家道失論評

按下不題且說郭仙公自女兒被虎所食月宮值院

兩樁變事心下好生悵惘過了幾時只見京中有書

送來仙公拆看却是同年張存恕新陞吏部尚書。仙公服滿情來恭請進京補任。不勝歡喜。就寫回書打發衆人去訖。即收拾行李買棹上京。不一月間已到京師。去見張公。禮畢。張公便道。年兄草堂高致。白雲自契。真人中龍也。小弟虛受納言之賤。寔有愧于杜郎。公深為慙愧。郭仙公道。老翁翁位尊此丰材。擢中臺。當今治平之世。正好夾囊置冊。老年翁才量。先天推賢舉能。不忌同。公張公聽他這幾句。言語似有出山之意。便

專請小弟已附

推用仙公假

回拜就議上本願經

之事意下來訣解知道有了福州太守郭仙公別

到了家裡，打聽到任之亨是

三十一日望上馬示月餘已到任所行香已畢開門

歲時新報官一清如水却說公子郭宗

賀正佳 一生 實與 行 登 意 回家 赴 孝 公子 回家 候 出 處

下依蓮麓到仁壽經遇廣州地面半途之中只

見陸雲若佈薜蘿交加不能前進便對管宗道風雨

並作。早在這廟中盤一盤。走進廟門。抬頭一看。却是  
伏魔大帝。公子拜了四拜。就在拜桌上坐著。待雨上  
便行。不料這雨轉落轉大。直到黃昏。尚不住點。因問  
管家道。此處飯店。還有多少。路程。管家道。還有十餘  
里。公子道。只好就此安歇。便叫廟主。整頓夜飯。衆人  
吃了。就在廟中安寢。到了二更時候。只見殿上金刀  
恍然。跌甲森。一位尊神。站在公子頭邊。道。郭宗賢  
聽我分付。

孝婦、尹氏、

須臾或失三千

要知慈東根由事

水畔雞飛好信傳

話說那公子驚醒時道。好奇怪。好奇。怪。管家已醒。公  
子道。這纔今。頭關。爺。付。成。之。言。詩。一。首。義。理。甚。不  
明白。書。家。道。小。人。睡。夢。中。也。聽。見。的。只。是。一。個。字。也。  
不。記。得。了。公。子。逐。句。念。來。書。家。道。不。差。不。差。公。子。摸。  
摸。手。腕。不。覺。天。已。明。亮。衆。人。吃。了。早。飯。謝。過。廟。王。起。  
身。公。子。一。路。想。道。將。成。亥。久。必。竟。是。將。猪。狗。血。塗。  
簪。孝。婦。哭。墓。田。難。道。將。箭。去。射。那。孝。順。的。婦。人。不。成。  
想。道。要。知。慈。東。根。由。事。照。來。是。珠。呀。好。奇。怪。我。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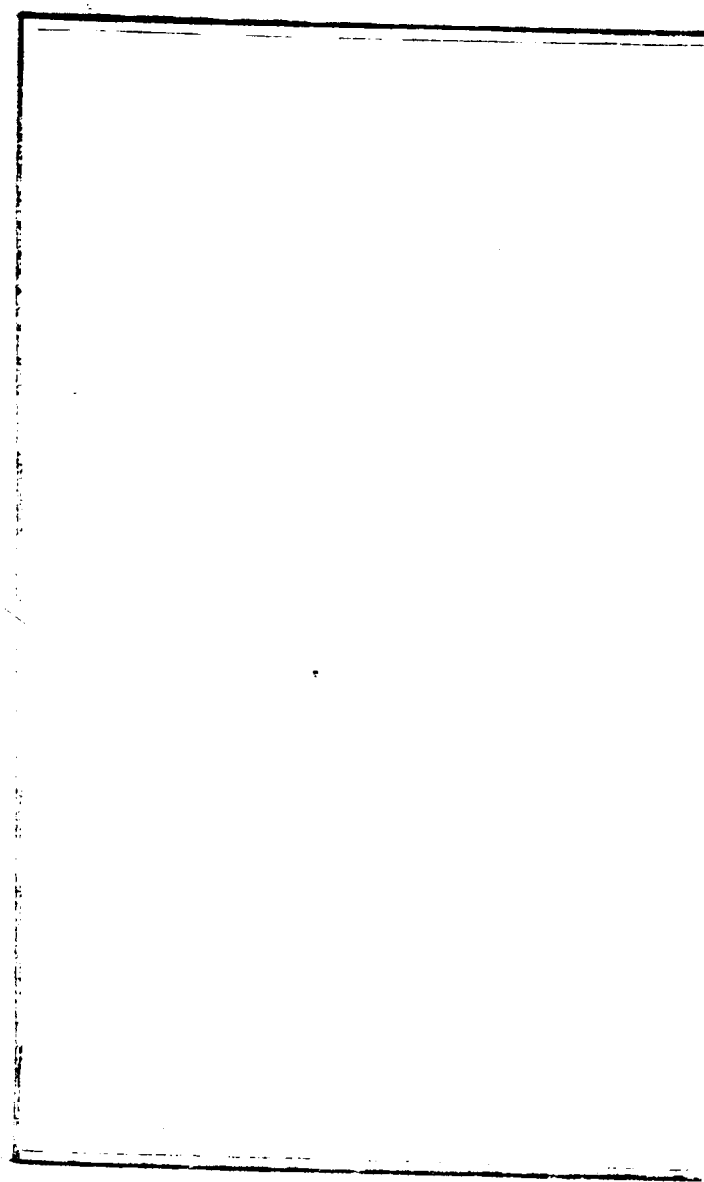
子名喚珍珠。已被虎所食。難道在此地。和他根由。  
求一句實解。不來。躊躇未決。不覺已到飯店門首。衆  
人下馬。騎子只見門前一夥獵戶。抱這公子。問店主  
人道。這些是甚麼人。如此慌忙。店主道。俱是獵戶。前  
面想是那老虎又來了。衆人去趕。公子道。這虎為何  
走出市鎮上來。店主道。相公說起話長。這老虎甚是  
利害。他會變人。變貽把山裡人盡數吃完。如今看  
吃到市鎮上來了。當日我們一個蕭舍王小二。在山  
脚下拾柴。遇着一個孩子。在那裡啼哭。王小二只道。

他是个失路的。要領他回去。走不了三五步。那孩子  
翻身一跳。變成一虎。竟把小二拖去吃了。衆人看見  
去趕。絕無踪影。轉來遇着一個婦人。後身奔來道。兒  
子小二被老虎拖去。哭了一晝。未弄骸骨。向衆人問  
訊。衆人尚未開口。這婦人來作老虎。一口拖了兩個  
大家。竟得是敵。因此家。驚心人。落胆。就是相公  
坐在此。三聽話。得知你是虎。是人。我們如今遇着面  
生之人。心裡着實提防。公子聽了這番話。暗想。那  
索中神道之詩。分明教我。恰是民害。心不說出。對骨

家道我們在此住一二日再行。說着管家到城內買  
了弓箭。又與店主買猪狗血塗在箭上。做了幾十個  
噴筒。注血在內。自己備了磨刀。家人帶了弓箭。箭  
走進山來。只見一個坟墓上。古木扶蘇。蒼苔映翠。祭  
石上擺着三五碗下飯。坟頭邊坐着一個婦人。年約  
二十上下。一身孝服。在那裡冷聲熱氣哭。哭哭人。公  
子想道。這個婦人掃墓。既無香燭。又無紙錢。慢走  
去看。那墓中下飯。却是鹿脯猿羹。公子記得昨日店  
主所言。叫家人準備停當。那婦人見了公子。立起身。

和對公子行禮。公子答他。一禮。婦人道。妾身不幸。早  
喪。身夫。先夫在日。曾囑付道。我死後。葬歸墓之。日。遇  
着少年。汝即以。身許之。今日。幸遇貴人。却與先夫之  
言。符合。請到舍下。結為。來陳。公子道。豈有此理。山僻  
露野。焉有。面訂。佳期。這婦人。走近身。搖唇鼓舌。以  
欲。喪虎之狀。公子。忽叫。家人。發簫。衆人。將血箭。噴  
灑。一番。這婦人。身中。七矢。偏懸。惡血。望空。亂跳。這  
虎皮。已脫出來。却。上身。不得。公子。叫。家人。將。索子。捆  
了。拿了。虎皮。扛到。市上。衆人。觀看。如蟻。居民。以手。加

謝盛謝公子除此惡。謝公子道：「這个妖怪，時刻快，將他入城，送官究治。」衆人走得遠遠，道：「我們且在店中吃些酒食再行。」公子走進店中，只見幾座酒樓上，菜蔬衆人吃完，只見店中一个女子，燕得門前人聲，響躍躍起，帶兒伸出頭來，一望對着公子，打了一个照面，連上縮了進去。衆人見這相公，這足小姐，緣何到此？嚴公子道：「我看這相公，相像或者面貌相同，也不見得。」這女子竟走出來，道：「阿哥，緣何你在這裡？」公子仔細一看，果然



第四則

樵夫遇物得圓圖

好說郭公子帶了多人。寫下手本。家人進稟。知府。知府升堂。將這婦人嚴刑拷打。一上。招成。不容時。發在十字街頭。梟首示衆。將虎皮給與郭公子。郭公子差家人到飯店裏。還飯錢。收拾行李。帶了珍珠小姐。望福州。任所進發。不題。且說那蕭道延坐在那鐵嘴崖上。忽念身子十分痛楚。頂落熱油。大叫一聲。開目看時。只見身傍草深三尺矣。蕭道延道。我一時

那金廣頭到來不覺閉目坐着。做了兩年。睡過前。後。想來不勝駭異。難道我現夢所談世間的人。果被我害不成。便往村坊賊市。使人便問尋踪覓跡。果然與夢中一毫不差。依舊回到山中心下。十分懊悔。說了數千生靈。如何得成正果。這金鐵嘴崖處。下有萬丈深潭。不克投入崖中。粉身碎骨。以謝蒼天。將身一跪。半空之中。白雲一朵托他上來。白日飛昇去了。蕭道延到了此時。已曉得這些被虎傷者。都是一條之數。上天不過借我形骸。魔都于我無干。道上遂



自在而去。後來這張虎皮又成就了金玉夫妻完美。這是後話。且說珍珠小姐虧得道士替他脫去虎皮。與金玉成了夫婦。金玉雖有積蓄却無生息。恐遇日消磨。故此門前開下一個酒飯鋪兒。這日金玉正在城外商。傍晚回來。不見珍珠小姐。訪問鄰里。俱說他親兄抬去了。金玉想道：他向來說父親是個知府。哥子是個秀才。如今得知他抬到那里。定止教我何處尋覓。我們又是無媒無聘的大妻。就是尋着了。也是好還你。也無可奈何。或者小姐不念恩義。後來

有日相逢也。未可知。終日啼哭。不在話下。且說郭宗賢之子。得了虎。跌得了妹子。拿了虎皮。三條俱是意外之喜。六家取路而回。一路想着開齋詩句。甚添事。後方家未命水畔。雞飛是个酒字。妹子却在酒店。相逢。十分重。不勝歡喜。只有珍珠小姐。他只因父母。就在近邊。隨了哥。回。去。相見一面。即便歸家。誰知行了十餘日。尚不下馬。心下十分懊悔。早知如此。走。拜。父。之。此。說。華。龍。也。不。曾。開。鎖。一。路。轉。轉。未。已。不。見。到。府。門。公。子。一。問。進。衙。父。母。見。了。女。兒。悲。喜。

交。集。珍。珠。小。姐。見。月。宮。遇。虎。的。情。踪。說。與。父。母。聽。知。  
公。子。也。記。得。這。七。擒。虎。的。概。開。說。與。二。親。知。道。各。各。將。  
可。不。已。且。又。一。個。吏。科。給。事。姓。朱。名。蓋。臣。夫。人。周。氏。  
年。過。五。旬。生。有。兩。位。公。子。一。位。小。姐。公。子。反。的。名。朱。  
知。次。的。名。朱。廷。朱。蓋。臣。新。發。將。曾。選。到。青。州。去。作。理。  
刑。官。途。中。遇。盜。驚。散。未。經。不。知。去。向。朱。廷。時。當。議。  
春。節。仙。公。已。將。珍。珠。小。姐。與。未。婚。之。禮。既。成。三。媒。  
已。就。只。待。吉。期。便。過。門。

夫。一。婦。道。

夫。一。婦。道。

夫。一。婦。道。

已在父兄面前再三

得一个計策万望母舅

請小姐緩作心緒十分

身上便

道這病兒為定時的壽病只喜

止夫人罵指虎頭蓋了小姐痛楚方任自此舉印寺

將在身刻了吉期後醫已來小姐打扮停當夫人將

虎皮墊在轎內小姐上轎出門仙公作送迎到朱家

小姐將虎皮穿好急動身先只待廣相堂諸親榻

上禮畢小姐送出轎來與个虎頭竟出大門而去驚

得諸親。雖還不。又吳各說異。郭仙公氣得沒姓。衆人面。相親外。爲不熊。郭仙公也不便說出。前因只好隨着衆人。推个不解。其故。席也不止。竟叫打輪回。得諸親也不敢強留。當下告别。朱蓋臣道。這個分明是老郭。夢我。須計較。參論一本。德氣得他。過衆親道。別樣可假。這老虎如何假得。未公想來想去。寔是沒理會處。只得罷了。且說珍珠小姐。既出了門。便越城而下一路。如飛不消。我日已到處州。脫去虎皮。來到自己門首。金玉在店中。看見小姐連忙出來迎接。嚙

喜不勝。小姐到家。將前事說了一遍。金玉道。難得此姐深情。只是卑人庸陋之夫。不堪為黃堂太守的門招。如何是好。小姐道。既訂白頭。何論貴賤。正是新絲不如遠眼。兩人一夜歡娛。自不必說。且說仙公做了送親。回來。氣得十生九死。夫人見女兒依舊愛虎去。了不勝悲泣。公子道。二親不必愁煩。不知且看一家。人依舊到慶州酒舖內訪他。或者他不願更嫁。依舊隨原夫去了。也未可知。即着家人出門。一路無聲。竟到酒舖內。來對店主入問。及小姐之事。小姐道。無怪。

面聽得了。叫家人進內。小姐對家人問了父母的。髮  
落別後的情況。家人一一稟明。小姐便叫請下准備  
酒飯。吃了。次日即打發回家。人回到府中。將所事  
一一具告。郭仙公想了無可奈何。只得與夫人商議。  
差家人同兒子去搬他回來。庶幾骨肉團圓。不致女  
兒受那貧賤之苦。夫人歡喜。當下就與郭宗賢說知。  
去就公子。即便起程。到得金玉家裡。公子見了妹子。  
金玉也來見了。內兄十分款待。自不必說。公子把父  
母之命。一一訴與二人知道。金玉次日就把酒鋪收。

拾欠賬一摺不計打疊行李催了夫馬即便登程。一  
各不題。且說朱盡臣得知郭太尊小姐來歷不日迎  
接回家。差了許多家人小使要截其路。果被郭宗賢  
公子簇擁車馬回來。朱府管家攔定。將金玉併小姐  
搶了就走。公子隨著衆人追趕。直到朱盡臣門前。看  
見招入府中去了。公子氣得發急。回家說知郭  
仙公道。你們且不必慌張。你妹子若從了他。也就罷  
了。若不從時。他依舊變成老虎會走。那時我們問他  
討人。看他將何發教。商量已定。俱不題。且說來人



三得小姐藏在卧房。寫了一个石帖。把金玉送在縣。  
要知縣主時。處死家人。帶了金玉到縣。知縣升堂。  
差人將帖子送上。稟知情由。那知縣叫金玉問道。這  
金玉麼。金玉道。小人原名朱鉅。曾記起父親名氏。  
叶似文。某臣初時。曾選青州府理刑家小。到任途中。  
遇着強盜。被擄。黑夜人皆逃奔。小人迷失在嚴州府。  
地方。一分姓金的人家。收歸撫養。故名金玉。知縣道。  
那時有幾歲了。金玉道。那時六歲。今年二十二歲了。  
知縣聽他這番說話。到合口不來。想道。這个朱老兒。

又來混賬了。一個親生兒子。到教養所送他的性命。  
目下管家問他。說裡鈐管家道。你家老爺十七年前。  
曾遇盜賊。管家想了一想。道是。家王十七年前。遇了  
青浦府。理刑家。小到浙江嚴州府地方。不見了一位  
大公子。想是跌入江中死了。知縣指著金玉道。你可  
認得這個人麼。管家把眼睛揉了揉。攔仔細一省面  
龐。有些相似。叫道。你可是我家朱大相公麼。金玉也  
認得。這個管家叫做朱恩。叫聲阿呀。朱恩連忙把  
金玉和縣就叫管家帶了。金玉歸見家主。朱恩回來。

年不見的親人生離遠別俱是天工注定人也無可奈何只有那伏魔大帝靈詩到後來敝皆應話未說完不覺月照西廊東方既白酒進告散正是

皆感妖孽事

今作好姻緣

自後朱銓同兄弟二人延師苦讀竟成名士遂登黃榜歷官銓衡珍珠為一品夫人郭宗賢與朱珏亦登鄉科出仕兩家俱有兒孫世代綿長官星顯耀只有這張虎皮小姐一似珍珠以為護身寶貝誰知一放三年取出如同癩狗皮毛兩下分離果然是个無價之

珍不值一文一貫。到為後人笑話。正是

見怪不怪。

其怪自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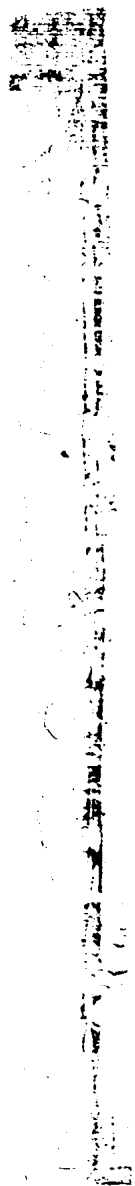
前邊說了一段天道不正的。積實後來又說一段君  
道不正的。難頭。這個本傳。却是說人道不正。家生異  
端的故事。單只為珍珠小姐。父母若看得女兒。平上  
淡。却也無見。無聞。無知。何比似嫦娥。直向深山起造  
廣寒宮。闕。遇着道士。魔頭。脫不得他的羅網。幸  
喜多年折挫。不致淪落匪人。這也是姻緣數定。談在  
乃裡。團圓會合。偶城。却是奇中生就。這回說話。似乎

太懸蘇東坡有云。姑妄言之。姑妄聽之。

年未看破世事

興廢心

心



新聞 卷之五

驚林十山學者初編  
呈水艾詩老人漫訂

第一則

江上漁翁居馬市

詩曰

蜂喝猿人猶可藥

古來多少鬚眉漢

婦人婆如却難醫

半向慈前中憫低

三也同無知草蟲中懷臨毒出于不意偶爾驚人是

他仗着爪甲自衛性命本來如此無心害人惟有婦  
人飭肚腸神奇變幻愈出愈奇人想不到的去處他  
偏藏機心。却害得人最慘最毒。這是有心害人的。其  
毒豈不勝于蛇頭蠱尾乎。此是過來人受了婦人大  
冤大枉。纔說出這幾句。以泄胸中。不白之氣。蓋婦人  
秉性陰柔。陰能制陽。柔能剋剛。是以最剛強不屈的  
男子。見了婦人。不覺銳氣消滅。亦眉帖服。若明白的  
婦人。見了這樣男子。益加謙恭。容貌過于小心。兩下  
水里調那琴瑟協好。這就是有德的婦人了。若是個



不資的。他就粧腔做板。逞嬌撒嬌。任着自已。狂兒。  
有不到之處。他就茶不飯無。夜無晨。要爭得。  
有理。未便就眼。還要我幾句落場詩。比幾個傍州。  
方肯住口。當時有个婦人。嫌鄙丈夫貧寒。主起。  
唱出別調。把一頂八寶釵成的鳳冠。五綵織成的。  
帔。現成戴在頭上。穿在身上的。輕脫卸去了。  
豈不可惜。這就是爛柯山朱買臣妻子崔氏。憎嫌。  
夫貧窮。賣柴度日。已到四十九歲。不肯耐煩。另。  
琵琶圖溫飽。固是婦人家水性楊花。胸無定見。也是。

小人家素無約束。容那唐尼姑上門說是挑非釀成。  
 這個孽障。又有的說通這婦人命犯鉄掃帚。若不出。  
 門。朱買臣一世寒落。欲沒有發蹟之日。人的議論。雖。  
 如此說。到底貧困守着丈夫的。是个正理。這此舊話。  
 自不必說。如今說一个極毒惡的婦人。明瞞衆眼。暗。  
 約閹黎。害了丈夫性命。到頭受了惡報。比那崔氏更。  
 惡加倍。此話出在元朝至德年間。四川富順縣有个。  
 秀才姓張名颺。父親張履家。私殿寔。椿萱早逝。幼時。  
 不事生業。坐食有年。家園蕩盡。荆妻柳氏。小字春娘。

是个小寨女子。為人悍毒異常。勤與懶做。張鳳貪他。  
有此粧奩。柳老貪他。是个秀士。以此兩下結姻。做說。  
不及一月。便有許多絮繁。這也不在話下。彼時年歲。  
劫丁亂後。纔得小瘳。一旦遇着荒年。你道甚麼時分。  
正是

宋了登乘要種田

家上老小不曾聞

黃雲驟雨連朝整

一望平川惡惘然

這場大水。比那洪荒之世。更加洶湧。龍門瀑布。翻作。  
平川。高阜丘陵。盡為巨壑。整。落了兩月。絕無青膏。

要曉得這場大水。委既沒收。水又不退。農夫伸頭縮  
頸。無計支吾。直待三秋前後。水勢纔退。縣官俱怕幾  
根沒得徵收。下鄉勸農。家。努力个。慇懃把一二  
巨浸之田。種得十之八九。苗頭正長。秀色方新。農  
盼望。喜不自勝。詎料天公正布災殃。人民合遭厄  
劫。時要晴的時候。他却偏落雨。此時要雨。他却偏晴。  
謂夏末秋前。雨珠雨玉。田溝乾壑。尚可借潤。河津誰  
料日漸枯焦。竹葉蒼皮。俱帶火色。河中鱗甲。半吐蒼  
烟。到了這個時候。也逐逐發車了。晒得鏡田。龜拆滿。

地鱗飛。眼見得秋成少望。這樣時年。富戶閉門收。窮民顛連無告。正是

釜底塵生

灶中烟斷

呼去嗟來

歎聲載道

這斗做驕陽作祟。早曬為殃。水潦半收。亢旱全沒。豈  
根樹皮猶如珍寶。溝渠滴水。一似瓊漿。那堪百姓  
得口裡生烟。面如菜色。當時官府動了荒本。皇帝無  
知民情。看了這本心懷怵惕。發粟賑民。在任在籍的  
官員俱派等次捐取俸銀。普同賑濟。且不說天子發

寒濟貧。且說張繩夫妻。適着這個荒年。十分狼狽。春娘在家終日。煎炒。不管有無。只是要酒要食。若是缺欠。便啼哭。炒个不休。一日春娘正與丈夫。開要他生意出息。張繩是个讀書人。擔輕不可負重。不能叫他做什麼生意。因此兩下爭差。打將攏來。這有門前走過一个老兒。見他夫妻爭鬧。進內勸解。這老兒不是別人。三年前在張繩間壁住的。因生意不便。如今移在江邊住了。打魚為生。家中止有一个女兒。年約十二三歲。為人忠厚。誠因此人都愛他。

楊老實揚老實見他夫妻二人鬧得十分利害。因念舊日之情。進去解勸。只因這場勸鬧。有分教。

楚國亡猿

禍延林木

城門失火

殃及池魚

惹出一場禍來。幾乎一命黃泉。西風抱恨。這是後話。不題。且說揚老實走進門來。他夫妻二人已打得停腔住板。在那裡數一數二。哭個不住。兩人一見揚老實進來。就如原被告見官的一般。你告我一番。我訴說一頓。到弄得揚老實發耳朶聽接口勸道。大娘當

此荒時荒年。人家難做。你們夫妻二人。不。兩姓。只  
該好。商量。尋些生意做。這得一升半升米落鍋。  
將荒度過去了。自古道。過了荒年有熟年。此時讀  
書的無做生意。絕不為奇。楊老寔勸他尋生意。果  
了柳春處的所眼。便願意道。楊阿爹。楊阿太。終是老  
人家。說話有理。自古道。家有千貫。不如日進分文。多  
少。趁些回來。養家活口。總是只管坐在家中。對着老  
婆。相白面。成何格局。張廳見楊老寔也說教他做生  
意也。既有幾分的生意。肚腸只是想來自已斯文人。



想這做生意總好。心裡十分躊躇。開口到不題。却  
已到阿楊老寔道。你近來生意何如。老寔道。生意頗  
好。只是無人相帮。我老人家獨自一個在江邊。曉得  
安寔春娘接口道。你獨自無人不若待我官人來相  
帮。不知阿爹肯否。老寔道。這樣到好。只是你官人那  
裡吃得這般辛苦。春娘道。也說不得了。清晨起來。兩  
羅三響。那有分文來路。若捉得幾個魚兒賣。也  
好圖這日子。老寔道。大娘雖如此說。不知你言人  
意下如何。我也不好應允。張媽想道。婦子這一番話。

若不依他。又要發那雷霆之怒。不如暫且隱忍。  
再作區處。對楊老寔道。這個使得柳春娘見丈夫。應  
允。便生下一天歡笑。的進去燒茶。與楊老寔吃。  
張廳與老寔談話。問些新聞。不多時。茶已到來。  
兩人喫了一盃。約定。揀個好日。親到江邊。生意三人。  
歡天喜地。說聲。臨別。不題。且說柳春娘自小在  
娘家時節。柳老年及五旬。驟子于嗣。止養得這個女  
兒。將及十歲。父母的寵愛。過于尋常。家私頗厚。愛惜  
這個女兒。猶如珍珠之味。連城之璧。口裡不捨得罵。

他一句手裡不捨得打他一下。隨他要風是風。要雨是雨。吃的好食。穿的好衣。小人家兒女。到勝于公子。土孫。一日柳老放他在膝前撫摸。嘆口氣道。可惜是个丫頭。若還是個孩子。吾門繼續有人。日後也好。結家。環邊。假哭。泣一會。墓田中。做個熱兒。時女兒係別家。養他。終成虛度。不覺吊下幾點熱淚。哭來只見對門一個賣菜的。早間稱。他的菜。未曾殺錢。與他到了下午。他同了一個十三歲的兒子。來討菜錢。是進來見了柳老。捧著這個女兒。在那裡。擰頭。而。

是何緣故。爺兒兩個不敢開言。直齋上立在門外。看  
看到是柳老開口問道。要什麼東西賣菜的。道。柳  
爹。我們特來討早起的菜錢。柳老連忙喚立兒進去。  
對母親討錢。與他春娘走得性急。不料頭上墮落  
一隻金耳環。柳老也不看見。這個小子到也乖巧。  
藏急忙裡走去。拾起遞與柳老。柳老看見吃了一驚。  
道。這耳環是我女兒頭上戴的。緣何在你手裡。小子  
道。方纔進去。在頭上掉下來的。柳老見他遞還耳環。  
便定睛把他臉上相了一相。只見他眉清目秀。面白

居紅。只羞身上不衫襪。若穿幾件好衣服。人也信。不出他是个賣菜傭的兒子。便問賣菜的道。這是我的兒子麼。賣菜的道。正是。柳老道。今年十歲罷了。叫甚名字。賣菜的道。今年一十三歲。叫名無難。柳老道。小名為何。是這樣取的。賣菜的道。只因小時算命說。他常災難。因而命名。若還過總他人。也免得過。柳老見他眉宇精靈。又還了他的耳竈。心下十分歡喜。九分喜。惡。因問道。若要過總。你肯與怎麼樣的人。賣菜的道。過總。必須。要。淡。兒。子。的。方。好。若。是。有。兒。子。

的。兩。經。與。他。就。半。當。兒。子。半。當。奴。才。服。侍。自。己。的。  
兒。子。翠。書。包。就。兩。拿。打。馬。不。值。錢。了。若。還。說。  
兒。子。的。過。繼。了。去。他。要。接。代。香。火。自。然。珍。重。愛。惜。小。  
時。送。他。讀。書。大。來。必。定。婚。娶。習。此。行。業。也。好。了。却。終。  
身。將。老。道。譬。如。我。們。這。樣。人。家。你。肯。欲。心。麼。賣。菜。的。  
這。有。呀。柳。阿。婆。府。上。怎。得。能。鼓。仰。板。柳。老。道。不。是。這。  
等。話。若。還。結。親。婚。配。論。个。門。當。戶。對。說。什。麼。仰。希。  
得。兒。子。只。要。人。物。像。个。有。長。養。的。靠。山。親。父。是。老。實。  
不。論。貧。窮。貴。賤。便。好。出。脫。賣。菜。的。道。阿。婆。府。上。休。

是要貼只恐怕我兒子沒福柳老道你也不必謙虛  
若還真个肯明日十四後日我到東首李瞎子家卜  
一課說成起來賣菜的聽了李老之言喜出望外那  
裡肯推辭便道柳阿爹已准的了兩家主意已定只  
待神明決殺便知下落只見春娘拿了銅錢已立在  
傍邊等了半日直待他們說話完了纔遞出來賣菜  
的接了銅錢說聲多謝而去柳老將這耳挖與春娘  
戴在簪上還同他進去見母親說知此事柳老臨說  
歡喜不勝不題且說這個賣菜的旣是那起課李瞎

子的兄弟李三。李三一心要將兒子過繼。柳家恐防  
問卜。不言。打脫了這筆。好人家。一時難得。次早。連忙  
去。挑一個春與李。瞎子將柳老過繼兒子的話。細  
說了一遍。令付道。若還他來。問卜。千萬周全。一二待  
侄兒過繼了去。後來。慢；孝敬你。瞎子道。這人不難。  
却說柳老到了十五。齋戒沐浴。帶了課金。向李課店  
來。問卜。通誠已畢。那瞎子執了課筒。搖了幾擲。起將  
出來。却是拆單。一重；單。是一個姤卦。那易經中註  
說。姤者。遇也。一陰而遇五陽。則女德不貞。其象如此。



大約是不該做的。那李瞎子得了兄弟的春封。那老  
實婿者遇也。姑字女字逢着后字。後來大有厚福。相  
遇好人。那老已信送了課金一拱而出。竟到家。對  
那婆商量已定。選了吉期。過給兒子。李三打點齊備  
典了一個驢舍。老兒做了靠山。送兒子過來。一進了  
門。少不得拜了家堂祖宗。然後拜見。媳父。媳母。這是  
春娘。兄妹二人也要見禮。擺下一桌酒飯。大家盡歡  
而散。自過之後。做幾件新衣服。與他穿了。說擇個開  
心日子。送他上學讀書。取名叫做柳章。他也是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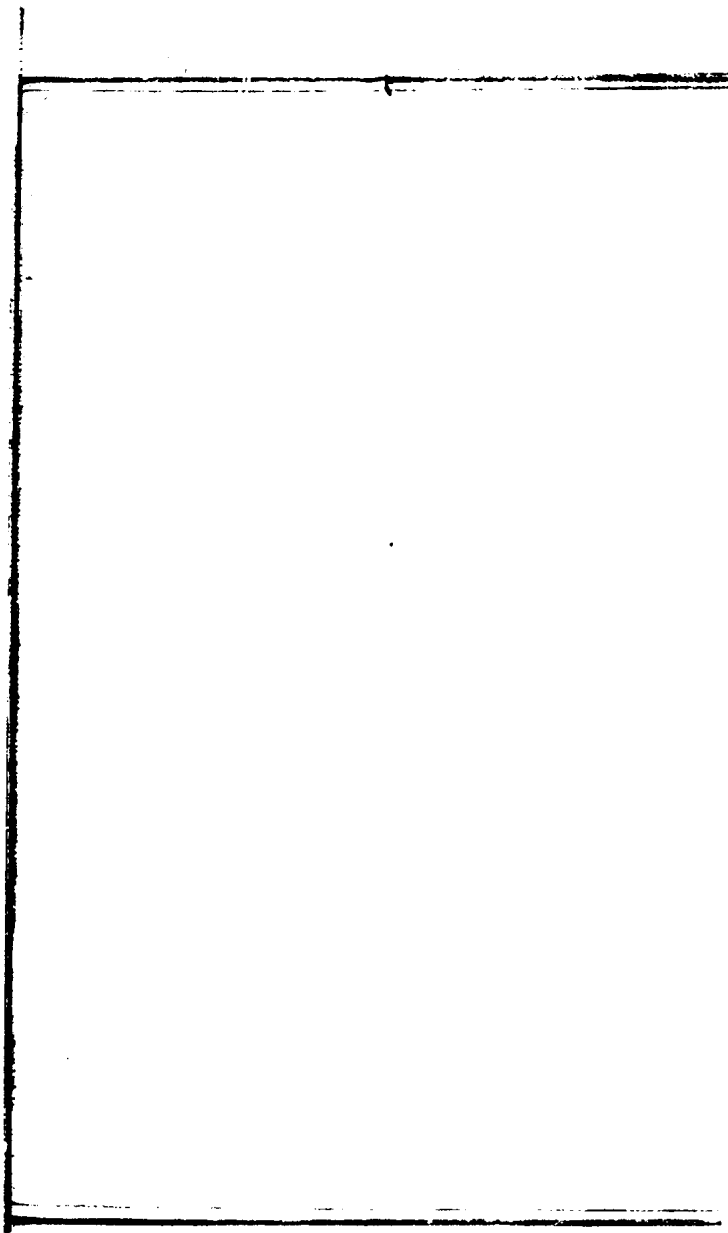
碧過的落了這個好處便安心樂業見了父母姊妹  
茶。敬。大家歡喜。兄妹二人過得十分親熱。父母  
看了猶如親生一般。把他同推同桌同至同行。毫不  
介意。那內則篇中說。男子一交七歲。就男女不同座。  
不共食。八歲九歲之後。交了十歲。出詭外傳。屋宿工  
外。要曉得書中之言。必有至理。如今人家。那裡曉得  
這個情弊。混帳。不知隱瞞了無數。漏網了許多。  
就是父母知覺。只說是個家醜。不可外揚。定是隱瞞  
過了。天凡人自小生來。那一件物不經自眼。眼者。眼

才曉得那一樁事。不經人前說過。才明白。惟有那  
個春心的情。實小。鬼頭兒。正是不教而善。那細微曲  
折。他偏理會得來。看娘年當十歲。正是又曉得。又不  
曉得之時。未免床頭察聽。父母的施為。他便津：有  
味。只道這樁事。是人曉得的。隨人做得。不上一年  
之內。就與章臺看：有只鬼頭鬼腦。眼去看來。起初  
還在父母面前。不離左右。後來漸：胆大。彼此心懸  
。只到沒人的所在。常是探囊取物。父母見他不在。不  
過叫到面前。就罷了。全然沒有一點疑惑的心。兩人

滑：竟做起那壓膝過氣的手段。一日柳嫂做了一條白細裙兒，與春娘割；穿得上身，就同章壹到後園開耍。云了有两个時辰方回。母親說了他幾句，已撇開手。大家吃了夜飯，到房安置，走到床前，將裙兒褪下，卻要與他摺疊。不料在燈光之下，看見着寔吃了一驚，只見上面

點：若胭脂染就，紛如桃杏粧成。才子貪心，佳人嬌怯。一朝狼藉，終從褪香消。分明是重蕊金香，揉碎了花心玉露。

不知這裙兒上甚麼東西。柳婆如此着忙。下則畢竟明白。





一言回覆柳婆此時一似田中蚯蚓滿腹皆泥思道  
我女兒難道被人破承去了不然這淫上的腥紅從  
何而來此時柳章臺已聽得明白假粧睡熟只  
是不响娘兒兩個東扯西拽說些閑話都去睡了柳  
婆這一夜仔細推詳再不料在章臺身上已到次日  
早起待章臺學中去了開上房門拿了一根大柴峰  
春娘跪在面前細盤問那春娘只道這事是當官  
做得的說也不妨竟一五一十不打自招柳婆聽說  
只得十生九死到不割捨打這女兒到命已跌天跌



玳瑁大哭起來。正遇着柳老回來。只見房門上  
婆兒在內啼哭。連忙叫開問道。爲甚緣故。柳婆將女  
兒幹的風流事情。告訴柳老。柳老聽得。一口氣跑到  
學裡。扯了章臺回來。竟要打殺這個小畜生。柳婆勸  
道。且住。饒他初次。私下扯了老兒附耳低言道。不要  
亂打。倘若打得利害。逃走了去。反要受那李家的臭  
氣。鄰里得知。說出寔情。成何面目。正是家醜不可外  
揚。都是我們自己失于檢點。也不要只怨着他。且可  
從容三五日。尋些事故。打發他回去。便了。柳老依言。

原舊教他學中讀書。却說章臺曉得這事。發覺雷因雷雨一場。就丟開了。也不在心上。只說柳老要尋章臺的。雲端無奈他為人。依娘本分。絕無閒愁。便心上一計。與柳婆商量道。如此如此。柳婆道。有理。柳老即忙出門。喚一個算命的。私下與他幾錢銀子。要他依計而行。一進門來。故意叫章臺立在前廳。講那算命先生。先將柳老四柱排開。算了一命。次將柳婆八字推完。然後將章臺的。年庚月日說與他。那算命先生。推了這命。想道。這幾錢銀子。落得趁他的。這個命。

原是十惡大敗。遭刑犯法的八字。便將手在桌上攤  
了一下。嘆口氣道。好歎命。好歎命。柳老做意慌張。  
下轉生歡喜問道。為何先生慨嘆。先生道。這位是何  
人。柳老道。是親生大子。先生道。不要怪我。說我是據  
理直談。一言無隱。柳老道。君子問災不問福。那個要  
你奉承。先生道。這個尊造。叫做虎坐中堂。驚散一家  
骨肉。這個小官不該放他在身邊。再過一年之後。又  
了敗運。親人死得一個。也沒家私。賒得寸土。皆無。柳  
老道。過繼出去。何如。先生道。過繼也沒相干。他命犯

兩重華蓋若還出了家到京得損傷骨肉日後到有  
升騰只這幾句話已說得那柳章墓毛骨悚然心中  
那知是計算命完了柳老送了命金先生去了不題  
却說柳老竟去見那賣菜的李三把算命先生說見  
子的話分外增添幾句。臨細說了一遍竟要將兒子  
送還那李三見柳老言語真寔像個挽回不來的不  
得勉強應承柳老回家就喚章臺說明就裡把他目  
常間的衣服鋪陳都與他拿去自己領着同行意自  
老壁歸趙去了。你道這件事情沒主意中又有主意

做個乾淨。彼此爭前。不說那老索中出脫。這小  
張且說章臺自此春。浪舍花初試。新得朋頭。雖然是  
外貌有虧。其實不曾走到那真正極樂的世界。却是  
他心下十分情重。不料回到家中。四五日染成一場  
相思的病。病裏其是利害。真是形容枯槁。顏色憔悴。  
那眼裏無光。臉裏無靈。李三見兒子恁般形狀。只得  
引到前堂。下一層苦。選此命重生。捨他出家。做個帶  
門弟子。這不是李三自發的愿心。只因前日柳老兒  
丁算命的言語。因此發愿。過了三四月。這病果然痊

中真是處得。條性命看，將息強健，送他在三  
龍寺裡出家。法號叫做靜空。後來春娘嫁了張廳父  
母，俱已雙亡。那賣藥的李三亦已去世。那章臺自出  
了家學，學經書，隨着師父到也相安。後來師父圓寂  
去了，他就接着當家手，理着定從容，只是有個毛病。  
見了酒肉，就是他的性命。見了婆娘，連性命也不要。  
了寺中的小和尚，輪流歇宿。小門外的惜花娘，次第  
盤桓，正是。

空門裡面修真。

風月場中開要。

日說張過當初遇着靜空。只因妻家有一面之識。常照顧他。念世緣。說起小時來歷。又是兄妹相親。常。走來探望。與孟閒茶談天說地。一回新。文。大。一日張過不在家中。靜空走來。春來陪他坐了一會。要曉得這和尚是个色中餓鬼。酒底下的淫蟲。看見四下無人。又是小時私相做一手兒的。他便大着胆。摸。擦。起來。問道。妹。可記得當年和你後園中的勾當麼。春娘笑了一笑。低着頭不做聲。大。正。前。婦。人。遇。着。狂。妄。男。子。言。語。之。間。豈。有。不。離。不。離。

他○便○正○顏○作○色○論○白○他○幾○句○那○男○子○說○得○這○話○  
人○是○暗○不○入○的○此○心○說○已○死○了○春○娘○笑○而○不○答○已○先○  
寫○一○肯○字○靜○空○便○樓○樓○抱○心○做出○無○數○的○醜○態○春○娘○  
假○說○道○不○要○如○此○倘○有○人○走○來○不○當○意○便○靜○空○連○忙○  
四○下○探○望○並○無○一○個○人○影○轉○身○進○去○便○婆○婆○跪○下○要○  
拜○求○歡○春○娘○道○你○妹○夫○出○去○已○久○這○時○候○夫○約○說○  
回○家○可○改○日○來○罷○正○未○說○完○張○嬾○已○到○門○前○又○是○春○  
娘○眼○尖○手○快○把○静○空○推○了○一○堆○道○妹○夫○來○了○静○空○連○  
上○跪○坐○張○嬾○進○來○作○了○一○揖○坐○定○拉○唱○寡○淡○說○告○別○



去春娘竟有心處和尚。只因丈夫終日在家難子作  
樣。因此開炒。要丈夫出門生意。不料又遇着這  
个。靠年衣食缺少。一餐通得要緊。因見楊若裏之言。  
正中他意。便揀定次日打發丈夫江邊捕魚。販過走  
到楊老寔家。提了單網同行。也是他時運不濟。合了  
張。便生意。薄打來的魚。賣了不幾。一日三。十  
分愁苦。不在話下。且說縣官奉了上司明文。發米萬  
石。救濟一縣。朱。滿城曉諭張。楊。看見回家對張。子  
濟。實明日我要到城中問。張。春。娘。這。該。次。

到縣前只見人上不下。今爭先好不鬧動。只想到下此要用不着那斯文。休段要放出氣力。挨將進去。先得着為強。連忙放開兩手。用力一按。到也好笑。把衆人劈來剝碌。都推倒。在兩邊休道為甚麼緣故。只因荒年。都是餓得。有氣沒力的。累上幾動。跌倒了。張颺忙趕上前。問得。原來一隊回來。走到一個去處。只見兩個健漢。在那裡相爭。你一拳。我一腳。打個不住。張颺看見。連忙上前勸解。那裡勸得。這兩個不定。直待他打得。照樣。

拔兵然後問道。你二人爲何相爭。可對我說。一人上  
前道。老官你有所不知。這一个小道。瘟十年前因娘子  
要到東嶽廟裡進香。對我房下借了一隻腳帶。至今  
未還。問他討。他到說這腳帶是你娘子送我。做衣  
記。勸你道。他有理麼。張颺對着那人道。你原沒理。借  
了脚帶不還。反說什麼衣記不素記。那人也上前告  
訴道。老官你只聽一面之詞。這一个粉亡八七八年曾  
老婆行經。沒有草紙。到我家借了一百五十八張草  
紙。問他討。他到賴得一抹光。發惡來道。借你內

措○臘○措○血○。正○是○你○說○來○的○是○你○有○理○。他○說○來○的○是○他○  
至○公○道○。張○颺○到○也○沒○得○開○口○。兩○个○又○打○攪○來○。張○颺○道○  
這○樣○打○法○。倘○若○打○發○一○个○。什○麼○要○緊○拚○命○。扯○開○勸○道○  
你○們○不○要○打○了○。我○與○你○們○講○停○。二○人○住○手○。聽○張○颺○  
落○張○颺○道○。你○不○過○要○他○這○五○升○米○。他○若○與○了○你○。就○  
罷○了○。那○人○道○。正○是○我○只○要○他○這○五○升○米○。就○罷○了○。他○  
道○。我○將○這○五○升○米○。替○他○還○了○你○。上○意○下○何○如○。二○人○  
道○。我○們○兩○个○討○冷○債○。怎○好○難○為○你○老○人○家○。不○要○你○的○  
。我○們○當○此○荒○年○。左○右○是○死○。大○家○打○不○好○的○。又○要○打○壓○

張鐵臂將命扯住。兩人就不動手。張鐵臂再三勸解。將自己五升米。千來萬告。要他放去。那人只得收了。作謝而別。走了半箇路程。二人從新復將轉來。問道。平仙美意。不知老官尊姓大名。特上轉來請教。從頭張鐵臂道。在下姓張名鐵。住在東首安樂村裡。三人拱而別。不題。且說春娘見鄰舍去。所應的俱已回來。不見丈夫。獨自一个。只得倚閨而望。那知這不幾先生也送了一个清晨。進城開報。直到下午未回。一路想道。我因一時好心。將來勸了人。如今回去。却

千盤問難道說與人去了不成想了一想道有理有理只說被人搶去了正是

夫妻且說三分蓋

未可全拋一片心

算記端正然後放心回去一進門來假意敲擗拍聲大哭起來道。因得五升米被人搶去了。春娘大失所望。到陪丈夫出了幾點眼兒。只得剝鄰舍人家。借了一升米。正要到厨下去做飯。只見兩個人急上趕將來。見了張鳳。說道。多謝多謝。張鳳睜眼。見是張鳳。見連忙扯住。張鳳上眼晴。因不住張鳳。恐怕娘子瞧見。連忙扯住。張鳳上眼晴。因

都不理會。春娘在門背後看得分明。退出來道：什  
麼鬼頭鬼腦。有話直說。二人道：張阿奶，我們因來  
打多謝你家老官將來勸了我們。故此特來相謝。  
無半句隱瞞。春娘一聽此言，氣得屋時直豎兩眼。  
橫開喉道：他說被人搶去，原來與了你們狗鳥。我  
十八罵今不住二人。見勢頭不好，曉得是騙。春  
娘到是我們多釋教了。兩人請罪而出。却說春娘  
矣。了二心。如今又爲了米，現的事竟把丈夫視爲  
陌路。罵了半夜。那張阿奶也自知無理。單發一言曰：答

只索悶了而睡。到了次日。依舊江邊去了。且說這苦  
有个孩兒。家中失火。把家私燒得罄盡。後來父母  
雙亡。真兒哭了三日三夜。兩眼紅枯。竟成雙睛。或  
時年。那雙親兒。春兒。東家留他一頓。西家與他一  
還好。苟延殘喘。遇着這個荒年。那雙親。春兒。自顧不  
那。裡還去養他。瞎了這雙眼睛。只好束手待斃。有  
而已。一連餓了兩日。並沒一些湯水沾唇。真兒想道。  
這命想來。逃不出的了。既死。溝渠不如葬于魚腹。假  
屈原的故事。到也請高一通烟。摸到江邊。哭了一



曾正要跳入江心。必竟孝義的人。雖中有救。逃還逢  
李後來報冤。雲恥享那富貴榮華。這是後話。且說張  
真見到那生死關頭的時候。忽然一人攔腰抱定道。  
你這小官。為何投江自盡。有甚冤枉。可對我說來。真  
見神祇不動。只得立定說道。小子並無冤枉。只因連  
着荒年。既餓不過。只得尋个短見。那人道。我勸你不  
是下流之輩。難道沒有親眷幫助。孤寒一至于此。真  
見道當日。也有人扶危的。如今遇着這个年成。誰  
肯顧那人道。你這隻尊目。為何壞的。真見道。我因

母喪亡。哭了三日三夜。兩眼血枯。成了瞽目。人道。這樣你是個孝子了。我看你這般光景。料來沒事存身。你肯到我家去麼。真見道。你不要取笑。我是不學得。做不得的人。要我何用。那人道。我家止得夫妻二人。我出門生意。家內無人。不過要你在門前屋後。照管照管。並無用做。真見得那人語言真定。料來不是騙我。便倒頭下拜道。若得阿爹收收。就是我重生父母。我就拜你為義父。那人連忙扶起。挽手同行。而。你道這般他的是誰。就是那不怕老婆罵。將米勸。

開的好人張鷟。途中問了些家常。住處來歷。姓名。張鷟歡喜道。我與你五百年前共一家。不必改名易姓。就斗張真兒罷。閑話之間。不覺已到自已門首。春娘見丈夫帶了這個奇貨回來。心下著疑。是一個證心事。連忙問他來歷。張鷟將他救江的事情說與娘子知道。春娘最怕者。是有人碍眼。不便與靜空往來。見他是个瞎子。料來不妨。勉強放在家中。再作道理。張真兒拜了義母。安心樂業。那度餘生。不題。且說那靜空見張鷟不在。便日下走動。胡為作樂。未嘗間斷。一日

張真兒站在門前。靜空走到真兒處。見問道：「你是誰？」  
靜空竟不答應。索的一聲。望內便走。張真兒喊道：「  
這是那個賊？敢是賊麼？」手之舞之。摸來摸去。喊个  
不住。靜空見了。春娘問道：「這是何人？」春娘道：「這是你  
姨上親上的外甥。」靜空道：「從來不曾見你懷胎。又不  
見你生產。緣何一養就偌大一个兒子？」兩人笑了一  
場。春娘將真兒來歷細細說與他聽。靜空聽了。就裏  
真兒聽見母親與他說笑。想是熟客熟主。說不成。不  
成。叫真兒進來見了舅。原打發他門前去。地。兩

人鬼混一場去了。要知靜空走來，春娘是瞞着真兒。  
約不料這次冤家，撞着對頭。隱瞞不避，只得與他說。  
明自此之後，真兒聽見聲音，定是相識。一連來了十  
餘天，真兒眼裡不能認親，辨色耳也會得察理。聆音  
心裡也有八九分懷着鬼胎。一日對春娘道：「我們家  
裏不在家中，全虧舅。日日走來，有音無音，還舅。如  
頃無人何不發來我們同住。彼此都好，相候春娘道。  
你話固雖有理，只是舅。是個出家人，真他同處。  
觀不雅。真兒道：「姑親兄妹，何怕外人談話。春娘應而。

不○答○要○曉○得○真○兒○這○番○說○話○有○心○打○在○他○拳○裏○正○  
要○察○其○暗○脉○春○娘○無○心○應○口○未○免○日○常○閒○脫○出○氣○句○  
雷○馬○磨○的○話○來○真○現○一○記○在○心○裡○到○了○次○日○是○春○  
娘○的○生○日○靜○空○提○了○些○魚○肉○呼○了○些○好○酒○為○春○娘○稱○  
觴○大○家○吃○了○一○會○叫○真○兒○厨○下○煖○酒○兩○人○走○到○後○堂○  
竟○去○祭○那○雙○裏○王○遊○巫○山○的○雲○夢○起○來○真○兒○將○酒○盞○  
無○走○至○堂○前○不○見○有○人○坐○席○只○聽○得○房○裡○面○臨○如○  
那○三○月○三○的○懶○蛟○蟄○急○上○哈○上○叫○个○不○絕○又○像○那○七○  
八○十○歲○的○老○頭○兒○害○了○痰○火○病○喜○上○吁○上○喘○个○不○停○

兒聽了十分懊惱正是

一個色胆色天何懼死

一忠心貫日豈偷生

隨胸跌脚道什麼哥上妹上

分明淫婦奸夫我父親

志誠君子到討這樣一個淫婦在家裡出醜連忙放

了酒壺走到厨下拿了一把厨刀待我殺了二人以

雪父親之恥正待出來回想道我是一個瞎子倘若持

刀進房到被他先瞧見反受了一個大罪名凡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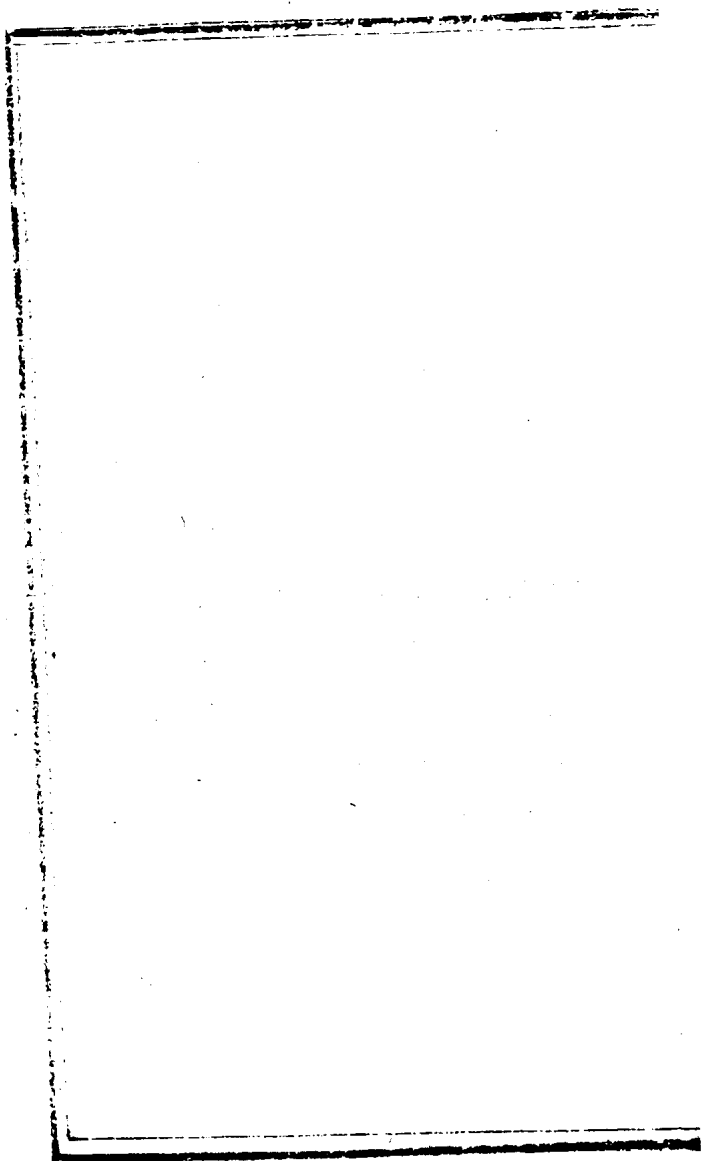
須要三思不可草率依舊放下厨刀送了出來那春

娘并和尚將次及席春娘問真兒道這酒壺是你殺

昨○拿○來○的○真○見○道○你○們○在○房○裡○的○時○候○我○拿○來○的○春  
銀○紅○了○臉○把○和○尚○瞧○了○一○瞧○靜○空○接○口○道○就○是○我○方  
纔○毛○廝○裡○出○恭○的○時○節○東○扯○西○拽○兩○人○心○裡○播○著○四  
葉○胡○亂○飲○了○幾○盃○去○了○且○說○張○颺○日○間○打○魚○一○個○也  
無○到○了○黃○昏○時○分○白○霧○漫○天○那○魚○不○知○曹○錮○却○有○幾  
個○曉○來○連○試○了○三○五○次○果○然○夜○裡○生○意○勝○于○日○裡○三  
分○因○此○夜○也○不○在○家○中○春○娘○見○丈○夫○行○踪○果○有○準  
繩○未○嘗○差○過○早○又○想○真○鬼○必○定○看○出○破○綻○因○是○兩  
人○約○下○黃○昏○進○門○侵○晨○出○去○一○則○便○于○同○床○共○枕○二



來樂于山眼見這个算計勝于金山  
 獲一舉兩得却不是好那知禍由天一報還施一  
 報吉凶有命冤家到底冤家偏是這一夜却也作得  
 打魚的直打到三更時分要一隻小小蝦兒也沒得  
 遊進網來兩人心灰意懶欲倚帶家只見那江中  
 清波滾上聽來墨鼓為霜白浪更上看去雪飛雲  
 舞玉盤金餅皓月當空火部紅輪太陽出海光容  
 奪目猶如出蚌之珠影耀通人都似他山之玉澄  
 清一派奇觀憑吊千秋平遠



第三則

仙鏡偶然辨異香

即說楊老實與張顯看了半晌。張顯道：「不好了，看這所來了我們快走開。」不料這東西遠看覺得顯人近來也便平常。因的一團亮光漸入網內。楊老實道：「在你網中來了。」張顯打眼一看，只見罾爪四垂。網兒覺得沉重，連忙去扯。那裡動得分毫。兩人只得走入灘中，相對拉。你道是什麼東西？却原來是那

雲鬢罷梳還對此

羅衣欲換更奇些

却是一面菱花寶鏡。兩人歡喜不勝。楊老寔道。張官人。是你的造化。這鏡在你。網中得來。可拿臥去與娘子受用。張颺道。豈有此理。我與你一同生涯。這鏡必須你一半。我一半。方是場老寔道。若要分作兩半。須得鋸子斧鑿。打開纔好。張颺道。不是這等說。明日將此鏡到街坊賣了。分一半錢鈔與你。楊老寔道。悉憑。悉憑。你且耽回家去。明日商量。張颺看了這件東西。十分沉重。揀了一塊到燈目呆看。楊老寔道。你不

以將這鏡子翻轉來。把那弄冒的鏡子穿了。鏡紐背  
在肩上。却不省力。張鳳依他調度。果然妥貼。提了燈  
籠而回。湯老寔也收冒網去了。且說春娘與靜空正  
在溫柔之際。夢寐中忽聽得門上剝啄連聲。春娘道  
此時我丈夫斷不回來。為何聲音似我丈夫。忙上的  
推醒靜空。披衣出來開門。只料黑地裡一個放進一  
個放出。做得手快。就是誰知張鳳雪亮。一個燈籠  
是在手裡。春娘開門不及。弄那移星換月的手段。臨  
空也不及念那降龍伏虎的真言。只好蹲在春娘膝

後張颺放了鏡子。因脚下鞋兒濕了。提了燈籠。各處搜尋。當經替換。尋到春娘背後。黑影裡只見一個光頭。張颺道。是什麼人。春娘不及遮掩。被張颺推開。扯來一看。都是靜空和尚。止拔得上身衣服。腰間還露出一個小和尚來。張颺看了。正是怒從心上起。惡向胆邊生。一把扯住。嚷道。你和和尚賣夜入人家。非姦即盜。登時打死勿論。春娘喘道。我們兄妹。什麼姦什麼盜。被張颺兩個嘴掌。打得昏暈。張颺連叫真見真。已睡熟不應。張颺竟把他扯到門前。意欲叫喊地方。

春娘看事勢不容已了。一不做。二不休。索性斷送了。他方免外人恥笑。春娘與靜空放開手。將一床綿被。把張嬾素頭一單。掣倒在。並將那縛鏡子的繩兒。夾咽喉繫定。兩人併力分頭緊絞。可憐一個扶危救困的好人。化作南柯一夢。二人商量將這尸首放在他處。靜空道。掘个坑潭埋罷。春娘道。做得不乾淨。日後倘若露出形跡來。反為大患。不若我們將他扛到江邊。丟入水裡。喂了大魚。尸骨無存。豈不乾淨。靜空道。有理有理。連忙走到房中。將褲子鞋襪穿好。吩咐人

放出魚力江將起來望江頭走動不幾時已到江邊  
扑咚一聲竟入水裏官去了此時已是四更時分白  
雲漲水光搖漾不料水面上一个黑簇簇的東西  
浮近前來竟把張威負戴而去春娘與靜空看見只  
道是大魚吃了歡喜不盡竟自回來西入高議通事  
已做得停當並無一人得知故意去叫真兒真兒還  
未曾醒靜空道只恐鄰舍盤問將何言語回復春娘  
道這个不打緊只說同楊老定打魚不同過一兩日  
先叫真兒去問个消息然後再自己去妙一場生



賴在他身上便了。蕭空頃有理話未說完，不覺早曉。  
晨雞東方發曉，急下山門去了。你道這江中萬千  
千的魚，那裡便來嘗這兩根？要曉得張說，是个救世  
救江的好人。今日遭此大厄，上天暗裡保護，這物纔  
是金甲神人背負而去。正是：

虛空自有神監察

隱隱青天不可欺

按下不題。且說彼時有个夢：宰相威權赫奕，享用  
豪華五十餘歲，尚無子嗣。止生一位小姐，名喚高綺。  
年方二八，翰墨精工，女紅亦備。真正有沉魚落雁之

客夜月看花之終終日花前飲酒月下吟詩一日  
光明媚天氣困人小姐把線拈收歲同了一个侍女  
湘春到後園閑耍湘春扶了小姐金蓮教王佩  
珊從角門出來果然一派好景看了十分羨慕怎見  
得

紅駿綠春光九十將闌滴翠浮芳景色三分  
未足積光斲李春來一似降青霜更飄紅雨  
臨望處蒼苔燕語鶯啼聽見猶如誦明月丹  
闌雕高下和成倉口亭榭參差樓臺曲折柳眠

花笑水秀山青勝于金谷園亭不下阿房宮閣  
這園說不盡的景致寫不盡的繁華嘉靖小姐  
深閨一時看了這個境界不覺徘徊再四還要走遠  
心滿意足遙望見那壁廂景致問道那是  
什麼所喜道這是內花園那是外花園小姐道  
內花園好外花園不知怎樣好了我們  
有心出來也要看一看湘春道這內花園老爺尚  
且戒嚴不許小姐和外花園是去  
不得的小姐道不嫌只是老爺知道湘春

這外花園地的花園雖然眼界寬宏却是凄凉寂寞  
高綉小姐與湘春道  
小姐有心到此便開要一回要知意緒小姐是個  
深閨弱質關懷珠裏翠圍的走到這個曠野之愛  
雖然天氣盡陽花柳爭妍時候只覺四顧無人眼  
前寂寞更生由一陸雲樣不勝的心腸急欲回還只  
見太湖石背後閃出一堆紅艷艷的物件來小姐道

忙叫湘春。湘春道。並沒有什麼。寫給小姐。前會  
得明白。叫道。這个分明。是个菩薩神道。驚得面如土  
色。難發口裡。不知。吓甚麼。身子。蹲將倒。膝頭  
磕了手脚。又不好丟了。小姐去。報知夫人。又不  
肯負小姐。進去。只好捧着小。姐啼哭。寫給小姐。持了  
半晚。一時。氣絕。湘春發了極。故聲大哭。起來。只見一  
个年老的。園丁。在園中。梳水。聽得哭聲。走來。一  
小姐。暈倒在地。湘春了頭。在傍啼哭。曉拉去。藥水。  
不多時。趕了許多。藥水。使併夫人。一。出來。大夫。

看了目瞪口呆。眾人連叫不應。哭了一場。要請去。寔行了幾下。七八个扛了進去。放在床上。連忙去請太醫服藥。求神禱賽。渾身都是冰冷。幸喜尚有心。口元自火燃。不忍得殯殮他出去。要个親人日夜守着。身邊眼巴巴望他轉回陽世。不說鴛鴦小姐一命黃泉。且說春娘自那夜斷送了丈夫。過了三五日。即同真兒走到楊老寔家問信。一進門來。變着臉道。我家官人四五日不回。你留他在家。則甚。楊老寔是一口氣。說就如青天一个霹靂。竟不知那裡來的忙應道。你

官人○前夜打魚○網中得了一面鏡子○帶了回去○這  
日不來○我正要去喚他○春娘道○何曾見來○同你打魚  
人在你身上○若還不見○我要問你討哩○湯老道○這  
个人身長六尺○難道藏得過的○春娘道○你方才說  
鏡子○莫非你要這件東西○將他謀死了○湯老道○見他  
勢○不喜口內多亮○氣得个捶胸跌脚○改叫蛋蛋○香  
娘打撲撲○極哭了一場○他的女兒出來相勸○留他喫  
茶○喫飯○春娘再三不肯○竟自去了○湯老道○聽了這番  
說話○心下也就着忙○急○與人四下抓尋○並無蹤跡○

春娘這番埋伏計。真甚高。倘若鄰里盤問。他就能  
老實做個出場。吾後人說起他。也就搖繩放了。春娘  
自此之後。放心與靜空朝。寒食。直至元宵。好不暢  
意。誰料受用過度。不覺害起一場病來。十餘日不得  
起床。一日身子稍強。鏡鏡起來梳洗。就把那丈夫拿  
回來的鏡子。照了梳頭。果法這鏡子。委實有起表裏  
連明。可照奸人之匪。清空閃爍。能招仙侶之來。春娘  
初時。一照。看得懷開心暢。漫把花容傳粉。雲鬢添粧。  
不多時。鏡子裡現出一道黑光。迷漾了春娘面目。只



見都是崑崙山異水怪石松山田之中佈出許多  
樓臺殿閣更有虎豹豺狼在山脚下奔騰咆哮春  
見了這個境界頭也不梳只把兩隻秋波佇定在那  
鏡子上面迴迴仔細觀看過了一會那樓閣之內走  
出一人容貌魁梧鬚眉鬚鬚連頭挽了髻袒腹披襟  
踱索索走將出來春娘看了又驚又喜道這個以老  
我眼裡從不曾見他仔細認他一認只見後面一个  
一个都走出來了春娘看得心慌連忙走開不覺這  
七八个立了一壘驚得那春娘毫飛魄散滾滾無蹤

○偷眼一看○都是面○相○窺○不開口○的○只見○內中○有一  
○女人○春○容○貌○強○上○前○福○了一○福○問○道○大○娘○你○們○是○那  
○裡○來○的○衆○人○都○不○答○應○連○忙○回○身○見○真○兒○又○不○在○家  
○正○沒○理○會○春○容○後○走○出○一○個○黑○臉○金○盔○金○甲○的○人○右  
○手○拿○着○銅○杖○左○手○帶○着○張○破○蓬○頭○垢○面○把○春○娘○趕○个  
○不○住○打○了一○鞭○春○娘○明○曉○得○丈○夫○索○命○而○來○也○只○好  
○聽○其○發○落○自○經○打○了○一○下○登○時○暈○倒○在○地○衆○仙○與○直  
○金○甲○神○都○在○鏡○中○進○去○了○春○娘○直○到○下○午○方○才○甦○醒  
○聽○把○這○段○希○奇○說○與○靜○空○知○道○也○在○將○信○將○疑○不○在

話下且說天上定婚店的月老。正帶命他掌管生民。既偶正在月下將書檢看。查得寫繡小姐該與富顯張殿百年夫婦。因是一貴一賤。結契無暗。恐成暗香。嘆因差金甲神賜他這面摩仙寶鏡。以為徑路之。殊不知張殿先世尚有宿孽未消。得了這鏡。別起風波。徒遭懷毒。月老越以機會差金甲神。拜了張殿魂兒。真寫繡小姐面訂佳期。因此差花神來拜繡小姐。小姐的魂靈到月老官中。兩人折証。且說二人日更月老案前。晚下月老分付一場姻緣的定盟會合的。

隔頭他兩人呼旨謝恩起來彼此偷看了一會。中  
取出摩仙寶鏡交與張麗收。藏對寫結道須查此鏡  
叫人即是百年夫婦說完跪放二人還陽去了。正是

夫妻最定不能移

鏡強圖謀結是塵

五百年前曾識面

註在姻緣一部書

却說張麗返魂轉來。頸上那條繩子已鬆去了。就如  
捧定着一株大木的相似。來到江邊。却又是一個地  
方。抬頭一望。身子却在江邊灘上。連忙拖泥帶水走  
到岸邊坐定。仔細想了那姦夫淫婦。下此毒手。父母

切○傷○了○一○場○悲○戚○哭○了○一○會○想○道○上○天○可○憐○  
留○以○餘○命○如○今○天○色○已○晚○不○存○不○濟○少○不○濟○乃○喪○葬○  
莫○不○如○原○赴○江○中○尋○个○自○盡○哽○咽○又○哭○了○一○場○  
只○這○一○場○哭○驚○動○了○五○升○米○洪○恩○未○報○一○年○前○大○德○  
難○忘○只○見○两○个○人○手○執○旛○隨○口○唱○此○歌○曲○一○路○而○  
來○聽○見○哭○聲○喝○道○你○是○甚○人○在○此○帝○哭○敢○是○奸○細○麼○  
張○颺○道○我○是○受○難○之○人○那○两○人○道○快○說○來○張○颺○將○  
自○己○的○名○姓○並○家○中○的○潘○婦○與○奸○僧○的○句○當○細○說○  
了○一○遍○二○人○驚○駭○道○聽○你○說○來○你○是○我○們○两○个○前○大○

恩人了。張顯道不知二位尊姓大名。一人道我姓施。思他叫陳德。張顯道。你們不要錯認了。我從來並不曾流恩。亦未曾布德。緣何有你們二位施恩道。你竟得上年我們二人爲米相打。你將五升米勸了我們的。開自那日之後。我們兩個因你感激。拜爲弟兄。如今就如骨肉一般。只因荒年無計。恰在山中做了強盜。今日該差巡邏。不料在此遇着恩人。你且同我們上山去。作道理。張顯聽了這話。方纔信以爲然。二人將手扯他同行。方知渾身是水。連忙每人身上脫